

《天生不對》

作者: 墨說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粵語殘片

第一章——粵語殘片

個一啲夏天，正常好似我咁廿幾歲嘅大部份後生化仔應該讀咁乜高dip、asshole嘅九五搭八課程。

但係我唔需要，點解？

因為我有父幹。

我出生喺大澳嗰條漁村入面，想當年我仲係BB仔個陣，大澳因為連日暴雨、驚濤駭浪，無一個漁民夠薑出海捕魚，唯獨我老豆.....

當日佢一個人拎住枝魚叉，唔同老媽子講聲就自己一個黯然低調咁開咗隻船自己出海捕漁。

當時因為成條村無人敢出去捕漁，所以無咩收獲，個啲到搵唔到食，日日坐喺屋企做「廢中」。

第二朝，獨自出海捕魚嘅老豆就裝住成堆魚返嚟漁村，大家當晒佢英雄咁拜，仲因為鮮魚供不應求，價格上升嘅關係，我老豆就咁發咗一筆。

之後醒目嘅佢買咗漁排、漁船嗰啲嘢俾人租，之後越做越大後尾買埋村裡面嘅村屋，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唔洗憂。

而老豆都好收斂，買咗十幾間村屋租俾人之後就冇發大嚟搞，佢話做人留一線，唔洗吓吓賺到咁盡，咁佢又有佢嘅道理嘅。

你話你未去過大澳？你大概可以當係香港入面嘅鄉下咁睇。

個到有冇大商場，但係有冇大足球場、個到有冇M記，但係有茶記、個到有冇靚女、但係有阿婆！

屌！得阿婆呀屌！！！！！！！！

「死仔鮑！死仔鮑！」老母極速敲兩下對門。

從細到大，我老母都咁叫我。

「得喇，等陣！！！」仆你個街，我已經特登較鬧鐘做朝早六點起身喇喎！

平時大澳除咗星期六、日無聊走入嚟觀光嘅MK妹、學生妹同偽ABC之外，已經無任何嫩口貨可以望吓，老母你仲要入嚟阻住你個仔同赤井美月嘅短暫相處！？

唔通我始終擺脫唔到「老母的詛咒」！？

所謂嘅「老母的詛咒」，就相信大家都經歷過(男仔)。就係老母佢哋會喺門外極速咁敲兩下門，然後問都唔問就走入嚟，正常人反應都反應唔切。

但係「老母」嗰種生物當然唔會咁簡單，佢哋開完門之後會扮問你嘢，例如飲咗湯未、今日唔洗返學咩？、食飯啦！之類嘅說話.....

然後扮到若無其事咁望望吓你間房，但係最主要目的都係想知你到咗嗰間房做緊乜.....猶其部電腦。

而正正你做緊唔見得光嘅事時候，嗰個詛咒就偏偏越靈驗。

媽啊，好恐怖呀！

好彩，我平時嘅反射神經都俾老母訓練有素，由聽到佢行樓梯個陣木板與木板之間所發出嘅微震產出嘅聲音分貝期間，我已經著番好條褲，一隻手將自己個頭梳到變蛋撻咁款，整到自己光明正大，正正直直咁。

「死仔鮑，點解你又一大大早起身望住個螢幕嘅？」老媽子都特登走過嚟望吓部電腦嘅桌子。

「冇啊老媽子，我沉思緊我人生嘅去向同理想姐！」好彩個網門得切。

「其實阿媽入嚟係有啲嘢想同你講，仲記唔記得邊個九嬭啊？」

「記得，咁細個就睇老豆踢波個嗰阿婆啊嘛？」

老豆成日都提起個位九嬭，講自己細個嗰陣踢波冇人睇，唯獨九嬭會睇佢踢，嗰家都不時有去探吓佢老人家。

「佢呢，就有個孫，細個同你玩過嘅呢.....叫...好似叫阿ka...wai啊。」

「之後呢？」聽老媽子講嘢要好有耐性。

「佢就會嚟大澳住一排，會住喺你間房窗口位對住對面個間村屋到，你一陣間就好帶人嚟啱到啦，老媽子要去買餸迎接吓佢、幫佢大掃除啊。」

「哇，貴賓嚟嫁？對面個間屋你哋裝修得最靚，平時唔會租俾人嫁啫！」認真，未見過老豆、老母租個間整得又靚、家施又正嘅村屋俾人住。

直頭我自己平時想同班Firend去個間屋睇波、打邊鍋狂歡下都唔肯俾條鎖匙我。

「噏，人哋講話好似八點就到嫁啦，你好換衫接人啦。」老媽子講完之後終於肯離開，我立即下意識將隻手放返喺條J到，點知老母嚟過回馬槍！

屌！

太急進，嗰次我認衰仔.....

老媽子笑咗一笑，提醒我：「仲有啊，你唔好著得平時咁Hea啊！人哋好歹都係女仔嚟架！」

我平時著開人字拖、白色T-shirt、五分褲冇問題啊.....

住呀！

「你係個啲...Ka...kawai？」屌，最憎英文。

「係啊。」佢點頭，睇落份人有少少呆。

不過都照頂佢個肺.....要我日光日白企喺太陽下面曬足一粒鐘。不過算，睇佢個樣都唔似係專登晒大牌.....

「我老媽子叫我帶你去間屋啊，嚟啊。」我伸隻手出嚟。

「.....」佢望住我隻手猶豫咗一陣。

「我叫你拎啲行李嚟俾我拎住。」

「哦...喔！」kawai即刻回神，諗住將個背囊交俾我，但係又突然自己拎番。

「咩料？」條女神神化化咁.....

「冇啊...！」kawai揮一揮手，說：「都係我自己拎番得架啦！」

「喔。」我轉身，開始帶路。

一路上為咗唔俾佢走失，所以我定時回頭望一望佢。穿過漁市場個陣佢有好幾次望住啲大澳土產發呆，又唔算發呆，係望得好深入。

以我觀察，通常望住啲我食到想嘔嘅土產都可以望得咁入神嘅人，通常都只係得兩種。第一，係好鐘意食嘢嘅死肥婆或者肥仔，第二就係第一次嚟大澳啲頭嘅人。

睇佢個樣，應該係第二類人。

「啱啱唔好意思啊.....」佢突然同我講。

「唔好意思啲咩？」

「我喺葵芳個到蕩失咗路...所以搵咗一陣先搵到嚟啲到。」睇佢個樣都真係有啲啲難堪。

「傻啦，冇乜所謂~我哋大澳人好隨和架炸！」我好客氣咁笑住同佢講，當然唔係發自內心。

你行快啲唔好一路行一路望我已經好多謝你.....啱啱老母一個回馬槍搞到我鳩縮咗一陣卡住咗，啲家啲魂魄先番晒嚟，唔即刻返屋企發番一大炮我真係對唔住自己。

「你係咁諗就好啦，我想你帶我去九孀間屋先啊。」kawai好似放低心頭大石咁，鬆一鬆低咗膊頭。

咩...咩話！！？

「哈...哈哈哈哈哈，你嚟啲到咁遠都劫架啦，不如去屋企放低啲行裝，坐陣休息下先？」我想返屋企打

J呀呀呀呀呀呀呀！！！！！！

「唔劫！」kawai爛漫一笑。

啊！！！！！！！！

「唉。」我輕輕咁嘆咗一口氣，苦澀而笑：「咁我哋行啦。」

「哈.....你講嘢個陣有少少鄉音又幾好笑架啲。」kawai輕笑。

笑笑笑，有咩好笑。

就係我苦住臉轉身個陣，佢又叫住我，

「阿牛。」

「咩？」又點啊，阿kawai小姐？

「唔該晒你啊。」

你都知道自己麻煩啊，kawai小姐。

一路行個陣佢都係同啱啱一樣，一邊行一邊望四周圍嘅嘢，經過「大三元」個陣我無意間望咗入去一眼，見到我喺漁村由細玩到大嘅死黨.....痴漢。

「喂！阿牛...！」痴漢喺入面對住我揮手。

正當我想行入去「大三元」同痴漢吹兩句水嘅時候諗起身後嘅kawai，所以轉身問佢，

「你.....食咗嘢未嫁？」

「未啊。」佢雙手捉住條背囊帶、搖頭。

「咁我哋入去食啲嘢先喇。」正合我意，可以同吓痴漢傾女經。

就係咁，我又喺同一個朝早食多一次「大三元」。我走埋去痴漢張檯坐低，個位正正坐喺大風扇下面，啱啱俾太陽曬到又紅又黑嘅臉即刻降番晒溫。

「.....咦，新朋友？」痴漢一如既往，戴住副粗粗嘅黑框眼鏡同著住件十年都唔洗一次嘅白色底衫，完全特顯晒佢肚臍有少少肥個種麻甩佬嘅感覺。

「係啊，佢係九嬭個孫女。」我答。

「係啲話時話，我哋上星期係咪一齊貼咗啲紙仔喺樂兒屋企門口嘅.....佢有冇覆你呀！？」

「緊係無啦！周家啲女都咁鬼死高逗~！我啊，明明都已經寫咗十幾張紙仔貼落佢間屋到，都當睇唔到...！」真係激鬼氣。

「冇計啦...周家喺我哋條村唯一一個專出貌美少艾嘅家族，高逗啲正常嘅.....冇佢哋我哋真係每日睇阿婆架啦.....」痴漢無奈搖頭。

唔記得同大家講，上星期我同眼前啲位由細玩到大嘅死黨痴漢夜晚去咗周家屋企門口外面，然後寫紙仔貼落人哋屋企對門道。

紙仔內容大概都係寫低咗自己手機號碼、講自己有幾想識吓佢哋之類嘅說話。

「我記得自己寫咗六十幾張紙貼落佢對門到嫁.....我就唔信佢唔會覆我！」我用力拍一下檯，企起身望住個天。

全村人都立即靜止晒咁望住我，過咗幾秒我先回神坐番低，笑住咁同各位講句唔好意思。

「周家啲女.....等住俾我食啦...哈哈哈哈.....」我睇實自己握緊嘅拳頭，嗰個係代表我要溝女嘅決心。

嗰個時候我察覺到kawai一直聽住我同痴漢講嘅嘢，我唔記得幫佢叫嘢食。

「你食咩啊？」我問佢。

「呃.....要牛肉腸粉得啦。」雖然kawai聽到我啱啱講埋啲咁邪淫嘅嘢，但佢選擇當咩都聽唔到，含笑應對。

明智嘅決定。

「阿萍！」我大叫推緊車個位阿嬈。

「係嘅牛少，想食啲咩咁呢？」阿萍一聽到我呼喚即刻走過嚟。

「整碟牛肉粉腸啊。」我飲一飲杯普洱。

「.....係牛肉腸粉啫。」kawai重申一次。

「係粉腸，你想食嘅係有啲白色皮包住牛肉個啲啊嘛？」

「個啲唔係叫腸粉咩.....」

「信我啦！我食粉腸多個你腸粉啊～！」我拍拍胸口。

用白皮包住牛肉個啲一定係叫粉腸！

「咁好喇...」kawai啞笑。

過咗不久，阿萍拎住碟大腸嘅物體過嚟，仲要有啲生勾勾嘅感覺.....

我覺得有啲唔係好對路.....

「喂...阿萍，做咩拎啲豬大腸嚟。」我問。

「啱啲粉腸嚟嫁！」阿萍答。

「吓！！！！！！」我嚇到跳咗起身向後仆。

莫非.....

莫非...由出世到嚟家.....我都將粉腸同腸粉兩樣嘢搞亂咗！！？

「唔緊要啦...我食粉腸都一樣姐.....」kawai繼續一副無奈啞笑嘅樣。

「係囉係囉。」痴漢想走過嚟扶番我起身。

我拒絕痴漢援手好意，臨危不亂咁企番起身。

我大澳牛少會輸俾一條懵下懵下嘅女！？發你嘅春秋大夢！！！！！！

雖然係啱場粉腸與腸粉之戰入面輸咗，但係我始終唔可以輸陣！

所以我先將啲辣油倒落啲粉腸定唔知叫腸粉到，然後吉起其中一舊粉腸，一口放落口到咬嚼。

由細到大我係漁村都食慣辣嘢，睇吓你啱啲城市少女點捱得過！

「隨便享用。」我伸手微笑。

「我...」kawai有口難言。

「我嘅一番好意你唔係唔接受啊？啱啲嘢係我特登叫俾你嫁！你係我老媽子指定嘅貴賓，我餓親你...點好意思呀！」我擔當住一個又客氣又充滿熱情嘅角色。

kawai見我講得咁真誠，所以都真係試吓用竹籤吉起夠粉腸，但係佢一見到俾成灘紅油油嘅辣醬掂過，又即刻放番低。

「喂...人哋始終女仔，唔好咁玩人喇。」痴漢對住我對耳細細聲講。

「咩...咩話？你話kawai好靚？」我特登扮唔覺意加大聲亮，再順便扭曲痴漢所講嘅嘢。

「喂...屌你！我鬼有咁講啊.....」痴漢立即低頭、尷尬。

「嘿嘿嘿.....啱條女今日搞到我要喺巴士站曬足一粒鐘、又搶咗我夜晚專用嚟睇波同打邊爐間屋.....最重要搞到今朝特登早起身嘅我冇得打飛機，啱個報仇方法算輕啦！」我細聲咁同痴漢講。

「好辣啊.....我驚我食唔到。」kawai個樣除咗無奈都係無奈。

奈我唔何呢.....就讓吓你啦~

「阿萍，嚟枝芥末同茄汁嚟！」我大叫。

阿萍拎咗枝芥末同茄汁醬嚟之後放低喺檯面，然後我將兩枝樽裝芥末同茄汁醬放到kawai面前，

「加啲芥末同茄汁醬冇咁辣嫁！」

於是kawai就雙手各拎起一枝芥末同茄汁醬，開始唧落粉腸上定唔知腸粉上面.....

咁啱好死唔死又俾我地下見到有隻甲由喺地上爬嚟爬去，於是我索性執起隻甲由，然後再偷偷喺檯底擲到去kawai條褲到。

「.....咩嚟架？」kawai低頭望住條褲呆咗呆，然後大叫：「哇呀呀呀呀呀呀！！！！！！！！！」

kawai佢驚到拆天，我就喺咁笑。點知佢驚到雙手一個唔覺意握實手上個兩枝芥末醬同茄汁，就係咁一嘢唧晒落我個身同塊臉到！

「哇啊啊啊啊啊啊！！！！！！！！！」今次到我大叫到拆天！！！！

就係咁，我哋第一次見面最深刻嘅印象就係喺「大三元」大叫咗半日。

原本食個點心搞到啲家雞毛鴨血咁，成身芥末同茄汁醬，最後我連啲條腸粉定唔知粉腸嘅嘢都無食就走咗，只係希望快啲帶完條女去九孀到，之後再帶佢去我哋張家旗下裝修得最靚嘅個間村屋到，完成任務之後極速番屋企沖個涼。

應該係光速，因為佢間屋就喺正我對面。

我帶住成身芥末同茄汁味帶佢去九孀屋企，途中啲村民一聞到我身上陣味就會又縮又笑咁款，真係托啲條女唔少.....

「阿牛.....唔好意思啊...」一路上，kawai佢已經同我講咗唔知幾百次。

咁我見佢耷低個頭，個樣又有少少內疚咁.....都無話唔理佢嘅。

「我哋不如行快啲喇？」我轉身對住佢唔耐煩咁假笑，另番轉身之後即刻自動變番黑臉神。

行咗大概十二分鐘左右，九孀住喺近山個邊，一路上面有唔少本身已經識而且住喺大澳嘅細路大叫話我係乜嘢「熱狗」，幫我改咗啲個花名。

班細路話因為我個人本身一遇到熱嘅天氣成身就好易血紅咁款，再加上啲家成陣芥末同茄汁味，名副其實成隻熱狗咁。

我屌佢咁啊.....

「阿牛！」突然間，一對孖仔拎住枝金黃嘅稻穗出嚟打我！！！！

「大孖細孖...！？」我用雙手擋住自己個身。

大仔細仔佢哋係村裡面出咗名嘅百厭星，上星期仲喺我屋企門口放咗幾塊蕉皮跌到我灘灘腰。

「大家一齊打走喱隻牛鬼蛇神呀！」大仔一大叫，成班細路喺間屋走晒出嚟搵嘢我，班細路真係痴線！

「喂...停手！！你班村童！」我唯一可以做嘅就只有蹲低身揪住個頭。

班細路打咗一陣之後覺得冇癮先開始停手，之後喺一片嘍聲之下離去。

「阿牛，你冇事啊嘛？」kawai啞然失笑。

「唔方冇事啦～！」見住我俾人打仲問我有冇事，喱條ka咩嘢wai都幾好嘢喎。

「你都幾受小朋友歡迎架喎。」

「哈.....！」見住我俾人打仲話我受歡迎，你贏晒啦。

之後我哋繼續行，終於都走到九孀屋企出面。個到算係大澳村最角落最偏嘅位置之一，四周圍得啲田同樹，如果九孀喺入面死咗都真係冇人知。

「九孀！？ 」我拍咗一拍對門，但係一連拍咗幾次都冇人應：「唔係真係死咗啊嘛.....」

「采過你把口.....」

「我假設吓姐。」

「應該係九孀未返，不如我哋坐喺到等吓啊？」

「采過你把口...！我成身芥末茄汁味，我趕住返屋企沖涼啊！」真係一個麻煩嘅女人。

雖然我講就係咁講，但係我都唔知道自己點解都係0n99咁陪佢喺屋外面等咗成二十分鐘，曬足二十分鐘。

「九孀啊.....」我仰望住個天，似哭無淚，不經意咁哼住個首經典鬼歌：「我等著你回來～」

「喂.....你唱咩啊.....唱到怨氣咁重咁嘅...」kawai斜眼望向我。

「咩啊？首歌個唱腔係咁架啦～！」認真我識唱，我成日半夜出去買車仔麵都聽到喱首歌喺一間破舊嘅老屋傳出，久而久之喱家歌詞都印咗入我個腦到。

「我驚鬼嫁。」

「關我鬼事。」

「我等著你回來～我等著你回來～」突然間，白光唱嘅《我等著你回來》真係傳喺我哋兩個耳邊.....而歌聲正正喺九孀間屋裡面傳入嚟。

「哇呀！！有鬼有鬼吖...！」kawai即刻跑到我身後。

「洗唔洗咁大反應啊，日光有白你真係信有鬼咩！」雖然我口係咁講，但係嗰間起得咁偏僻嘅屋入面冇啦啦傳首咁嘅歌出嚟，我都有啲心寒。

「入去啦.....你...你男人嚟架嘛！」kawai喺咁推我背脊想我入去。

「喂...等陣先！入去之前都要有良好嘅對策，等我去搵半路棚個個墨子先！聽講佢乜鬼嘢驅魔人嚟架！」我紮好馬步，抗衡緊kawai雙手不斷嘅推力。

「你咪拖拖拉拉啦！係男人就入去喇！」

「我...我張大牛，緊係男人喇！我驚個隻女鬼受唔住我啲陽氣，俾我谷鬼死渣！我發過誓唔再殺生嫁！就算係一隻鬼！佢都有佢嘅生命，活著嘅自由，唱歌嘅權利！我哋要貫徹到無私大愛嘅精神呀！！！」

正當我同ka乜搵wai推擠緊嘅時候，我嘅救星出現喇.....

「咦，阿牛表哥！？」佢騎住一嫁裝住兩桶煤氣桶嘅單車奔馳過嚟，著住個件深色背心完全特顯到佢雙臂完美嘅線條同肌肉，加上風靡大澳萬千阿婆嘅俊朗樣子、一米八嘅身高、友善嘅笑容，佢就係我最親愛嘅表弟——黃浩然。

「喂！浩然表弟，你嚟到就好啦。」我向住遠處嘅佢揮手。

佢嚟到之後，kawai都即刻鬆手，保持番應有嘅禮儀。

「哇...搞咩啊？」浩然笑著問。

「嗰條女呢，阿九孀個孫嚟嫁。」我指住ka乜搵嘢wai，繼續講落去：「佢就要入去間屋探阿九孀嘅咪入面，你帶佢入去啦，我走先啦~！」

「喔...話時話，阿牛表哥你點解成陣芥末味嘅？」浩然問。

「唔好提喇~總之今日真係行狗屎運喇！」我轉身開始自己行返去。

「表哥，或者你洗唔洗入去九孀間屋沖下涼先？我諗阿九孀佢應該唔介意。」

「唔洗喇！入面鬧鬼嘅，浩然表弟你仲要我入去，想我去死啊！」

「鬧鬼？」

「入面播住首《我等著你回來》，但係啱啱拍咗幾下門都冇人應，唔係有鬼有咩啊！？唉...！我今日就送佛送到西，一陣間返村搵啲咩道士、法師、驅魔人入嚟間屋搞兩搞，破下地獄喇。」

浩然聽到後鬆容咁笑咗笑，

「其實無嘢嫁，九孀平時都係聽啲首歌嘅，佢最近隻耳有啲問題先聽唔到你拍門姐。」說罷，浩然敲

兩下門：「九孃，浩然啊，我嚟送煤汽桶俾你喇。」

「浩然呀？嚟緊.....」屋裡面終於傳出一位阿婆嘅聲音。

咁神奇嘅...我啱啱應該大聲過浩然表弟架啎。

「搞掂晒啦嘛？咁我返去喇啎？」我眼瞪瞪咁望住kawai。

「啊唉，哈...我表哥係咁架，你唔好介意。」浩然望向kawai苦笑。

「唉，男人。」kawai望住我，之後無奈搖頭，再望向浩然表弟，然後揚起嘴角點點頭。

之後有個九孃嚟開門：「浩然入嚟坐啊...唔該晒。」

「阿玲...？乖孫！？」九孃注意到門外嘅kawai。

「阿婆！」kawai即刻走去抱住九孃。

「點解你會嚟嘅？」九孃開始笑到見眼唔見牙：「入嚟先入嚟先。」

「九孃，係咪同上次一樣幫你換埋煤汽桶？」浩然問。

「係啊，唔該晒阿浩然。」九孃請佢哋兩位入去之後，完全無視門外嘅我我，直接門門。

「等等...阿牛表哥！」浩然表弟開番門，同我招手：「你唔入嚟沖一沖個身？」

「唔喇！」今日真係黑仔。

「你真係要好似成隻熱狗喺條街行啊？」個ka咩wai又突然彈出一句。

「咁可以點啊！？」一大早為咗條不明來歷嘅女搞到雞毛鴨血咁款。

「入嚟沖吓個身啦。」佢講出嘅句，但係個樣又好似唔情願咁款。

但係認真.....我成身的確有陣味，而且好攻鼻，好難頂，萬一俾周家班美人見到我咪仆街。

都係沖個涼好啲。

於是入咗借九孃浴室沖涼、浩然表弟喺廚房幫佢換煤汽桶，阿女人同九孃喺廳到聊計。

雖然我身處浴室，但係都一樣聽到佢兩代講緊咩。

「阿玲，你點解返嚟嘅？」九孃問。

「我.....我想嚟散吓心囉，好劫呀。」原來個ka乜Qwai叫阿玲。

「你覺得阿浩然點啊？」

扁，阿婆果然永遠只係識問喱啲嘢。

「你話喺廚房換緊媒汽個嗰男仔？」kawai問。

「係啊。」

「九嬭啊，我喺啲先番嚟渣.....又講喱啲嘢。」

「好好好，唔講唔講。」九嬭一路到尾都陰陰嘴笑唔停。

「咁其實...個嗰阿牛係咩人嚟架？」隔咗一陣，kawai問。

喱句應該係我嘅台詞。

「佢喺喱條村傳奇地王嘅仔嚟架，我細細個就睇住佢老豆踢波嘅，佢老豆好好人嫁。」

「但係九嬭啊，佢份人好似好惡咁.....佢平都係咁架？」

惡？我對住你先惡呀。

「又唔係嘅.....佢份人比較豪氣爽朗、有啲吊兒郎當咁姐...聽佢媽媽講佢都幾孝順自己家人，都係個好仔嚟。」

九嬭喱啲就係人話啦。

「唔係啫.....我喺啲酒樓聽到佢同佢個firend喺人地屋企貼咗幾百張紙，留自己電話...好似有少少變態咁.....」原來kawai一直有記住我講過咩。

我要反駁，喱啲叫浪漫！

沖咗一陣到門水喉個陣我先發現原來浴室無毛巾，唯有叫浩然表弟幫手，

「阿浩然表弟啊！個廁所無毛巾啫！！」

「喔！我喱家拎俾你！等陣.....」

我開一開門，俾阿浩然表弟一陣間拎條毛巾入嚟，抹乾自己之後淨係用毛巾圍住下半身咁行出去廳。

「阿九嬭，有冇啲衫褲借嚟用下？」我問。

「哇！」kawai見到我赤裸嘅上身即刻用雙手掩埋對眼。

「洗唔洗咁大驚小怪啊.....」

「阿牛表哥啊，人哋好歹都係女仔嚟架。」浩然表弟拍拍我背脊，拎咗啲衫褲俾我。

「O靚妹，同你講定啦.....我哋啱到好隨便嘅，唔想半夜見到啲咩露體狂就小心啲，唔好周圍望，留係屋企自閉。」我特登扮淫笑個表情出嚟。

「好啦，唔好再嚇佢啦，佢好細膽嫁。」九孀掃撫kawai背部。

換完衫之後，係時候返屋企。

「喂，行得未？」我望向kawai。

「得！」

於是我哋兩個又再上路，開始向我屋企進發。因為佢住個間屋只係係我間屋對面，所以路程基本上係一樣。

「喂，阿牛。」

「又咩啊？」

「唔該晒喎。」

「求其啦，我都係服從老媽子嘅指令姐。」

「我份人麻煩架，你唔會介意架？」

「知你麻煩啦，點會介意~」我hea答。

「我叫張子玲，叫我kawai。」佢然後臉露微笑，伸出一隻手。

「唉~我叫張大牛。」我隨便握下佢隻手：「唔洗找~」

「唔洗找？你講緊爛gag啊？」

「行喇，日落都嚟啦。」

我帶住kawai返去佢個間屋，我一直夢寐以求想入去住嘅一間屋。

「老媽子！我帶咗佢返嚟啦！」我對住自己間屋大喊。

「係！等陣！」老媽子腳步急速咁走出嚟，同佢交流一兩句：「kawai，好耐冇見啦。」

「伯母，早晨。」佢開朗咁笑住點頭。

老媽子一開完門就滿臉歡笑咁入去，但係唔洗三秒佢即刻黑臉.....連我自己都嚇咗一跳！

成間屋都係薯片、花生、汽水罐，仲有打完邊爐，釀咗好耐嘅湯底，陣味難頂到我想作嘔。

「明明叫玉子走之前幫我打掃嫁.....條仆街仔...」我揪住自己個鼻。

「你個死仔鮑！！！你偷我條鎖匙入嚟用！？」老媽子立即動粗。

「上次我同班firend嚟睇波渣嘛...！明明叫佢哋走之前打掃嫁！」班仆街仔真係信唔過.....

「我唔理你！總之人哋訓之前就要掃好地！！！清潔好間屋！！！！！」

「Yes madam！」我只可以從令。

就喺咁，我大半日嘅青春奉獻咗喺嗰間屋到，因為我有時會掃下hea下、掃下坐下、掃下訓下。

最後我連老母住個餐晚餐都miss咗，個到有閩蟹、桂皮蒸魚、龍蝦芝士麵、清蒸鮑魚、芝士焗生蠔，全部都係我最鐘意食嘅嘢，但係一返到屋企望住張檯連剩都冇得剩.....

「你返嚟喇？」

「吓！食晒...！？」我問。

「係啊。」

「淨係得你同嗰條女都食得晒！？」我再問。

「係啊，原來kawai又係食極都唔飽個種女仔嚟。」老媽子點點頭。

我眼空洞咁望住張檯上啲空碟，老媽子見我咁嘅樣就走咗過嚟，塞咗幾百蚊俾我，

「理得你叫Pizza定M記或者出去食啦~」

媽...我要吃的不是外面的食物，而是你親手炮製的美食啊。

就係因為咁，我約咗成班死黨夜晚出嚟蒲，一齊潮飲潮食！雖然其實我每晚都會約佢哋出嚟。

大澳係一條早睡早起嘅漁村，好多村民七點幾已經收晒鋪。條街寧靜到你唔信，有70%嘅屋，都係黑晚晚，而街燈就係我哋唯一嘅明燈。

「喀喀——」敲門聲響起。代表痴漢佢已經嚟到。

我拎住自己架街車出門，準備同佢哋一齊去食嘢。當然我哋唔會淨係食嘢，平時每個夜晚仲會順便踩單車、飲嘢、傾女，總之白白咁渡過每一分每一秒。

「點啊，今晚食咩啊？」痴漢騎上自己架單車問。

「玉子、麒麟仲有大佬呢？」我死黨當然唔會淨係得變態又邪淫嘅痴漢。

「佢哋喺車仔檔等緊啊，行啦。」

我同痴漢兩個騎住部單車，著住件底衫一邊踩一邊感受風速，同晚上寒冷嘅氣流。

「喂，今日唔見你周街行嘅？」痴漢問。

「唉...唔好撚提啦，今日喺「大三元」個條女啊.....佢搞到我要打掃，我老媽子租咗間富貴屋俾佢。」

「哇，未見過伯母會租嗰間屋俾人啲。」

「你班仆街都有罪！上次嚟睇完波咪叫你哋掃完地先好走！！」

「你問玉子啦，佢帶頭話走佬先嘅～～」

玉子，佢係我哋所有人之中最喜煙酒女人嘅一個，都高高咁雖然唔夠痴漢高，但勝在為人夠易話為。

踩到距離到車仔檔不遠，我已經見到一條玉子坐喺架單車上面食煙、另一個大佬坐喺張長椅到飲酒同玩電話、最後不喜人間煙酒嘅麒麟就揀緊車仔檔配咩料。

「喂，咁快到嘅。」我停低嫁單車。

「阿牛，我又識咗條新女！」玉子笑笑口咁拎部手機俾我睇。

對我哋啲屋企喺大澳嘅人嚟講，講女可以話係最開心嘅事，因為平常根本接觸唔到，除咗玉子會因為返工而搭車出去。

「係啲.....不過個裝化得唔係太正。」我說。

「你出到去個嗰世界就知素顏嘅女仔好撚正架喇。」玉子嘆氣。

「咁你當我鐘意重口味囉！」我走過去車仔檔阿伯面前，開始點料：「呃...一份新鮮牛肉、肥牛、牛腩配清湯啊。」

「幼麵？」阿伯問。

「係係係。」

阿伯整好碗麵之後就成碗俾我，我接住之後就坐到長椅上同大佬一齊坐。我叫佢大佬唔係因為佢真係我大佬，而係我哋叫開佢做「大佬」。

佢係個小白臉、有少少MK又帶點純嘅人，不過接觸過佢就知佢份人其實好善良，只係有時候唔係太識表達。

「喂，你同你條女點啊？」我問。

「佢成日要我陪佢.....但係我份工喺大澳嚟到，出到去佢個邊坑口都要用成半日...又嘈我。」大佬仰天飲一啖酒，再用沉寂嘅眼神望返手機佢女朋友嘅whatapps頭像，真係有份說不出的唏噓。

「琴日去見咗消防員，希望今次會pass啦...」麒麟，我哋之中唯一唔太講女嘅人，因為佢有一次不愉

快經歷。

「我今晚會再去周家，有邊個要一齊？」我問。

「又去做乜啊？」玉子問。

「你跟住嚟咪知。」我展露出淫賤嘅笑容。

第二章——重口味

第二章——重口味

去之前我返屋企準備好一件紫色老西、喇叭長褲、豹紋太陽眼鏡同梳番個蛋撻頭，之後用單車托住部大音響騎到去周家門前嘅街道。

總有一日，周家喱班少艾總會有一個俾我感動到！

除咗痴漢之外，其餘玉子、大佬同麒麟都喺一邊睇住我，準備笑我。算，佢哋唔識嘢，我唔怪佢哋，因為喱啲叫男人的浪漫。

為咗一個女仔你可以去到幾盡？

我可以好盡。

我放開咗部大音響，然後放咗張奕迅隻碟入去，播住《重口味》喱首歌，成條街道頓時間俾音樂包圍住，我就好有節奏咁un身un勢，右手一邊咁手指。

「我唔係想笑你，但係你套look真係好柒！哈哈...！」原本話會同我一齊跳嘅痴漢竟然突然走佬。

「喱啲叫經典！」我說。堅持自己原則，跳落去，直到周家嘅美人肯開窗望我一眼。

「其實不必 醫學根據 我有的病 我會醫病 我會攞諾貝爾獎～」

我開始跟住歌詞咁唱，完全進入咗忘我狀態。

好，終於到我show time嘅位。

「每次 殺不死你 殺不死你 也醫好你～切記 要爭口氣 要爭口氣 你不要死～」

喱一句副歌再配上我喺屋企無聊都會做幾百次嘅雙手切菜動作，一定感動到佢哋出嚟，型到爆啊。

「邊個啊...夜晚晚.....」、「屌！好撻嘈呀！」、「咁夜邊個仲開到咁大聲，我喱家出嚟斬撻死你！！」

睇嚟已經民怨四起，但係周家嘅班女仲係不為所動.....佢哋真係聽唔到我真摯嘅歌聲？

「阿牛，我哋唔想一陣間俾人斬撻死！我哋走先！」玉子拋下這一句，便和痴漢等人一起逃去。

「...」我聽到周家屋企有腳步移動嘅聲音。

要嚟啦要嚟啦.....

最後，周家嘅窗戶果然打開咗，一個女仔好溫柔咁對住我微笑。

係樂兒！周家嘅大小姐！我同痴漢偷睇同研究咗佢哋周家嘅族譜已經好多年！

「好好聽啊，阿牛。」樂兒依舊保持微笑。

「咁你落嚟吧！my公主，就好似羅密歐與茱麗葉嘅故事一樣動人！」我伸出一隻手向佢。

突然間樂兒成個人跪低，取以代之佢身後嚟咗周家另一個女兒.....佢叫Happy！

「佢死啦！」佢拎住成一大桶冰水，由上而下咁潑嚟我身上！

「...！」一瞬間，我成身濕晒，凍到成個人郁都郁唔到.....

「唔好再夜晩晚嘈住晒啊！阿白佢唔會再番嚟嫁啦！」樂兒大喊，然後閃窗。

「呼...」我喺個口噴出小小冰水。

之後我就好似一隻醜小鴨咁涼住成個身低頭行路，一手拎住部壞壞地嘅音響，另一隻手拎住濕淋淋嘅紫色西裝衫返屋企。

唉，點解？

點解總係冇人明白我一番苦心？如果我係個靚仔下場可能唔會係咁。

「點解我要係二世祖，唔撚係靚仔呀！！！」我仰天大喊。

「沙...沙啦啦啦啦啦啦——！」連個天都要落雨。

「啊！」我再好似鄭嘉穎咁大叫一聲。

「轟隆隆——！」連雷都打埋。

成二十一、二十二歲人啦！隨咗佢之外，我連一個女仔隻手都未拖過，點解呀！！！！！！！！

寂寞無語的冷雨夜，讓我想起了她。

一個在很早以前，就離開我的女生.....

阿白。

就當我好down咁低番頭，我望到前面企住一個女仔，佢同我一樣成隻落湯雞咁淋緊雨，唔同嘅係佢等緊車仔檔阿叔整麵俾佢。

「阿叔得未啊.....落緊雨啦。」係今日個條女，kawai。

唔係啊.....佢今日食撚晒我的飯菜都未夠飽要出嚟車仔檔食嘢！？

「喂...你喺到嘅...？」佢指住遠處嘅我。

雖然冒住大雨，但係佢仲望得清係我。

「我.....見咁好天咪出嚟行下。」我強擠個笑容出嚟，然後行過去指番住佢：「咦...咁你又點啊？」

「我?...我出嚟買定早餐囉...。」佢都尷尬咁笑出嚟。

「喔...乜咁啱啊。」我唏噓咁笑一笑。

「哈哈，係囉...」

「.....」

「.....」

「哇...原來落咁大雨嫁喇，咁啱順路，一齊返去啦，反正同路。」我放個件濕淋淋嘅西裝到佢頭上，等件西裝可以幫佢擋下雨，我都算細心。

不過喱家嘅佢同今朝好唔同，喱家佢紮起咗中長嘅內捲髮變做馬尾，然後戴咗副眼鏡，踢拖咁行出嚟。

同今朝個look完全係兩回事嚟。

「唔該晒.....」kawai佢好假咁笑咗笑。

我哋一路行，一路都冇同過對方講嘢。雖然唔太識佢，喱種感覺好怪，但係夜晚一路上有個女性陪伴嘅感覺好舒服。

同男仔唔同，同女仔一齊喺夜晚行，心情總係會帶啲感性。

直至行到去我哋間屋，我哋兩個終於停低。

「我...喱邊。」佢指住自己租個間屋。

「我喱邊。」我寬容笑咗一笑，轉身走入自己間屋。

「喂阿牛，你件西裝啊。」

「你幫洗埋佢。」我冇轉身，就咁走番入自己間屋。

成個場面好型，好感性。

可能係因為我諗起阿白。

我換好衫之後就成個人訓咗喺張床到，一訓就訓到聽朝，一睡番就突然間覺得自己琴日做嘅嘢真係好柒，點解我會做得出，同講得出個句——「你幫我洗埋佢」。

夜晚果然係人類容易發癲嘅時間。

新嘅一天，打開個窗之後又係望到藍天白雲嘅好一天，我唔應該諗啲傷心嘢。

原本只係打算開窗吸下新鮮空氣，點知原來kawai喺對面屋都打開咗個窗，望緊條街同個天。

我同佢不經意咁對上咗一眼，雖然有啲尷尬，但係我都一樣伸出一隻手同佢打招呼。

然後kawai佢做個手勢，好似講我件西裝嘅嘢.....

「我幫你洗好咗啦！」佢對我大喊。

「唔該晒！」我大聲答。

睇唔出啲個kawai佢真係會幫我洗。

望咗一陣景之後，我走去問老媽子老豆到底幾時番，

「老媽子，老豆幾時番啊？」

「唔知啊，你老豆習慣一去無回頭嘅～」

「記住今日要幫你老豆去收租啊。」

「得啦得啦～啲嘢事easy job。」

出去屋企之後我伸一伸懶腰。

唔...今日星期日咁好天，最啱就係收租，破壞班友咁美好嘅一天。

每逢月尾，我都奉老媽子之命，去老豆旗下租俾人嘅物業到收租，如果交唔出就會用盡一切方法迫到佢交為止。

第一位係盲公陳，細個就幫我算命嘅一位老嘢，成日話我一生人注定受兩次情傷嘅老嘢，好嘢又唔見佢講下。

因為盲公陳係盲，所以我直接開佢一樓嘅窗爬入去，走到坐緊梳化面前嘅佢，

「盲公陳！收租囉！又一個月囉！」我說。

「哇！你...你嚇死人咩...我一把...年紀架啦。」盲公陳嚇到縮咗一縮。

「唔好扯開話題，收租。」我伸出隻手。

「牛仔...等公公我幫你算下命啦.....」盲公陳開始捉住我隻手。

「喂...！你咪呀！又嚟...！？咪啊！十成十你今次又話我會受情傷啦！一世孤獨啊嘛！？」

「等我摸下先.....」盲公陳摸住我隻手，開始分析：「你嘅心上人開始出現，要把握良機。」

「你條友.....竟然為咗唔交租咁難得講一次好嘢俾我！？」

「唔係啊，我認真架...我天職係算命師，絕無謊言...！咳咳.....」

「哇.....咁你咪即係為咗唔交租而破一次界講大話！？」

「你個後生仔咩都唔識...！咳...！以前周慧敏都搵過我算命啊！」

「你再講大話小心個天收你呀！」

「我係算命.....！咳咳咳！」

「得喇得喇，冷靜先，一陣間嚟到搞出人命，個租價就會跌嫁啦。」我輕掃盲公陳背脊。

「我由細睇到你大.....」

「盲公陳，嗰個係原則嘅問題，我同我老媽子都要食飯架。」

「我知~不過...！」

「唔好不過啦，等我搵吓你的錢喺邊啦~」我走入盲公陳間房，開始翻找佢櫃同床下底。

果然俾我喺床下底見到個月餅盒，一打開果然同TVB公式一樣放住啲珍貴嘢——錢！

「哇.....你條友，收埋咁鬼多錢。」我拎咗佢其中六千租金。

「你冇陰公呀！連阿伯錢都搶！」盲公陳一邊喊一邊打我。

「喂，你住屋，我收錢好正常姐，我要去第二間屋收租啦~走走走。」我拍拍盲公陳背脊安撫下佢。

離開咗盲公陳間屋之後，我去到輝叔屋企，佢係一個做廚嘅中年麻甩佬，平時最鐘意賭馬。

「輝叔，我嚟收租啊。」我敲門。

「我沖涼啊！下次先啦！」輝叔講完之後真係走咗去開熱水爐準備沖涼。

「你條友.....」我走番去自己間屋嘅地下電房，搵到輝叔個電標之後一野扯落嚟！

「哇呀！想凍死我咩！」輝叔大喊聲嚟到都聽到。

我跑番過去佢間屋門外：「今日星期日好似電視會開馬仔嗰。」

「仆街...！係嗰！嚟到七千，牛少你數下齊唔齊！！！」輝叔狗衝咁落嚟開門交錢。

「齊啦，下次都記住準時啊。」我說。

「係嘅，牛少。」佢微微一躬、閃閃。

其實收租嗰份工有時都幾辛苦，雖然有準時交租嘅有錢人，但總有一啲人會一哭二罵三上吊。特別係接下落嚟嗰位——裘孀。

「裘孀！我又嚟收租喇！」對佢嚟講，我把聲就好似惡魔咁難聽。

原本同緊個仔天倫樂嘅佢立即西晒口臉：「可唔可以遲啲...」

「咪講笑啦～」我做出個想笑又笑唔出嘅表情。

「我真係有啲手頭緊，唔該你.....通融下，如果唔係我同我個仔就冇地方住嫁啦...」

「唔關我事，話之你借錢！總之今晚之前冇錢就訓街。」

「唔好呀...」

「一啲變賣你啲嘢咪有錢囉？你隻錶呢？你屋企好似有隻勞力士嫁嗎？」

「無啊！個嗰係我死鬼老公留俾我嫁！」

「求其啦！反正隻錶你都唔用架啦！」

「唔俾呀！！！」裘孀張開兩隻手，唔俾我入屋。

「如果個個租客都好似你咁野蠻我同我老媽子仲洗食飯嘅！？」

「等陣。」一把唔屬於嗰到嘅聲音出現喺我身後。

我轉頭一望，係kawai。

「你點可以強行入人咁屋企拎人啲嘢？」kawai拎住件幫我洗好嘅紫色西裝套。

「咩啊...我.....我收租有咩問題。」

「仲以為漁村嘅人無咁冷漠，點知你同城市人一樣咁無情。」kawai拋件西裝去我頭上，之後就走咗。

哇，發生乜事？

我激嬲咗佢？但係明明琴晚落雨同佢嘅關係先好似變番好啲.....唔通kawai佢覺得我強行收裘孀租好撻仆街？

唔係啊...！？

唉，算。

「唉，你下次先交。」佢咁樣講一講，我的確好似有啲仆街，但係我唔會承認自己係仆街，因為比我仆街嘅仆街大有人在，佢哋係唔認自己係仆街，我點夠膽認自己做仆街？

有啲無聊嘅我喺條街隨處蕩，蕩到去一檔賣茶果嘅六婆個到。

「嚟啊嚟啊，有新鮮出爐嘅紅豆茶果。」

走到去之後我隨手拎起一個紅豆茶果，咬咗一啖。

.....

「咁難食嘅...六婆what the fuc k are you doing...! ?」我都係第一次食咁撻難食嘅嘢。

「牛少啊.....個茶果六蚊啊。」六婆笑笑口咁講。

「痴線！你整得咁難食仲要我俾錢？」

六婆真係發心瘋，整啲黑心食品俾人仲要收人錢。

返到屋企之後，老媽子話要離開漁村幾日，所以喱個星期我可以瘋狂喺屋企睇波、打邊爐狂歡!!!

明明可以做咁快樂嘅事，唯獨偏偏個條女住緊喺個間裝修得最靚嘅屋.....所以我決定迫走條女！

嘿嘿。

我落到電機糟到，搵到個間屋企個電制，之後一野拉落嚟。

「砰——」一聲，個間屋立即停電，不出一會佢果然拍我屋門。

「阿牛呀——！阿牛！」kawai把聲。

「搵我咩事呢？」我得逞咁行出去開門。

「我間屋停電啊...」

「咁我有咩可以幫到你？」我微笑。

「.....可唔可以幫我整番有電。」

「唔得嘞，咁危險嘅嘢.....我一拉制電死自己咪仆街？」

「.....求吓你啦！我好驚鬼嫁。」

「一係咁，今晚你訓我間屋，我同你交換屋用？」

「...得咩？」

「我老媽子走咗啦，換住應該冇問題。」

「好啦好啦.....」

就係因為咁，我同kawai交換咗鎖匙，我搬到入咗個間屋。個一晚，我亦即刻叫玉子、痴漢、大佬同麒麟一齊嚟打邊爐。

個間屋係用意大利物料整，牆身用挪威磚頭疊成，無一樣係中國製，加上擺設係老豆自己精心佈置，所以嗰間屋靚到拆天，上次入到嚟都係因為半夜偷咗條鎖匙用。

一開始我哋成班firend都只係飲下可樂、吹下水，但係都唔知咩時候，大家圍住坐，變咗好似戀愛同學會咁傾女經。

本來拎住嘅可樂，都突然間變咗拎住枝酒。

「唉，好想溝條女.....點解！？點解女人要咁犯賤唔做我女朋友呀！！！我一定會好撚錫你嫁囉！！！！！」痴漢一飲醉就變咗痴情漢。

第三章——K歌之王

第三章——K歌之王

我哋幾條女通常圍埋一齊嘅話題就係女，因為錢、前途、打機，我哋都唔鐘意，我哋都係鐘意搵一個人陪。

而且佢哋之中，得我一個係二世祖，所以唔洗番工嘅我更顯得游手好閒。

當中，痴漢佢其實係個痴情漢，有個好鐘意嘅女仔，不過種種原因，佢都係冇放手去追，原罪係毒撚。

玉子今日就唔知咩事，痴咗線咁飲酒，一句嘢都無講過，就算唔講我哋都知有嘢，都知有關女人事。

「喂，你飲夠啦。」大佬好言相慰佢。

「唔好理我。」玉子甩開大佬隻手。

「唉...條友一失戀就咁嘅，哈哈。」麒麟大笑。

「屌你，想當年你網戀，點知一出嚟相約係個肥婆，個次都笑死我哋啦麒麟！」痴漢笑唔停。

「頂！唔好再提.....」嗰個就係麒麟戀情嘅黑歷史，聽講佢哋未知對方樣個陣，佢仲用人哋把聲J咗幾日。

「大佬，你又點啊？」我問。

「我？我同我條女幾好...。」大佬一向唔善言。

「玉子，你又戴緣帽啊？」我問。

「阿牛~！」玉子突然笑笑口咁望住我，說：「咁你又忘記咗周方白未？」

「唔好再提佢。」

「你一世都埋喺佢陰影下，你當然溝唔到女。」玉子苦笑。

「你又好好？」

「你係個二世祖，正常嗰個年紀應該玩緊女人.....你到嚟家仲係一枝公每日喺大澳赤腳走，我就知你未放低佢。」玉子又再苦笑。

「.....」

「因為你等緊佢返嚟。」

「喂...玉子！搵日一齊去油塘啊。」大佬特登扯開我哋兩個嘅對話。

喱一晚，我一直無再出過聲，因為成個腦都係個嗰女仔——周方白。

周家嘅女，唔知佢輩份排第幾，淨係知好鐘意佢。

我曾經都拍過拖，不過傷得好金好金。

到佢哋成班友走咗，屋企變番空溜溜，只有電視開住.....最後我忍唔住唱陳奕迅一隻舊歌——K歌之王。

「我唱春不夠動人你別皺眉～」我開始喺間屋到獨自SOLO。

人哋聽到會以為我半夜喺到屎叫，但係我唱嘅每一句，自己都心痛到心底裡，再拎埋枝酒樽扮咪，最後終於驚動到隔離屋嘅kawai。

「喂！你搞咩咁夜仲咁嘈啊？」佢敲門。

「想唔想聽我唱歌？」我個陣有啲醉醉咗，打開咗對門俾佢入嚟。

「你...你醉咗啊？」佢扶一扶搖擺不定嘅我去到梳化上。

「我無醉！」有醉嘅意思。

「你搞咩啊，我搵熱毛巾俾你先，你等陣。」kawai講完之後就拎咗條熱毛巾放落我額頭到。

「唉...」我好灰咁嘆氣。

「你...冇嘢啊嘛？」

「冇.....」我好想喊，又喊唔出。

學某人講，喊唔出嘅喊先係最痛苦！

「聽我唱歌好唔好？」我微笑。

「呃...冇所謂嘅.....」kawai答。

之後我唱咗成首陳奕迅嘅《K歌之王》俾佢聽，就好似我當初唱俾方白佢聽咁。個一刻我有少少醉，有唔少時間真係以為佢係方白，輪廓影像不時重疊喺kawai身上。

「唱完.....」我眼神呆滯咁望住地板。

「好好聽啊。」佢出乎意料地無當我係癲佬：「你.....有咩唔開心？」

「你肯唔肯聽我講？」

「你願意講，我願意聽。」

有個女仔肯聽我講心事，總好過同成班仔傾。

「喺好耐之前，有隻牛識咗一個女仔叫阿白。」我開始講落去：「佢哋第一次相遇係因為個陣有個阿婆跌咗成堆橙，我無啦啦腳癱上身，諗住走上前一嘢踢尻走阿婆個橙，點知一衝過去個陣有個女仔喺堆橙面前半跪幫阿婆執橙，個女仔見我衝過嚟就抬頭望住我，我及時收番起飛腳個姿勢變做單腳跪住幫阿婆執橙，就係咁，佢對住我會心微笑。」

「哇...原來你份人都幾賤格架喎。」kawai望住身邊嘅我點點頭：「不過嘢一點我今朝就知，繼續。」

「之後個一排，我就成日行街，見到阿婆明明話唔洗都會強行扶佢過馬路，會將垃圾桶啲嘢倒出嚟然後扮有功德心掃番入去，再唔係就幫啲推車仔嘅阿婆去垃圾場掉晒啲紙皮，終於有一日，我同佢講咗第一句嘢。」

「你咁幫人唔啱架喎。」

「哈哈...係咩？咁應該點？」

「之後佢就介紹我去做義工，因為我係唔洗休嘅二世祖，日日訓醒都冇嘢做，就有好多時間陪佢做義工，隨住我哋相處越落，我哋感情越好，最後我股起勇氣同佢表白，就係唱陳奕迅首《K歌之王》，佢因為太緊張，一開頭句「得」變做「春」，變成「我唱得不夠動人你別皺眉～」，佢亦都因為咁，笑咗好耐。」

「最後點啊...？」kawai不自覺靠過頭過嚟，好似好想知道咁。

「最尾溝咗佢，完。」我另轉頭去佢隻耳到，吐咗一啖酒氣。

「咦.....」kawai縮開個頭，望住我：「咁你最後同佢點啊？」

「當然.....冇好下場。」我閉上雙眼，頹廢咁呆坐，就好似從前嘅我咁。

「即係...？」

「即係.....」

「...？」

「唔講你知，我都唔識你！」我發咗酒癲咁笑。

「哇...咁你又講俾我聽？啲家吊我癱呀...」kawai拍一拍我飲酒飲到紅晒嘅臉。

「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黑歷史...當你講你個嗰俾我聽個陣，我自然會講俾你聽。」

如果唔係乜嘢叫交心？

「唔聽咪唔聽～」

之後我意識到開始模糊，慢慢咁想訓覺。kawai佢就走過嚟拎張被披到我身上，之後就離開咗。

「周方白……」我不自覺握實拳頭。

明明付出咗好多，點解最後要走...

點解。

第二日醒咗個陣已經中午，我諗住去「大三元」求其食一盅兩件，原本我隻眼都迷迷糊糊未訓醒嘅樣，直到一條又一條美腿展現喺我面前，一個二個偽ABC嚟到周圍自拍，我就知道原來今日係星期六！因為星期六就最多後生女人嚟大澳。

又係陽光普照，充滿活力嘅一天！

「阿萍！」我大喊一聲。

「係嘅係嘅，牛少想食啲咩呢？」

「俾隔離個桌嘅兩位靚女一杯鐵觀音，記住話係我請。」

「係嘅牛少！」

阿萍入廚房拎完枝鐵觀音後走到去個檯幫兩位十八、九上下大嘅偽ABC倒酒，講錯，應該倒茶。

「兩位少姐，個邊嗰位牛少請你哋兩位飲架。」阿萍一邊倒茶一邊講。

個兩位偽ABC一臉愕然咁望向我個邊，我單手閉眼拎住個茶杯品嚐一細啖，再張開眼睛望向佢哋，同佢哋打眼色。

佢哋兩個好似好怕羞咁笑咗出嚟，可能住開城市嘅人係含蓄啲嘅？

就喺嗰個時候！

「我哋冇晒位啦啫，啊！阿牛少佢坐個到，你上次都同佢同檯食飯，佢應該唔介意。」阿萍帶咗個客人坐我對面，而個條正正係kawai！

「媽啊！你做咩突然坐喺到……」我細聲問kawai。

「冇晒位啊嘛，阿萍咪叫我坐嚟到囉。」kawai答。

「但係我...！」我望一望嗰兩個偽ABC，佢哋兩個已經唔再望我個邊，我成盤計劃亦宣告失敗。

「唉...」我無奈咁嘆咗口氣。

「做咩啫，我又唔會偷你啲嘢食嘅～」kawai說。

「唉冇嘢冇嘢。」

「阿萍！我要碟腸粉。」kawai舉手叫道。

「哇.....你又叫個碟生勾勾嘅物體？阿萍，我要碟粉腸！」我說。

「.....你個碟先係生勾勾囉。」

「你真係講極都唔聽嫁嗰，真係固執。」

「你先固執呀，明明係叫腸粉囉好無？」

「不需多講！一陣間嚟到我哋就知。」我伸隻手出嚟阻止佢繼續講。

「好...！」kawai鼓起個腮子。

不久，阿萍同時拎住兩碟嘢嚟，果然有一碟係生勾勾嘅物體。阿萍見情況唔對路，所以兩碟嘢都擺喺中間，唔傾向我哋任何一個。

「喂，阿萍！我個碟呢，邊碟我嫁？」我抱住雙手問。

「呃...」阿萍有啲猶豫。

「阿萍，你講出嚟啊。」kawai說。

「不如你哋分嚟食啦。」阿萍歡容咁笑一笑：「我有啲嘢做，走先！」

「食個堆生勾勾物體啦你！」說罷，我拎起個碟用白皮包住牛肉嘅點心，然後吐咗幾啖口水。

「哇...！乜你咁賤格！」kawai睜大咗雙眼。

「根本喱啲嘢就係我叫，你喱家仲要搞到我唔知腸粉同粉腸真正嘅樣係點。」

kawai即刻拎部手機出嚟，喺搜尋到打「腸粉」兩隻字，俾啲網上圖片我睇，果然同我食緊個碟嘅樣一樣。

「咪喺囉！我叫腸粉咪喺，你自己都識睇喇。」我說。

「你明明喺喺叫粉腸架嗰！」

「我叫腸粉，你隻耳有問題？」其實我都唔記得，總之應該係我喺。

「唉...！」

「點呀，發小朋友脾氣啊？」我陰陰地笑。

「你搶咗我碟嘢呀...」kawai伸隻手過嚟係咁met我隻手。

「俾你食囉，麻鬼煩。」我放碟嘢喺佢面前。

「碟嘢有你口水嘅！」

「媽啊！女人好麻煩呀！」

kawai發咗一下晦氣：「我食第二啲算。」

食完之後，我自己行出去埋單，

「牛少，近排唔見牛孀嘅？」老闆問。

「佢去唔知邊到啊～應該都係陪班朋友去歐洲呱，計埋同我坐個條友張單啊～」我答。

「哦，好。」

老闆計完數之後，我埋單然後走出「大三元」。

喺條街到行番去屋企個陣，喺個條街道到個個都搵我麻煩，都唔知係唔係上世做咗啲咩。

首先，係突然有個細路出嚟捉住我隻腳，嚇到我痴媽根！！

「哥哥...我好耐冇食嘢.....可唔可以俾啲嘢我食啊...」個細路睇落好虛弱，不過唔關我事。

「冇啊冇啊，街市有好多嘢食，你自己去搵。」我答，然後直接走。

然後，係個義工走過嚟問我買唔買旗，

「先生，幫手買枝旗啊？」佢咁係親子組合嘅義工。

「你當我弱智啊？一枝旗成本價六仙，你俾一毫子你都厭多喇！」我西完面之後，轉身繼續行。

其次，係個第一次嚟嘅旅客問嘢，

「先生阻一阻你！請問洪聖廟點去啊？」

「問你祖先啦～」

再者，賣茶果個位六婆俾人偷錢，

「阿牛...捉住佢呀！佢偷我錢呀...！」六婆大叫，因為個位小偷咁啱喺我身邊擦過。

「屌，坐喺屋企安安定定咁報警啦六婆，咁大個人仲唔化，洗乜自己動手捉姐。」我無視小偷，直接走過。

最後，有個細路嘅足球咁啱滾咗嚟我腳邊。我望住個波，再抬頭望望個十、九歲嘅細路，然後大叫一聲！

「大力金剛腿！！！！！！」一嘢將個波西咗唔知去邊。

「嗚...嗚.....」個細路眼框開始水汪汪。

行個街都咁鬼多事發生.....

番到屋企之後，我到地下電房check下邊條仆街今個月仲未俾租金，我一邊check一邊將未俾租金嘅客嘅大電制拉落嚟。

「明哥、裘孀、渡、金太子.....」

通常拉完大電制後總會有一半租客自動出現嚟我門口交租金，我真係天生嘅電制player！

個kawai番嚟之後，我同佢講番換屋，因為間屋琴晚俾我哋打邊爐睇波搞到亂到仆街，所以我都廢事番去個邊訓。

「喂，回番間屋啊。」

「吓...但係你都未執好所有嘢.....」

「咁啱啱唔關我事啦~我負責租屋俾人姐。」

kawai個樣睇落有啲不甘，但佢又無可奈何。

第四章——人來人往

第四章——人來人往

打發咗kawai返去個間屋之後，我都準備訓覺。但係天上突然間一下嘅雷電將我嚇醒，我一打開雙眼，已經聽到我樓下有拍門聲。

「阿牛...開門呀.....」把聲係玉子，聽落仲有啲醉醉地。

我立即走落去一樓打開對門，只見玉子滿身濕漉漉，塊臉仲好紅，到底係飲醉定喊到咁我已經分唔清。

「喂...你搞咩啊？」我即刻扶玉子入嚟先。

佢一個摔步跌咗入嚟我屋企，我門門然後拍拍佢塊臉，

「你飲醉啊！？ 」

玉子似笑非笑，然後突然打我一拳：「你...我屌你喱種人，喱種有錢仔！！！」

我塊臉受到一下重擊，我首先呆咗呆。但係我知道佢唔係有心，應該有啲咩搞到佢咁，所以我捉住玉子雙肩問清楚佢咩事先。

「到底發生咩事，你講我聽。」

「我...我啱啱戴咗綠帽呀！」玉子大喊。

「吓.....」

「我見到我條女上咗第二條仔嫁車！」玉子雙眼彷彿見番剛才嘅事，雙眼瞪住。

「失戀姐！」

「你知唔知我付出咗幾多係佢身上呀！」

「你搞到自己咁都無用架！」

「阿牛.....」玉子跪咗喺我腳邊喊：「我同阿詩佢中學已經拍拖...經歷咗咁多.....佢點解都厭棄我...！」

我扶起玉子到一張椅子上坐低，佢呆呆咁望住天花板，雙眼有少少淚跡：「我知道自己比唔上任何人，中三畢業、跟車仔、食煙飲酒做齊、粗口橫飛，點及得上一個身光頸靚嘅西裝仔！」

「唔好講衰嘢。」我拎咗條毛巾俾玉子抹頭。

「我.....我...什麼都不是！」玉子突然唱起歌，之後又喊起上嚟。

「你喊到咁，你條友真係廢柴啊。」我指住玉子。

「論學位，論外表總是缺憾。」玉子苦笑一笑，變為黯然流淚。

「喂！廢柴，你同個條八婆散得啱啦，我一早睇佢唔順眼嫁啦。」我拍一拍玉子塊面。

「沒有歌...怎敢說心事？」玉子低頭抹眼。

仆街，多多要求。

我隨便喺個櫃到搵張CD，然後放入CD機播。

首歌係陳奕迅嘅——《人來人往》。

「我啱晚...放工...想接佢放工.....點知...見到佢上咗條仔嫁車，條仔仲要戴墨鏡同西裝.....一睇就知係有錢人...就同你喱種敗家仔一樣！！！」

「收，我管理錢財管得好好。」我說。

「咁多年嘅感情，佢竟然睇錢...我沉默，我無言.....我流淚。」

「女人係咁架啦~」

「.....」講到哩到，玉子又忍唔住落淚。

「喂！你咪咁啦，男人老狗！咁啦...！一齊搞死條八婆，到時佢食硬屎呀！」我說。

「你喱家要嘅並唔係流淚，係將傷感轉化為憤怒.....嚟場大復仇！哇哈哈哈哈哈哈！！！！！」我忍唔住奸笑起上嚟，我奸笑起上嚟個種有少少尖八度嘅女人聲，自己有時都頂唔住。

玉子呆一呆咁望住我。

「放心喇，我唔係流嘅。」我給予玉子安慰。

「但係...佢始終係我女朋友.....」

「上咗人架車仲係你女朋友，你真係傻撚咗呀！等我幫你喇！要做個真男人！跟我講一次！」

「要做個真男人...」

「有霸氣啲！我要做個真男人！！」

「我要做個真男人...！」

「我要做個真男人！！！」

「你真係個功利嘅人，有時幫人係發自內心，唔需要任何利益架。」

「咁回報係咩？錢呀！？」

「開心囉。」

「挑你.....我拎啲時間去打機唔好！？我拎啲錢去唱K落Club唔好？開心~~~」

「你嘢啲有錢仔呢，一世都唔會明。」

「唔明咩啊！？」

「需要人幫助嘅心情。」

「我緊係知喇！同你講呀，我喱家幫緊我兄弟阿玉子哥，準備幫佢飛走條女之前整蠱佢一鍋，我喱啲咪叫幫囉！唔明唔明~~~」我拎完碗麵之後就走，廢事同佢講落去。

翌日，玉子兄終於帶咗條八婆阿詩入嚟，雖然真人的確幾靚，但係我深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嘅道理。

我好快就喺大澳村村口接阿玉子同八婆詩佢哋兩個，

「喂，玉子，阿嫂！」我扮笑笑口咁走過去。

「阿牛，我兄弟。」玉子同我打招呼兼介紹我。

「你好啊。」阿詩同我講。

扮有禮貌，實際係港女，昆我唔到。

玉子說：「係啦，阿牛佢家人喱到有屋租俾人，我哋可以喺個到放低行理先。」

「好啊。」阿詩同意。

一路上，我帶佢哋兩個到一間設好晒陷阱嘅屋裡面。間屋大廳裡頭放咗個蛋糕盒，玉子即刻陪合我。

「咦，有個蛋糕盒嘅？」

「係啊，我送俾你哋食，預祝你哋遲啲結婚嘅蛋糕！半島酒店訂嘅！」我假裝大笑。

結結...結你老母咩，你哋都準備分手。

「打開嚟睇吓先.....」玉子一打開個盒，一個表面放滿超多奶油嘅「蛋糕」隨即面世。

但係其實個個根本唔係蛋糕，實際上只係一個汽球。我用奶油噴到佢表面顯露唔到出嚟，之後再等條女切蛋糕時.....嘿嘿嘿嘿嘿。

「阿...阿...詩·你.....你試吓切？」玉子問。

「.....都好·反正半島訂嘅.....我都有啲餓·。」阿詩淺笑·走到去拎起把刀準備切「蛋糕」。

「砰——！」就係刀身用力一切個陣·個汽球爆咗·啲奶油都四濺到阿詩身上。

「哇——！搞咩呀！？」阿詩大叫一聲。

我忍唔住笑·唯有用隻手掩住個嘴：「乜個師父咁大整蠱嘅·唔好理啦！快啲去沖涼先！」

阿詩即刻衝入去廁所開水·但係我一早已經拉晒喱間屋嘅水制·所以佢係用唔到嘅！

「水喉冇水嘅！！？」佢個樣越急·我笑得越勁。

「阿牛.....會唔會唔啱咁好...」玉子開始猶疑。

「放心喇·無嘢嘅。」我拍一拍玉子膊頭。

「冇水呀——！！！！」佢叫到鬼殺咁嘈。

「我出去幫你搵桶水沖身！」我說。

「快啲啦——！」

然後·我衝出去拎一大桶準備好嘅冰水·跑入去廁所一嘢倒落阿詩個頭到：「Ice Bucket Challenge！」

「呀啊——」阿詩成個人凍到打晒震·成隻落湯雞咁·哈哈！

「搞咩呀！！！」阿詩開始發脾氣。

玉子死性不改·即刻拎條毛巾俾佢。

「抹完身·用風桶吹一吹乾成個身啦。」我隨口講·但其實都暗藏陷阱。

玉子拎起風桶一開個制·即刻成堆白粉吹晒落阿詩成個身到·喱個陷阱玉子佢自己都唔知。

我一早落咗啲爽身粉入去·只一開吹開即刻吹晒出嚟。

我真係完美嘅整蠱天才！

一秒濕·一秒乾·喱種感覺不停轉換·相信阿詩喱個小賤人都好爽。

「...」點知阿詩開始眼汪汪·最後仲喊起上嚟。

「哇...幾十歲人仲喊.....？」喱下我真係估唔到。

「我...我帶你去第二到沖身啊？」玉子扶起阿詩。

「唔洗呀——！」阿詩甩開玉子隻手，自己黐爆爆咁衝出間屋。

「抵你有今日啊，有男朋友仲偷食！死八婆！死八婆！！死八婆！！！」我追出去罵道。

「我邊有呀！」阿詩死口唔認。

「無！？玉子講晒出嚟！」我說。

「喂...阿牛...不如分手啦.....我同佢和平分手算...」玉子說。

「唔得！好事要傳千里！」我大叫。

喱個時候，已經唔少左鄰右里開始走出嚟食花生。

「.....阿詩，你到底係咪去咗識第二個。」玉子低頭握住拳頭，似乎冇乜自信。

「我——？我邊有呀！？」

「唔洗唔認喇，玉子佢見到晒，你上第二個男人車。」我說。

「個啲.....」

「你收皮吧！你根本就係嫌玉子又冇錢、又廢、又柒先拋棄女，我喱家正式宣佈，我屌你老母！」我大喊。

「咩事啊？」kawai走過嚟。

「唔關你事。」我說。

「到底發生咩事？你講我聽，我係社工，我可以幫到你。」kawai拎咗張社工證出嚟俾阿詩睇。

上面寫住「見習社工——張子玲」。

仆街.....原來喱條女係社工嚟架，仲以為佢係仲讀緊乜鬼垃圾課程嘅廢青添.....

「感情事？」kawai望住玉子，再望向阿詩：「唔好喺到講先。」

然後kawai帶住阿詩同玉子入去啱啱個間陷阱屋到，講清講楚。

「即係咁，阿kawai少姐.....好似唔關你事。」我望住佢，佢今日打扮總算冇咁似乾物女，整番個中長內捲髮出嚟。

「你哋講啦，到底發生咩事。」kawai坐喺兩人之間，就好似調解員咁。

「唉...講到尾，咪又係死港女阿詩痴住啲有錢佬！拋棄我哋玉子哥！」我說。

「唔係咁嫁！」阿詩衝口一句。

「咁到底係點？」kawai問。

「佢係我表哥.....」阿詩低頭。

kawai轉問玉子：「咁你呢？」

「我見到佢哋拖手。」玉子緊握拳頭。

「阿詩？」kawai又再望向她。

「冇錯.....」

「咁——！」玉子憤力拍咗張檯一下。

「話咗啦！仲大搞家庭倫理關係添！」我說。

「你收聲。」kawai冷視我一眼，繼續問阿詩：「你有冇咩原因？」

「佢...我想叫表哥.....介紹份新工俾阿玉。」阿詩說。

「又係乜撚嘢金融？話咗我唔會返個啲昆錢工囉！」玉子大罵佢。

「咁你想點呀！結婚個啲你有冇諗過呀！？旅行呢！最多咪又係台灣！」阿詩開始爆發。

「咁我冇錢呀嘛，唔鐘意我無錢就早講啦！我唔撚洗晒時間畀你到呀！」玉子都開始爆發。

「停...！」kawai揸住佢哋兩個膊頭。

「玉子！用人身攻擊罵佢！」我助興，死都要擊斃八婆詩！

「你乜都冇我點同你一齊呀！」阿詩罵道。

「唔係乜都要講錢嫁！」玉子反擊。

「係囉！乜都講錢，你係咪傻撚咗呀！」我加入戰團，雖然唔關我事。

「分手囉！」

「好啊！」玉子微笑。

「完成，恭起玉子哥回復單身可以有下段新戀情，恭起阿詩BB你可以繼去同你表哥亂倫。」

玉子同阿詩兩個低頭沉默咗一陣，之後互相各自跑出間屋，正式分手。

「輕鬆晒。」我雙手托住後腦。

「你係咪人嚟架？」kawai不憤咁望住我。

「咩料呀。」始終社工係見習就係見習，鬥唔過我喱種大魔王級數。

「冇人性。」

「你到底...明唔明一對戀人分手係幾咁痛苦嫁？」

我點會唔明。

「唔通你又知？」我反問。

「真係唔怪得你同阿白冇好下場。」

「...你點會知道我同方白啲嘢。」

「你自己個晚飲醉講俾我聽。」

「同你講，玉子佢哋都算好，至少佢哋有正式分過手.....」一講起方白，我個心又有啲不知名悲傷入眼。

第五章——落花流水

第五章——落花流水

「...」kawai知道自己講錯嘢。

我轉身一個人，走咗去大球場外圍對海嘅一片小草地嘅唯一長椅上坐低、看海、吹風。

以前，我同方白會成日坐喺嗰張長椅上。

傳聞，嗰張長椅叫情侶椅。只要一齊坐過，就可以百頭到老，永守皆老。可惜，我最後同方白都坐唔到嗰張長椅。

「唉.....」我望住個海，嘆咗口氣。

「喂...」kawai拎咗一枝八二年可樂俾我：「對唔住啊。」

「對唔住咩。」我接過枝可樂。

「又令你.....諗起你前女朋友。」

「唔緊要。」一諗起佢，永遠都只可以強顏歡笑。

「嗰到幾好風景㗎。」kawai坐咗落我隔離。

「唔錯啦~」

「等陣.....你做乜坐咗落嚟...！」我即刻彈開。

「咩啊.....有櫈唔坐咩！」

「嗰張櫈一齊坐嘅話會一齊到白頭到老嫁！」

「哇！咁恐怖...！」kawai都即刻彈起身，掃掃自己條褲：「咁我哋咪.....」

「冇嘢嘅...我叫老媽子買啲碌柚葉返嚟沖下涼就無事嘅.....應該...」我說。

「咁就好啦.....有用淨低嘅俾我！」

「得喇...我返去先啦。」

「好喇.....」

返去屋企途中，因為我始終有啲驚，所以最後去咗街口搵咗阿盲公陳問算命，

「阿盲公陳！」

「阿牛少咁得閒嚟嘅到啊？」盲公陳問檔仔係傳統個啲一對一位仔。

「幫我算下戀情！」

「做咩突然咁信嘅家嘢啊？」

「叫你算就算啦！」

「咁下個月嘅租金……」

「得啦，唔洗俾唔洗俾！」

「唔……」盲公陳閉上雙眼，開始分析：「兩人天生不對，卻正正陰陽互補，不少火花從此而出，一正一暗，雖天生不對，卻能做傳聞中的一對。」

「你up乜尻？」我抓頭。

「天機不可透露更多。」盲公陳道。

「屌。」我起身、走人。

兩個星期之後，老母已經返嚟。所以我順便拎咗啲碌柚葉俾kawai，廢事同佢白頭到老。

「喀喀——」我敲門。

「稀客喎。」

「碌柚葉啊。」

「唔該喎。」

「阿玲呀！」突然間有個阿婆拎住碗熱湯俾kawai：「唔該你上次幫我睇住阿明仔呀，嚟到啲湯水俾你啊，小小心意！」

「多謝你啊明嬭。」kawai笑得好甜咁接住。

「車，方唔係飲淨咩。」我不自覺咁gip一聲笑咗出嚟。

隨即，個明嬭睇到脾尻我。

「唔洗理佢架明嬭。」kawai好客氣咁笑咗笑，即刻轉臉同我細聲講：「走啦……」

既然佢咁講，我就轉身返屋企。

「點呀，拎咗嘢俾人未啊？無啦啦走去送碌柚葉俾人。」老媽子狡猾地笑一笑。

即係話佢應該睇到我拎碌柚葉俾阿kawai。

「少少嘢姐。」我答。

「冇見過你會送嘢俾租客嫁啲。」老媽子追極唔放。

「唉，你理得我～」同佢解釋咩情侶攬佢一定話我吹水。

「人哋kawai咁好女仔，你個衰仔咁鬼賤格，點襯得起人～」

「話時話，個kawai其實咩來頭？」我坐喺梳化到問老媽子。

「人哋係嚟大澳喱到做鞋區社工嘅，係阿村長叫我預留間屋俾佢架。」

「社工...幫廢青個啲？」

「好過你咩都唔做啊～」

「有架，收下租咁囉，如果唔係以你你性格，佢哋十成十搵你笨啦！」

「俾人搵吓笨唔好咩？」老媽子反問。

「睇嚟你個衰仔一啲都未學足你老豆。」

「老豆啊.....你成日周圍去幫人，做乜鬼無國界義工，都唔同你個仔食餐飯～～我下個禮拜生日啦。」我仰天苦喊。

每一年，我同老豆相處嘅日子都好小好小。連佢個樣我都記得唔係好清，我對佢嘅印象，永遠只係一對可靠嘅肩膀。

「下星期叫埋阿kawai嚟一齊食飯囉，反正年年都得我同你。」老媽子說。

「認真？」

嗰條女其實我又唔係咁抗拒嘅，至少好似上次咁一講起方白，佢就知道我唔開心，會即刻追嚟安慰我。

「認真，隔離屋渣嘛。」老媽子說。

「無所謂～」

「咁你自己同佢講啦啲。」

「吓...我講！？」我愕然。

「咁當然啦，你生日唔通我講？」

「唔係啫.....佢女我男，又唔係咁熟，無啦啦叫佢嚟我屋企食飯有少少怪啫.....」

「做就做啦～」

既然老媽子金口而出，我都無法唔接受命令。

喺夜晚返自己二樓間房個陣，我打開個窗口，見到佢都打開咗窗，所以靈機一觸，摺咗架紙飛機，上面寫咗一句「喂。」，然後擲飛去kawai間房入面。

而且我廢事行出去，所以就用飛機傳書嘅方法同佢溝通。

隻紙飛機飛入去後，坐係床到用手提電腦嘅佢呆咗呆望住對面屋嘅我，然後執起隻紙飛機睇。

之後佢又摺番隻紙飛機擲向我個到。

「咩事？」隻紙飛機寫住。

之後，我就同佢不斷用摺紙飛機來往通訊。

「我下星期生日～」

「所以？」

「呃.....」

「喂...！可唔可以一次個講晒要講嘅嘢啊，我唔想再浪費紙張呀！」

「嚟唔嚟食飯？我老媽子問嘅～」

「真係嘅？」

「昆你做乜！」

「咁好啦...我應該得閒嘅。」

就喺我睇完哩隻紙飛機個陣，kawai間房突然漆黑一片，原本我以為佢閃燈訓覺，點知佢長聲慘叫，所以我即刻大聲問佢，

「喂！你乜料呀！？」

「我間房個燈泡好似燒咗呀...！」佢亦都好大聲咁講俾我聽。

「挑，小小事，自己換啦。」

「我唔識呀.....」

「半夜啦！邊搵個再嘈住我訓嘅，我出嚟斬尻佢！！！」一個喺唔知咩方向嘅不知名鄰居大喝。

唉，勞鬼氣。

就係咁，我半夜拎住枝電桶去咗kawai間屋到幫佢換燈泡。佢間房比想像中簡潔，仲以為係全間粉紅色個啲少女情懷色。

裡面有唔少信件、照片同提示貼掛咗喺副牆到，有啲係講無聊嘢，例如喺包薯片到貼一張提示貼——「寒冬食糧」，睇完之後我真係gip一聲咁笑出嚟。

「笑咩啊？」佢抬頭望住換緊燈泡的我。

「無，見你貼晒啲無聊紙仔喺啲零食到，有啲好笑姐。」

「關你鬼事呀！」kawai打我個胸膛一下。

「你個暴力妹啊.....冇啲禮貌...幫緊你換燈膽啊，社工可以咁暴力架咩。」我繼續專心換緊。

之後kawai果然靜咗落嚟，我亦都成功換好燈膽。

「搞掂！」一完成之後我成個人躺落佢張床到。

「喂！做咩訓落嚟呀！」kawai有啲驚訝。

「工作完咁辛苦！見到軟野自然想成個人訓落去啦。」我說。

「走走走！」佢拉起我隻手。

「估唔到你都幾多firend啲.....」我企番起身，望下佢間房貼住嘅相。

「緊係啦，我心地咁善良，份人又nice啲。」

「唉～你啲惡魔暴行完全展露晒喺我面前。」我嘆氣。

「對你喱種人，當然唔可以用正常人嘅對待方法啦～！」

「我...？咁你覺得係個咩人？」

「.....」kawai好似答唔出，有啲猶豫。

「答唔出？」

「仲未觀察完！」

我冷笑一聲，插袋走人：「咁你慢慢觀察。」

到我走出去兩間屋交界個街道個陣，kawai喺二樓間房個窗口位伸個頭出嚟，

「喂...！阿牛。」

「唔？」我轉頭望住佢。

「其實你幾好人架。」

「得啦得啦～」

我另轉身繼續行番屋企。唔知點解，今日訓覺個陣特別開心。

雖然我同kawai未算去到交心個種朋友，但係多一個喱種可以傾得下嘅女仔朋友都唔錯。

第二日，kawai無啦啦一大早走過嚟拍門，叫我參加乜鬼嘢「海洋環保義工小先鋒行動」，我真係彩佢都有尾！

「喂！參加啦，好有意義嫁。」kawai佢係咁推薦我。

「我知你做社工搞嘅活動要集齊夠人，之不過你搵第二個啦～我唔啱嘅嘢嫁，我每日經過個海都拗的可樂罐落去，救唔番嫁啦～」我仲處於半睡半合狀態。

「我請你食飯！請你食飯好冇！？我喱個活動差一個人渣.....唔該你啦。」kawai雙手合十，同我講條件。

我雙手合十回敬佢：「師主唔好再擾人清夢，就比衲閉目靜休啦。」

「醒啲未！」kawai突然間懶係精神咁拍一拍我塊臉。

「哇...我由細到大都未俾人擰過.....」我揪住自己塊臉，雖然唔係好痛，但係我幾享受係傻傻地嘅kawai面前做戲。

「喂...唔係真係咁大力啊.....」佢都開始驚了。

「我要返房訓覺，等身體可以修復啲壞死細胞...唔講咁多！再見。」就喺我門門個下，我老媽子咁啱買完菜返嚟。

「咦，kawai咁早嘅？搵阿衰仔有咩事呀？」老媽子問。

「無啊，我諗住叫佢參加「海洋環保義工小先鋒行動」渣嘛，個活動差一個人就可以進行嫁啦！咁有意義.....阿牛唔參加真係蝕底！」kawai說。

我雙手合十回敬佢：「師主唔好再擾人清夢，就比老衲閉目靜休啦。」

「醒啲未！」kawai突然間懶係精神咁拍一拍我塊臉。

「哇...我由細到大都未俾人擰過.....」我揪住自己塊臉，雖然唔係好痛，但係我幾享受係傻傻地嘅kawai面前做戲。

「喂...唔係真係咁大力啊.....」佢都開始驚了。

「我要返房訓覺，等身體可以修復啲壞死細胞...唔講咁多！再見。」就喺我閃閃個下，我老媽子咁啱買完菜返嚟。

「咦，kawai咁早嘅？搵阿衰仔有咩事呀？」老媽子問。

「無啊，我諗住叫佢參加「海洋環保義工小先鋒行動」渣嘛，個活動差一個人就可以進行嫁啦！咁有意義.....阿牛唔參加真係蝕底！」kawai說。

「衰仔。」老媽子說。

「係？」

「識點做啦？」

「唉.....老媽子你叫得我參加~我可以唔參加咩~」我成個人軟倒喺牆到。

「唔...阿牛真係孝順你啊牛孀。」

仆街，佢啲戲都唔差啱。

「係啊，啲個衰仔雖然賤賤格格，但係都幾孝順老母嘅。」老媽子用力拍我膊頭。

「好啦，記住星期三喺大澳碼頭到等啊。」kawai提醒。

「唔~」

星期三個日，我依照佢所講喺大澳碼頭到等，估唔到嘅係有唔少人一早企喺到等，當中不乏男女老少。

「估唔到kawai號召力都幾大.....」我望住個班友。

不久，kawai亦都出現，講啲例牌嘢。

「好啦，歡迎大家參加啲個活動啱！大家食咗早餐未呀！？」kawai問。

「食咗啦！」成班人又開朗咁答。

「我未食.....」得我一個咁答。

「咁大家琴晚訓得好唔好呀！？」kawai又再問。

「訓得好靚呀！」有啲伯父、阿孀大喊。

「我三點幾先開始訓.....」我瞪大雙眼，隻眼真係好乾。

「咁我哋出發啦！」

「好！！！！！！！！」

之後我哋一群人上咗間遊輪上面，一開始講解人員負責講解一陣間流程，而kawai則企喺我哋所有人後面睇住我哋，一時會走過嚟同個別嘅人傾下閒計。

個陣我先發覺，佢雖然喱咗大澳只係一陣.....但真係好似幫咗好多人咁。

「你隻限量版初音老婆點啊？」kawai問一個四眼毒撻。

「上次真係唔該你幫我喺條街搵番佢啲手手腳腳零件啊！佢喱家身體好番好多！！」四眼毒撻答。

「婆婆，你個孫點呀？」kawai喱次走咗去個八十幾歲嘅阿婆到。

「唔該晒阿玲玲姑娘，佢聽完你講之後總算定番啲.....冇再日日都出夜街...」阿婆答。

「明哥！你父母點呀！？」kawai今次走去一個gay味極濃、戴住粉紅色短頸巾嘅男人身邊。

「同佢哋傾完，雖然佢哋都未接受到...但係佢哋話唔會阻止我嘅性取向。」個嗰叫明哥嘅人答。

唔講嘅話，kawai喺喱段日子幫嘅人，都多個我住喺到廿幾年做嘅多。

佢到底博啲咩呢？

「阿牛，我親愛的牛牛，你真係有嚟啲。」kawai搭住我膊頭。

「唉...俾老媽子迫。」我說。

「唔好成日唉唉聲，唔嚟都嚟咗，就應該打開個心接受下四周嘅環境啊嘛。」

「接受四周環境！？你想我一陣唔暈船浪嘔落你到！？」

「哇...你認真架？」

「.....呃...」我特登扣喉扮要嘔。

「喂喂喂！你唔好亂嚟呀！」kawai驚慌起嚟。

「唔會咁易嘔嘅。」我停止做戲。

「喔.....嚇鬼死。」

第一樣要做嘅嘢，就係去香港嘅一點沙灘上幫忙執膠粒或者垃圾。

成程我都西住臉咁用個鉗夾啲垃圾，有時見到靚女就會同佢Say聲HI，請佢飲杯酒，不過每次都會俾kawai拉番過去做嘢。

「啲嘢咁貴你都請得落架喎。」kawai一邊拉住我返去，一邊講。

「貴？咁你去過藍灣個沙灘之後，就發現世界幾咁大架啦～」我說。

「你咁多錢，請我哋班義工飲嘢仲好啦！」

「點同呢，精明嘅投資係最正確，萬一我請個位gay
gay地嘅明哥飲嘢，佢誤會我對佢有意咪仆街？」

「車～我哋啲思想邊有你咁複雜啊。」

個沙灘係就係幾靚，有獨到嘅藍天、白鳥可以自由咁喺天空飛、沙粒亦都好軟，不過啲膠粒垃圾真係有啲礙眼，清潔番之後順眼咗唔少。

「阿Ling姑娘！」突然間，有兩個年輕MK走去kawai面前。

「阿M、阿K？點啊你哋。」kawai一見到外人即刻展現一貫嘅笑容。

「執好啦，係咪好乖仔呢。」兩個MK喺到笑住問。

「幾勁啦，不過仲有下半場你哋頂唔頂到架？」kawai反問。

「緊係得啦！以後有咩活動即管叫我！我狗衝過嚟！」留掩眼長髮嘅阿M說。

「加埋我！」戴晒耳環整ALL-BLACK頭嘅阿K答。

「好。」kawai答。

兩條mk走咗之後，我不自覺gip一聲笑咗出嚟，

「你到底有咩方法令到咁多人聽你話呢？」我開始有啲好奇，因為啲大澳mk仔應該幾難搞。

「其實只要寬心待人嘅話，其實一啲都唔難。」kawai答。

「講就易。」

「講緊係易，如果你講嘅嘢係為佢好，佢自然會feel到架？你又唔要害佢。」

「算啦，你個樣純純正正咁啲人先睇得你順眼姐。」我坐低喺個沙灘上，望住個海：「我唔同啊，一睇就知粗口爛仔，靠把口搵食咁款。」

「又唔好咁睇衰自己，至少.....我覺得你係大情大聖，你唔需要去改變自己。」kawai都坐咗落啲沙到：「你唔需要改變自己。」

「估唔到你傻傻咁.....」我低頭，又唔自覺咁淺笑咗下：「都識講啲嘢啊。」

「咁行啦，仲有大把嘢未做呀。」kawai用力拍我背脊一下。

完成執垃圾工作後，我哋全部義工就上番隻遊輪到準備進行下一項活動。

喺遊輪無聊咁等緊去下一個目的地嘅時候，多數人都會選擇去船邊捉住枝欄杆影相或者望海，而我就選擇訓喺張梳化到發呆，問唔中.....會諗起啱啱kawai同我講嘅嘢。

「你唔覺得幫人好開心咩？」

幫人.....

「估唔到你同阿Ling姑娘都幾好傾嘞！」全村出名最八卦嘅王太出現喺我隔離。

「王太！同老媽子幾時再打牌呀？」我反問返佢。

「琴日先打完！」王太坐喺我身邊，又開始八卦：「我諗阿ling姑娘佢可能睇中你係啲有錢仔，特登埋你身啊！哈哈。」

「王太，喱家最埋我身嘅，咪係你囉。」我說。

王太聽完之後即刻西臉，起身出返去。

去下一個活動之前，因為仲有時間，所以kawai準備咗一個海上活動俾我哋，叫願望鐘。

活動內容大概係喺遊輪第二層外邊搭一條木板出去，而最終端位置就掛住一個鈴鐺，只要行出去用手掂到個鈴鐺就可以完成，仲講話咩可以心想事成，真係笑大我個口。

就係咁，有唔少人走上去挑戰，有啲阿伯、阿嬻就喺下層睇住啲挑戰嘅後生仔失平衡，好似丁家四兄弟咁跌落街嚟同慘叫，不同嘅係喱個係海。

「啊！」

「呀呀呀——！」

「媽呀！！！！！」

我望住一堆又一堆嘅後生仔無謂地係咁跌落海，真係聞者傷心、聽者流淚。

當然，亦都有個別例子。

「YA！！我願望係大個之後搵到份好工！！！」

「之後一世供樓，或者租我間村屋做樓奴！」我幫佢補番一句。

「有冇人見到牛牛喺邊呢！？」聽到喱把聲，我就知kawai周圍搵緊我。

「我知道我知道！」村裡嘅百厭星大細仔帶住kawai嚟搵我。

「哇...你兩個細蚊仔啊.....咁細個就學人做二五仔？」我凝重咁望住佢兩個。

「上嚟啦！」kawai一隻手就拉咗我上去。

我上到去之後攞到條柱實一實：「唔要呀！！我唔想死啊！！！！！」

「驚咩姐！嚟啦.....」kawai仲繼續拉住我。

「嗚嗚.....」我都有靈性嫁。

最後花咗好大嘅勇氣我先敢於踏出去一步，但兩隻手仲係捉住條欄杆，個背脊依然背向個海。

「鬆手！」kawai係咁用手刀劈我對手。

「啊！」我鬆開雙手。

「你喱家目標得一個，去掂到個鐘，平平安安咁返嚟！」kawai說。

我慢慢另轉身，開始試住一步一步咁靠近，但係雙腳不斷咁震完全郁唔到，大概磨咗成三十分鐘，我又終於行多一步。

「不如我自殺啦！」好過喱家企喺中間半桶水，又俾班友望住晒。

「唔得，唔可以跳海，繼續落去！差少少渣...！」kawai不斷鼓勵我：「諗下個樣嘢.....係你一直好想捉住、好想拎番嘅嘢！」

聽完kawai喱句之後我呆咗呆.....

周方白。

「我要...我要你.....我要你返去我身邊！」我踏步走過去，伸手掂個鈴鐺，然後對住無盡嘅海大喊：「明年今日，我要脫獨！！！」

大家望到之後都好似鬆一口氣，我都鬆咗口氣，就係咁.....最後都係跌咗落海。

之後我哋再喺唔同地方做啲環保活動，成個活動結束個陣已經夜晚九點幾，大部份人都喺大澳碼頭say goodbye，而我因為同kawai住隔離，所以一齊行返屋企。

夜晚嘅大澳，只有少量嘅街燈照住，令喱到格外充滿一份幽秘，而且空氣都特別新鮮。

「你今日做得幾好啊，keep going。」kawai舉姆指向我。

「真係凍到抽筋.....」到喱家跌落海個下嘅恐怖仲記憶猶新。

「凍吓咪精神啲囉。」kawai輕輕咁笑。

「有一日你喺條街俾人玩Ice Bucket Chal搵唔好怪我啊！」

「喂，你夠膽呀.....打死你架。」

返到去我老豆買晒個條街嘅屋嘅街道個陣，我哋咁啱見到有個阿叔頹廢咁坐喺地下，有個碗仔放喺地下，入面有啲錢，睇嚟佢係嚟嚟到乞食。

「做吓好心啊...」個乞丐衣衫襤褸，咁望住行緊過嚟嘅我哋。

我知道kawai一定會放啲錢落去，所以一行到去個陣我就順便當睇唔到，一腳西落去個碗仔到，碗仔入面嘅碎銀隨即飛晒出嚟。

「...你做咩呀.....」個乞丐好緊張咁執返啲錢。

「有手有腳就應該自力更生，你咁樣有用咩？你甘心日日坐喺到咩！？你甘心.....」本來我想講埋落去，但係已經被kawai用手掩住個口。

之後佢竟然幫個乞丐執番啲錢.....

「kawai啊！你唔俾佢自己落手去執，佢一世都唔識醒嫁～！我就係要透過嗰個過程令佢明白到工作嘅辛苦。」我說。

kawai無理過我，一執完錢就問個乞丐，

「你咁夜都唔返屋企嘅？」

「我...無屋企。」個乞丐睇落好驚青。

「咁你咪好凍囉...」

「冇計啦.....」乞兒大叔苦笑。

「嚟我間青年旅社囉，一晚一百蚊。」我提議。

「你叫咩名啊？」kawai問。

「叫我阿陳得嫁...啦。」

「陳哥，不如俾我幫吓你？」kawai又主動幫人，又主動搵麻煩～

「吓...？」

「我搵個地方俾你住先。」

「吓...！？我...我無錢架...！」

「放心，大澳村社區中心應該有啲地方俾你暫住先嘅。」

「咁...咁唔該...晒你。」陳哥說。

「唔緊要。」kawai微微一笑，就帶陳哥去社區中心辦事處。

可能因為kawai係軒區社工，所以佢有一條鎖匙用嚟開門，入到去之後只見裡面嘅嘢好似十年無郁過咁，文件一疊疊緊放晒喺檯上，仲有幾部大牛龜電腦未換。

「地方係就係細小小，不過至少唔洗喺出面淋雨同吹風啊嘛。」kawai說。

「我真係...無錢架...」阿陳重複。

「都話唔洗錢囉，你放心啦。」kawai搭住阿陳膊頭：「我做得社工嘅，幫得你就唔會諗住收你一分一毫，喺到住下先啦。」

「咁...」

「唔洗咁咁咁啦~我話得就得啦。」kawai拍拍胸口。

「咁好啦...唔該晒你，真係唔該晒你，你點稱呼!？」

「喔，叫我阿玲、阿Ling、或者kawai都得架。」

「唔該晒阿ling.....」

「咁好啦，我走先喇，聽日再嚟探你。」

「嗯.....」

我同kawai離開之後，我問咗佢一個問題，

「你唔驚條友偷你辦公室啲嘢咩？」

「唔會嘅.....雖然有啲擔心，但係幫人要緊啊嘛，你見到佢啱啱坐喺條街幾凍咩？」

「你嘅行為同思想已經超越咗個人利益，我自問做唔到你。」我搖頭，無奈佢嘅行為。

「賤牛精，你學一世都好難學到架啦。」

行到我哋兩間屋嘅交界，意味我哋要分開了。

「親愛嘅牛牛早啲訓啦。」kawai臨走之前，都又要懶係精神咁拍我塊臉一下。

「唔~」雖然我都想回kawai一句晚安，但我就係咁，唔善於表達自己。

永遠都好似一頭蠻牛。

一星期過去，我生日亦都來臨。

雖然會同痴漢個班友過，但始終有一餐正式飯要同家人食。喱餐生日飯係同老媽子渡過，今年外加一個kawai。

歷年來我生日飯都係喺屋企食，今年亦不另外，因為老媽子廚藝喺大師級水準，我佢整芝士類料理確有一手，所以我自細就無芝不歡。

不過每年生日我老媽子都會通知晒所有租客鄰居，搞到個鬼個都嚟痴飲痴食，雖然我已經極力制止，但係都阻止唔到老媽子嘅熱情待客之道！

今年如常，中間放一張大檯，上面放咗各式美食俾班租客一齊食。而我、kawai同老媽子則喺屋企自己自成一圍檯食。

「哇...阿牛，你生日咁鬼多嘢食嘅，好幸福啊。」kawai好似前世未食過好嘢咁，左手芝士焗生蠔、右手焗芝士薯蓉田螺。

食完之後，kawai突然送咗張大卡紙俾我：「喂，送俾你嫁，生日快樂。」

「咩嚟嫁.....」我接過張卡紙。

「唔准喱家睇！」佢撇低我隻手。

「懶神秘～」

食完飯之後，kawai問我哋拎咗啲完整嘅菜頭菜尾，用個環保膠盒裝住。我唔洗問都知佢用嚟share俾第二啲無嘢食嘅人食。

夜晚晚，我返上房打開佢送俾我張卡紙。

面頭寫住送給「賤牛精」。

我再打開卡紙，上面寫住唔少字，而每隻字都用唔同色，又畫咗唔少圖案同貼咗不少貼紙，所以都睇得出幾有心。

之後我開始閱讀佢到底寫咗乜.....

「給親愛的牛牛：

你是在大澳給我第一次相遇的人，

你的樣子有點似陳奕迅，性格卻賤得要死，

但我會說，那是你的大情大聖、豪氣爽朗。

你總會與我討論「粉腸」與「腸粉」的分別，很煩。

你喜歡穿人字拖，無論任何時候。

雖然與你相識不久，但我知道你其實有顆善良的心。

所以牛牛你要繼續努力！

*我們以後繼續用紙飛機溝通吧！

善良的張子玲姑娘上——」

哇.....頂你個肺，求其寫張卡紙當生日禮物！？

不過算.....

嗰個年代都好少人咁有心整張咁嘢出嚟，第二頁仲要附有我一張上次跌落海嘅相。

而相下面，寫住一句嘢，令我有呆咗下。

「你睇吓你笑得幾開心，多啲參加我嘅活動啦！」

笑...

「我竟然會笑。」我望住張相嘅一刻，都禁不住冷笑咗一聲。

「多謝。」我寫係紙飛機到，再透過窗口飛擲去佢間房。

之後嘅日子，kawai就好似同成條村嘅人融入晒一樣，包括我嘅生活。阿婆阿伯阿嬻有嘢要幫忙第一時間會搵佢、廢青MK仔夜晚流連街頭佢會循循善誘、細蚊仔無嘢做會去社區中心搵佢玩。

大澳村就好似多咗一個連繫住咁。

佢確實係有一種樂觀嘅感染力，你永遠唔會見到傷心嘅佢，因為佢喺眾人面前永遠只會掛起親切嘅笑容。

儘管，你覺得自己唔太認識佢，都總會覺得同佢相識而久。

或者，嗰啲就叫生命影響生命？

「阿牛，你行慢啲啦！！！」用手搭住我膊頭嘅kawai有啲驚。

「再慢啲嘅話成世都唔洗行完嘅山呀！」我向後方大叫。

嗰一晚，我參加咗又係佢負責嘅一項區內少年活動（被老媽子半迫），係關於行山，不過要夜晚行，仲要除咗排頭嘅第一個行嘅之外，所有人都要蒙住對眼手搭膊頭咁逐個逐個行，都唔知邊個天才諗嗰個活動出嚟.....

而且除咗我同kawai之外，其餘都係十四、十六歲嘅細路妹妹，kawai話搵埋我係因為我係嗰一頭係

地頭蛇，會熟嘅山路㗎。

咁又係，我細個已經成日喺山林上奔跑。

「捉緊啲啊。」我一直向住前方行。

「靠你個膊頭嫁啦。」kawai已經搞到我膊頭好鬼酸痛。

「一二！一二！！一二！！！」我哋就好似步緊操咁。

「好叻呀kawai姐姐.....！」、「玲玲姑娘呀！我想快啲返青年旅社啊！」、「行咗咁耐山我啲頭髮油晒.....」

後面班細路經常發出抱怨聲，所以kawai不時要擔當安撫角色，

「乖啦，行埋佢就返去食飯、沖涼、訓覺好冇！最多姐姐聽日請你哋食嘢！」

「挑，你洗唔洗對班細路咁好～」我說。

「冇計啦，佢哋嘅一代唔可以用硬架。」

「睇嘢喇。」我向後面班細路大喝：「再唔行快啲我今晚拉晒你哋間青年旅行嘅大制，睇你哋點沖涼開冷氣！」

雖然平常我負責管理村屋租借，老媽子先係負責青年旅社，但係我名義上都可以算話得下事。

「吓！！！」

「你睇吓佢哋反應幾大，有時候適當嘅懲罰係must嘅～」我說。

「又係㗎。」kawai又拍我塊臉一下，笑住問：「咁行得未呢？」

帶完隊之後，我同kawai坐咗喺社區中心辦事處出面飲水，真係好耐無試過飲水，唔知幾時開始啤酒同汽水已經變成我主要嘅飲料。

「呼...」

「你都幾好氣架㗎...」kawai望住我。

「緊係啦，你估我淨係識收租咩，我踢波都好勁嫁～想當年摩連奴都要紆尊降貴搵我去踢波.....可惜啊，我唔想走咁遠。」我雙手叉住條腰，望住四周圍。

「點解？」

「我...仲等緊一個人。」

「喔...明嘅明嘅。」

「你呢？你咁開朗，又好動，又唔係真係惡嘅...你都應該有男朋友啊？」我問。

「我啲嘅質素點會有人要呢～」平時笑哈哈嘅kawai一講啲就冇展露笑容。

「有嘅，我知你吹水姐，連邪惡無比嘅MK仔都俾你嘅純良乖巧感化到變成每個星期做義工嘅有為青年，你無一個男朋友我唔信啦～」

「你咁鐘意搵人塊臉嘅.....」我揪住自己塊臉。

「呵，關你咩事。」kawai又走過嚟拍我塊臉一下。

「死啦，kawai！」一位女社工急沖沖咁走過嚟。

「咩事啊？」kawai問。

「社區中心辦事處係咪放低晒班嚟參加活動嘅細路學生手機銀包嘅！？啲家唔見晒啦！！！」

「吓！？」kawai反應大到無人有。

「係咪搵唔到渣～」我說。

「唔係呀！搵過晒喇！」個位女社工講。

「一定係個啲陳哥！」我已經咬定係佢：「個陳哥喺邊？」

「陳哥？邊個嚟，我無見過啲個人.....」女社工答。

kawai咬住下唇，難以解釋：「啲家最重要係搵番班細路嘅手機銀包先。」

「唔洗問阿桂，聽阿女社工咁講阿陳哥又唔見咗人，仲唔係佢偷！？」我說。

「阿牛，你可唔可以幫我搵下陳哥？」kawai表情第一次咁認真。

「呃.....得嘅。」我答。

然後我哋就各自出發，開始周圍搵陳哥，而kawai同其餘社工就負責喺社區中心搵線索同報案。

kawai由初初嚟到大澳啲家都未犯過乜嘢嚴重錯誤，怪就怪啲個傻女太易信人。

唉。

我發動咗痴漢、玉子、大佬同麒麟一齊四周圍搵，點知仆街仔痴漢經過周家個陣又企咗喺到望住個窗口發春。

玉子就因為情場到啲家都仲係心不在焉，而麒麟又掛住玩手机，搞到得我同最有義氣嘅大佬係認真咁搵。

我差唔多跑晒成個大澳都搵唔到陳哥嘅蹤跡，一直到凌晨三點幾，只可以兩手空空咁返去。

返到去個陣，我見到kawai坐咗喺自己門口出面發呆，我就走過去安慰下佢，

「無事嘅。」我插住褲袋行過去，坐喺佢身邊。

「死啦.....今次點同班學生嘅家長交代...」kawai睇落變得好焦慮。

「喂...笑番啦。」今次同我掂下佢塊滑蛋臉。

「今次真係笑唔出.....今次真係我失責...」

「你衰在太易信人啦~」我說。

kawai個樣睇落仲係有啲憂鬱。

咁又係嘅，你估個個真係咁勁可以二十四小時做開心果咩，佢都係人嚟嘅.....

「唔好咁啦，我睇唔慣呀...一係我表演啲嘢你睇囉。」我說。

kawai冇理我，始終係好灰咁坐喺到望住地板。

於是我走返入自己間房，去拎出件戰衣同音響出嚟。

我著上個件紫色老西、喇叭長褲、豹紋太陽眼鏡同用水整梳番個蛋撻頭出嚟，以後將部音響放喺條街道，企喺kawai面前。

我揸咗個制，音響即刻播出陳奕迅嘅《重口味》。

「其實不必 醫學根據

我有的病 我會醫病 我會擺諾貝爾獎~」

之後我就一路跟住歌詞一路跳一路唱，一開始kawai係唔理我的，但係去到中段嘅副歌——「每次殺不死你 殺不死你 也醫好你 切記 要爭口氣 要爭口氣 你不要死」

再加上我嘅雙手切菜動作幅度比例十分完美，原本灰爆爆嘅kawai終於微微抬起頭望住我，佢越望我就跳同唱得越賣力。

同後來當然俾班街坊喺屋企開住窗咁問候.....

「邊撚個仆街夜媽媽播歌呀！你未撚走，我喱家出嚟斬撚死你！！！」、「屌你！痴線嫁！好大聲啊！！」、「好嘈呀——！！！！！！」

「每次 殺不死你 殺不死你 也醫好你

切記 要爭口氣 要爭口氣 你不要死

眼淚裡含有止痛葯

誰亦靠 啜泣 啜泣 啜泣 去通 眼口耳鼻~！」

終於，kawai最後忍唔住「撲」一聲笑咗出嚟，開心果都終於返嚟。

咁先係真正嘅kawai。

「誰若要 勝利 勝利 勝利 勝利 勝利 勝利 最毒的分手也細味！」

唱到最後，不忘擺個chok樣！

「完。」我黯然地說出喱一句。

咁柒嘅嘢，如果唔係喱種特別情況我真係打死都唔會做。

「...多謝你。」kawai抹一抹走眼上面嘅眼淚。

我走過去拍一拍佢膊頭：「有啲嘢...過去咗就係過咗，只要記住繼續向前，就可以捱過。」

講完之後，我轉身返入去屋裡面，一嚟我怕真係俾人斬死，二嚟講感性野唔需要太多，最重要係對方明白就足夠。

第二日，有不少警察喺社區中心搜證，沿途有唔少居民都喺到食花生討論。kawai亦因為咁俾上司罵咗一大餐，但係至少佢仲識用苦笑嚟應對。

「...點啊？」我問。

「俾阿頭罵咗好耐.....」kawai雖然唔開心，不過都會苦笑：「冇計啦，自己做錯嘢。」

「咁...之後落嚟你會點？」

「我.....如無意外會俾人炒，唔會再留嚟大澳...」

kawai一句即刻震驚晒大澳十三億人，

「吓！唔好啊阿Ling！唔好走啊.....！」、「係囉，你幫助我哋班居民咁多，無理由一件事就炒你架嘛！」、「玲玲姑娘啊！冇咗你我仲點有動力做義工呀！」、「嗚...阿Ling姐姐！」、「玲玲，你咁快走我搵邊個教我功課呀...」

不少叔伯孀孀婆婆小朋友青少年，總之所有左鄰右里聽到喱個消息消息之後都好錯愕，可能係因為kawai喺喱段時間已經值入咗喺佢哋個心。

聽到喱個消息之後，我個心都唔係幾開心。

話就話係對家，不時有啲小因怨，但係我真係未見個一位咁盡自己責任、熱心去幫人嘅社工。

而我嘅家，就只能企喺角落望住kawai同圍住佢、不捨佢嘅村民講定道別嘅說話。

有啲...唔甘心。

「後生仔，傷心啊？」我隔離出現咗一把聲，原來係盲公陳。

我面無表情咁苦笑一聲：「你咁勁...你算出個賊喺邊嘅話免你一世租又點話。」

我都知無可能，所以自己講完之後都返入去間屋。

「等陣...」盲公陳叫停我。

「.....」我轉頭望住盲公陳。

「你講真...？咳.....」

「係。」

盲公陳合理對眼，開始分析：「民物安阜，均治大德，是以地因神而靈，不特施威於宋代，廟得寶而顯，猶本布法雨於海隅也。」

「今次你又講乜啊盲公陳？」次次都要我估，勞鬼氣。

「天機不可漏露更多！」盲公陳說完這一句便徐徐離開。

於是我將啲一句記住，走去問老媽子，老媽子最後又走去叫我問村長，

「阿村長啊，啲一句咩意思呢？」村長佢歲數已經九字尾，就快可以做百歲老人。

「阿牛啊...村長隻耳最近越嚟越唔掂啦.....」村長辛苦地說。

「村長，啲到一皮嘢，拎去飲茶呀。」無所謂，當係孝敬老人家。

「啲一句呢...就係出自楊侯王古廟塊碑到嘅.....」村長說。

「咁點去呢？」雖然我知道啲座嘢坐立喺大澳，但係一直未去過。

「阿牛呀...村長最近隻眼.....」

「啲到五撇水，拎好買多啲好書好碟養下眼。」我又塞錢入佢袋。

「楊侯王古廟喺吉慶後街個邊啊。」

「唔該晒。」

就係咁，我日光日白隻手出發，去到個邊先發現，原來個座楊侯王古廟都幾開揚，而且簡簡單單，冇太多儀式祭品。

我插住雙手行入去，發現冇咩特別，一個人都無。到離開個陣，個到有有一條臨時築起嘅竹橋，橋上掛滿旗幟，將戲棚同古廟連接起嚟。

好奇心之下，我又行咗過去睇吓。

發現個到有唔少後生仔排緊戲，我諗應該係慶祝侯王寶誕而彩排緊，當中有四個後生仔玩舞獅仲玩得幾勁。

「咦，你咪牛家嘅大少？」一位我素未謀面嘅阿叔望住我。

「你係乜水啊？」我亦都望住佢。

「我係你阿爸個firend呢！細細個一齊踢波嫁！叫我波叔啦！」波叔個波又真係幾大。

「波叔，唔介意參觀下啊嘛？」我問。

「唔介意！」

就係咁，我周圍睇周圍望，都搵唔到任何線索，最後只可以空手以回，就係嗰個時候，我見到對面候王古廟有個阿叔鬼鬼祟祟咁走入去.....係阿陳！

我立即兩隻腳發力跟追住佢，跟住佢入去古廟然後一隻手搭住佢膊頭，

「阿陳！交番班學生啲手機銀包出嚟！！！」我大喝。

「哇...！！！」阿陳俾突襲嘅我嚇到七魂唔見六魄：「唔關我事嫁！！！」

「唔關你事你洗乜著草呀！」

「因為唔關我事，我先著草渣...！！放過我啦！」

「講！你將啲嘢收埋喺邊！kawai今次俾你累死喇！」我一手抽住佢衣領。

「吓...阿ling姑娘...！？」阿陳仲唔知發生咩事。

「佢收留得你，有咩事佢緊係要負責，喱家個個都懷疑緊你啊！你水洗都唔清！」

「我唔想嫁...！係佢哋迫我，叫我唔好講架！」

「邊個佢哋！」

「對面戲排做緊舞獅個四個後生仔呀！」阿陳指住對面。

我潛意識下望去後面，點知個仆街阿陳突然間踢我一腳，搞到我鬆開咗佢，佢亦都趁機會走佬。

「咪撚走！」我當然即刻追住，即使係著住人字拖。

我一直追到阿陳去到漁市個邊，個邊因為地方濕滑，我完全跑唔過赤腳而行嘅阿陳，唯有自己都除鞋去追。

去到最後阿陳即將要跳落一嫁船到走佬，好彩我見到隔離間鋪賣文具、玩具個啲，即刻扯個足球落嚟，再瞄準住阿陳條尾龍骨一嘢踢過去！

「砰格——！」

我亦因為太過用力，隻腳好似一嘢抽到最盡咁...！

「啊呀！」阿陳因為咁而跌倒，無再繼續跑。

我求其掉咗一百蚊俾個老闆，就忍痛走過去捉起阿陳，帶佢番去社區中心見警察，件事總算有個調查方向。

我都總算盡晒力啦呱？

「哎咗——！！！！」

老媽子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幫我按摩緊隻腳：「少少痛都忍唔到，都唔知你係咪男人嚟！」

「哇...你個仔喱家捉賊呀...你估做戲啊.....？」我說。

「你老豆想當年喺海上面同條魚王大戰咗三日三夜，仲俾佢嘅魚鱗同魚旗割到流血都未喊過一句痛呀。」老媽子總係愛回憶老豆嘅威水史。

「你個仔我，做到佢一半已經差唔多啦。」我說。

「唔幫搓藥油啦，自己搓啦。」老媽子掉低枝藥油要我自己搓，真係冇陰公。

「喀喀——」敲門聲。

「邊位？」我問。

「kawai啊。」咁夜仲嚟？

「入嚟啊。」

佢開門行入嚟，走去我隔離望住我隻腳：「你冇嘢啊嘛？」

「見到我搞成咁仲問我有冇嘢，你有冇嘢啊！」我反問。

「今日.....唔該晒啊。」

「吓？」

「你幫我搵阿陳搞到隻腳咁。」

「咪傻喇，我咁喺見到佢姐.....佢仲傷得重過我啊！」

「拎嚟啊。」佢伸出隻手。

「咩啊？」

「藥油啊。」

「掂唔掂架你.....」我將枝藥油交俾佢。

「唔掂都要掂架啦。」

kawai好細心緊將藥油倒落掌心，再搓混後搓落我隻腳到，手勢又真係唔差。

「有啲料喎。」

「基本啦。」kawai笑一笑。

kawai佢就可以將專注力放喺我隻腳到，但係我嘅專注力就唔知可以放喺邊到，望佢又唔係，望第二啲嘢又顯得太生硬，你叫我如何是好？

所以我唯有將專注力放喺對耳到，閉上雙眼聽住正啱啱嘅CD機播緊嘅一首歌，陳奕迅嘅《落花流水》。

幽淡暗暗嘅發黃燈泡，某啲位置有適當嘅暗度，屋企唔會太迫亦唔會太廣闊，只係有啲密密集集，加上牆上掛住我由細到大同家人影嘅相同搭到好高嘅陳奕迅唱片，再望下幫緊我按摩細心搓腳嘅kawai，突然間.....嗰一切一切都變得好好有feel。

第六章——與我常在

第六章——與我常在

「阿陳都捉咗喇.....」我若無其事咁望下周圍：「你仲會唔會俾人炒？」

「唔關事.....」kawai突然停低雙手，呆咗幾先繼續幫我搓腳：「係咪陳哥做嘅都唔知...喱家嚟講，如果搵得番班細路嘅手機同銀包已經好好，炒唔炒我都係其次。」

喱一晚返房訓個陣，唔知咩事，我喺張床點都訓唔著。最後拎起張紙同筆，又好似上次咁用紙飛機同kawai互相溝通。

就係咁，喱一晚兩間屋嘅窗口又不斷入紙飛機飛入飛出。

「未訓？」

「係啊...」

「你真係俾人炒咗嘅話會點？」

「我會返去市區囉，我喱家比阿頭停緊職，佢應該好快就會有決定。」

唔.....停職。

「你停緊職喱段時間咪好得閒？」我再摺一隻紙飛機飛去問。

「係架。」

「咁得閒，你會做咩呀？」我再摺。

「無架！睇吓韓劇、寫下信、食吓嘢，又一日~！」

「等我帶你出去rap喇。」

「好呀。」

平時我係好遲起身，而kawai好早起身；如今換我好早起身，kawai好遲起身。

「叮噏~~！」我按佢門鐘。

「.....」kawai一副喺喺訓醒嘅樣行出嚟開門。

「玩嘢啊，換衫啦！」我說。

kawai點點頭，然後走去換咗件白色衛衣出嚟，雙手放喺衣袋到同我並肩而行，感覺上佢好似仲未訓醒，取緊暖咁。

為咗令佢精神啲，我扮到懶係精神咁拍下佢塊baby

fat臉，果然係有啲效。嗰一個星期，就變咗我做主導帶佢去大澳到處看看，就好似從前佢帶我去乜鬼活動咁。

炎熱嘅中午，我會帶佢去食街邊嘅冰凍嘅豆腐花，其中一個叫水桶豆腐花，真係冰涼透心。

天清風爽嘅一日，我哋會行街，行行下太邋會去食芝士生蠔，間嘢叫「肥妹海鮮」，我每星期至少花一千蚊食佢啲嘢過下口癮。

當然，鮑魚、大蝦、帶子、聖子同蠔啲都好基本啦，但係kawai就講到天上有地下無咁。

「哇...正啊！」kawai好滿足咁拎住隻帶子食。

「係咪真係咁易開心啊，我日日都嚟食嫁嗰。」我望住kawai。

「你啲啲有錢人點同我哋啲啲平民一樣啊！」

我冷笑一聲，然後幫kawai叫多幾份海鮮套餐。

經過街邊就會買炭燒雞蛋仔同鹵水大墨魚俾佢一路咬一路行，沿途就望下個海，同佢講自己細個嚟邊到邊到做過啲咩，總之係咁講一大堆無理頭嘅笑話或者一點我啲人生點滴上學到嘅道理同冷智識俾佢聽，總之可以話係無所不談。

例如叫佢唔好飲咁多水，如果唔係會中水毒、煎野食一定要翻面，如果唔係件食物一定會燒焦。

我好難得搵到一個人願意同我一齊傾計，仲要係女仔。

「kawai，我嚟考下你。」我說。

「好啊。」

「一加一等於咩。」

「二...囉？」

「錯啦！」

「我就知道啦，係咪又係個啲白痴答案咩一加一等於十一啊？」

「都錯，一加一係等於giyomi！」

「哈哈哈哈.....」佢笑過不停。

「等陣！」經過一間雜貨店個陣，kawai停咗落嚟，望住其中一個古舊嘅結他：「老闆，我想買個個結他！」

「你識彈咩？」我愕然。

kawai佢拎住枝結他走咗佢碼頭嘅一張長椅上，望住個海開始自彈自唱，佢話首歌歌名叫《傷心的小鸚鵡》。

望住彈得咁暢快又有啲型，搞到我又心郁郁想學。

「喂，教我。」我推下佢膊頭。

「得……學費！」

「得啦～帶你食轉成個大澳！」我拍拍心口。

有一次經過吉慶前街間貓cafe個陣kawai竟然諗都唔諗就雙眼發晒光咁衝咗入去，個刻我先知原來佢超鐘意貓，不過佢會稱個啲貓做「豬」。

「豬！小豬豬做咩走啊，你唔乖！」佢喺咁抱實隻貓，隻貓就係咁反抗。

「喵～」

「乖！唔好嘈。」kawai忍唔住笑。

「喵～！」我再扮貓叫多次。

「唔好嘈啊！」kawai忍唔住笑，拍我塊臉。

不過本人就對啲啲畜生冇咩興趣，認為佢哋只不過係一班喺到懶可愛嘅生物，有時見住啲女主人抱到佢哋咁實，真係有啲恨之入骨嘅感覺。

當晚，咁啱大球場有一場足球賽，麒麟有份落場踢，我本身有踢開波鐘意睇波，所以就索性帶埋阿kawai去睇。

「你知唔知男人嘅戰場喺邊？」去球場嘅沿途上我問kawai。

「情場？」

「錯！係球場。」

「你帶我去睇人踢波呀！？」

「估中，聰明！」

「唔要～」

「GO！」

「唔要唔要～」

「Just go！」我拍拍手掌。

「唔要呀～！」

佢死都唔去睇，所以我唯有背起kawai，一直跑到去球場。

「喂！你條友，強迫我去睇波咁話囉！？ 」kawai拍一拍我塊臉。

「好睇嫁，信我喇～。」我說。

背住佢好不容易終於到大球場，個陣已經坐滿不少叔父，我同kawai搵咗個位坐低之後，場波即刻開始。

我見kawai眼神有啲迷茫就開始同佢解釋乜叫「越位」、同球場上唔同嘅位置，而做籠嘅就係麒麟。

日子過得好快，kawai亦都差唔多要離開大澳，因為聽佢講上頭已經作出決定，應該都係將佢調區或者炒咗佢。

「識彈喇嘛？」

「都算識識地喇...！」嗰段小日子，終於跟佢學識咗首《傷心的小鸚鵡》，可以用嚟溝女。

「你彈嚟聽下。」

之後我就如佢所願，喺日落個陣坐喺大球場嘅觀眾席到彈一次俾佢聽，涼風吹過嚟個陣難免有蒼然嘅感覺，不過要走嘅始終要走。

彈完之後，無任何聲音，只有一陣沉默。

「其實，喱到真係舒服。」kawai含唇而笑：「香港好多地方都好嘈好忙好急，唯獨喱個小島有寧靜嘅一面。」

「鐘意嘅咪多啲返嚟。」我說。

「哇...我住寶琳架，同你天同地咁遠。」

「咁你劫嘅話咪返嚟抖下囉。」

「得嘅...」

「況且可能會保留你職務呢。」

「會唔會呀.....」

「信我喇，你一走班大澳村民又會喺到嘈，到時個阿頭就迫住要留你喺到。」

「聽日睇下點先算啦～阿頭聽日會嚟。」

「咁就得啦，你阿頭叫咩名啊？」

「我哋叫會佢做阿Y囉，做咩啊？」

「無嘢啊.....阿Y哥啊，得喇，我會好好招呼佢嫁喇！」

「喂！你想點啊！」

我奸笑不語。

「唔准做啲傷天害理嘅事啊。」kawai指住我。

到咗翌日，我去社區中心陪阿kawai等阿Y哥，kawai就好似等緊正時行刑嘅犯一樣。

一下推開門嘅聲音，阿Y哥終於行入嚟。

「kawai喺唔喺到？」佢一入嚟就問其餘社工。

kawai企咗起身，準備接受結果。

喺接受結果之前，我搭住阿Y哥膊頭，

「阿Y哥啊？」

「係...」佢答。

「介唔介意出去傾兩句？」

「呃...我有緊要工事要交代一下.....」

「真係小小時間都無？」我瞪大隻眼，更力用力搭住阿Y哥個膊頭。

「呃.....都有嘅...」Y哥迫於無奈下答應。

出到去之後，我帶Y哥去小人啲位，再吹一吹口哨，阿M同阿K兩個死漁村MK仔隨即走出嚟，圍住Y哥行。

其實我琴晚一早同啲兩條MK夾好聽日一齊嚇尻kawai個阿頭，阿M同阿K當然想kawai留落嚟，所以都願意陪我做啲場戲。

「牛哥，琴日阿二五坤已經拎咗去魚排到餵魚。」阿M走過嚟望住我說。

「我哋成班馬仔都已經搵到阿傻強，佢喊晒口咁講對唔住，話唔好燒佢間屋嗰。」阿K亦說。

「做得好，你哋等我一陣先。」我望住佢兩個，然後視線放番落Y哥到。

Y哥已經顯露出畏懼嘅神色，退後幾步：「你...你唔好亂嚟呀...日光日白.....」

「阿Y哥.....點解要調走kawai？」我靠近佢個身問。

「我.....」

「得，你唔洗再講。」我用食指封住佢嘴巴：「我俾一個優惠你喇，條件係唔好調走kawai。」

「我根本.....」

我再打亂佢原本想講嘅嘢：「我老豆旗下間青年旅社，免費租俾你哋嚟參加活動嘅學生。」

「你.....」阿Y又想講野。

「再幫你手賠埋班仆街學生嘅手機又點話。」我繼續說。

「你聽我講先啦.....」阿Y忍唔住，死都要講出嚟：「我無諗過調阿玲啊！」

「吓？」原本扮到兇神惡刹嘅我，呆咗一呆。

「個位露宿者陳哥份口供話唔關kawai事，佢話係自己偷偷闖入去社區中心住，阿玲只係因為太好人，所以想幫佢掩識。」

陳哥.....

估唔到嗰條友都有啲道義。

「但係.....！」阿Y講落去：「阿玲都要繼續停職，因為仲未搵得番啲手機，俾阿玲繼續日常事務工作，我哋都唔知點同班怪獸家長交代。」

「Y哥，總之kawai唔洗走住，淨係停職直到件案水落石出喇？」我再重複問一次。

「係係係.....」佢點頭。

「咁得啦～散水散水。」我叫走阿M同阿K。

就係咁，kawai可以繼續暫且留嚟到等待進一步嘅通知，而嗰件事總算有段下落，點知kawai佢又「好人病」發作。

夜晚晚去佢屋企一齊食杯麵期間，咁啱睇緊一套TVB警匪片，講做主角俾人屈做賊，佢就開始若有所思咁諗.....

「其實.....係咪真係陳哥做...」

「你又嚟啊？你見過鬼仲未知死咩，仲包容佢！嗰家無事算係執番身彩已經要還神啦！仲得閒關心人。」我繼續食住杯麵講。

我見kawai個樣同思緒好似仲未諗清楚，所以我提多佢一次，

「食嘢啦，你諗咁多都無用架，陳哥係無偷自然無事嫁喇。」

「唔...」佢dup低頭，繼續細啖食。

食完個杯麵返到屋企個陣，老媽子眼甘甘咁望住我，好似我做咗啲咩咁。

「哇...你搞咩啊，望到實晒。」

「你個衰仔，真係變咗。」老媽子繼續凝視住我。

「變咩？」

「突然變得好唔同.....」

「例如呢～？」我喺雪櫃拎枝啤酒飲一飲。

「喱幾日我去街市聽阿王太講，話你最近成日同kawai行得好埋，又一齊食嘢又一齊玩.....你個衰仔到底係咪做咗啲咩？」老媽子漸漸露出微笑。

「痴線...又聽個八卦婆講，我見佢又停職，睇佢個樣連食飯錢都無，我先大發慈悲OK？」

「定係鐘意咗人，啱啱見你陪人咁一齊喺屋企食杯麵，又買啲零食俾人，睇嚟我個仔終於長大！」老媽子好安慰咁拍我膊頭。

「咁我見悶啊嘛！痴漢佢咁又要返正，唔搵佢搵邊個？」我反駁。

「心知啦，我係你阿媽，你點諗我點會唔知？」老媽子忍唔住GIP一聲笑出嚟，之後返入房。

喱個星期我不斷帶kawai去食唔同嘅嘢，最重要嘅係佢竟然唔識節制！原本仲諗住佢係啲好著重身體肥瘦健康嘅女仔，至少阿白以前係咁。

「喂，你日日食咁鬼多嘢唔驚肥嫁咩？」有一日，我終於忍唔住喺雞蛋仔檔前問佢。

「咩啊，咁我無嘢做啊嘛...！」kawai答。

咁的確，佢嚟喱到半年都無，正常知心朋友應該都無幾多個，而且大澳又無戲院、又無得俾佢shopping，又的確有啲悶嘅。

「再食你真係變肥婆～！叫你一齊踢波又掛住喺屋企睇雜誌，真係呢.....」

「咩呀！」

「仲要晚晚食零食，唔爆瘡都難。」

「咩呀！！」

「仲要訓到黃朝百晏，唔肥都難。」

「咩呀！！！」

「咩啊！」我兇返佢轉頭。

「車，行山踩單車囉！應該減到嘅。」kawai說。

「你一唔做社工真係變咗做廢青。」我無奈搖頭。

果然，世界上係無完美嘅人。

但正正因為佢嘅不完美，先可以令到你笑，令到你喊。

而kawai.....正正係喱種人。

「我好健康架.....！返緊工個陣！」她說。

「即係喱家唔係啦？」

「好啊，我哋嚟場比賽囉！」kawai提意。

「怕你啊！」返正我都唔洗返工，大把時間。

「我哋鬥健康！」kawai點解會諗得出喱個濕尻比賽。

「點鬥法？」

「我哋每朝就行山，睇吓邊個堅持得最耐！」

「哈，你真係未聽我過我個朵？大澳行山小王子呀！」我大聲說。

「上次睇波你又話自己大澳踢波小王子，你乜都係最勁嫁啦！」kawai揶揄我。

「好！就提吓點！」我舉起一隻手指。

第七章——任我行

第七章——任我行

就係咁，我同kawai真係嚟咗場「鬥健康比賽」。

「好弱！」一身行山裝兼拎行山杖嘅佢指住我說。

「你靠裝備嘅！！！」我喘晒氣咁講。

事關我原本以為行山啲碎雞野好容易，隨便著到平時咁七分褲、鬆身白色T-shirt同拖鞋，點知佢個街.....啲到又多蚊又熱！

「啊呀——！」我好似個野人咁，喺山上痛苦地大叫。

最後好不容易咁攀山涉水，有幾次仲乏力到仆咗落啲泉水到，好彩仲企得番起身。大概連下世嘅力都用晒後，我終於行上山頂。

個陣已經係四個鐘之後。

我貴重嘅時間晒咗啲啲到！！！！！！啊！！！！！！！！

怨尤嘅我望一望kawai，佢反而好似好輕鬆咁呼吸咁山上啲新鮮風氣，望緊山下有大澳嘅漁村風情，個一刻我望住佢的確有點入迷。

「阿牛？」佢注意到我。

「...」

「阿牛！？佢拍一拍我。」

「咩事？」我即刻醒番。

「見到你呆鬼咗。」

「.....劫啊嘛！」我笑住講。

「你真係好，日日可以對住啲高山大海。」kawai坐喺我身後，同我背對背坐住山上一張木椅。

「有幾好？又無得行街、又無得買嘢.....總之咩都無得做，唔悶咩？」我出奇地問。

「城市嘅生活太急速.....一切一切...」kawai低頭，再望番前方：「都嚟得太快。」

「反而城市有得晚晚去開派對啲。」我說。

「其實你係一個幾好嘅傾聽者。」

「點解咁講？」仆街，無啦啦講嘢啲嘢搞到我有少少老尷。

「因為你係一頭唔聽人講嘅蠻牛囉。」kawai淺淺一笑：「鐘意反駁我，講嘢又唔留情面。」

「唔鐘啊？」我失笑一聲。

「當然喜歡啦！」kawai又偷偷轉身拍我塊臉一下，搞到我縮咗一縮。

「又搞我！」我轉番身拍kawai塊白滑嘅臉。

到我拍到kawai塊臉個下，佢又突然間成個人停咗落嚟咁，表情變咗凝視住我雙眼，搞到我有啲不知所措.....

「總之多謝你喇，真誠嘅牛牛。」佢又笑一笑，再拍我塊臉一下。

奇奇怪怪。

落完山之後，我哋就各自分開。

唔知點解，我總係覺得kawai有啲秘密咁。

往往笑容掛得最靚最亮麗嘅人，其實可能係最傷心嘅一個。

就好似阿白離開我個一日，佢無留低任何預兆。

或者我唔想嘅事情再發生，所以不知不覺都用盡所有方法都要留住kawai。雖然我同佢唔稱得上咩關係，但係都算得上係我朋友，至少我都講過自己最隱閉嘅心事俾佢聽。

到咗夜晚，痴漢突然拍我門。

「嗚.....阿牛！」

「乜料啊？」我開門。

一開門只見痴漢滿身濕晒，似乎俾剛才嘅大雨淋濕。

「做乜鬼咁感性去玩淋雨啊，入嚟涼個熱水涼先啦！」我拉痴漢入屋。

「你表弟！浩然.....！」

「佢做咩啊？」

「我見到佢同周家嘅樂兒一切出夜街，兩個膊頭掂膊頭食串燒仔！嗚呀——！我女神呀！！！！！」

屌，仲等我以為咩大嘢。

「咁你想點啊？」我問。

「我要拆散佢哋！樂兒係我架...！」痴漢喊過不停。

「算啦～人哋明花有主。」我說。

「哇！你轉死性啊？以前嘅你一定會叫我搶嫁㗎！」

「個個我表弟我點會傷害佢！」痴漢個腦今日應該有問題，不過我唔怪佢，因為佢細細個幫我擋子彈，令到自己個腦中咗一槍。

「我要用盡所有方法！得到至愛！」痴漢握實拳頭、淫笑。

「唔.....你等等。」我門門，然後沉思幾秒，開番對門：「記住預埋我一份，但記住.....我只係會捉弄下周家啲女，唔搞自己表弟咁陰毒嫁！」

「估到你啦好兄弟！你喱啲仆街二世祖就最鐘意搵嘢搞！真係仆街嚟架你哋，死仆街，咁多人死唔見你哋死架㗎...」痴漢邪惡地笑。

「喂.....我到底係咪你兄弟嚟嫁.....句句都係仆街嘅。」

「慣咗爛口，唔好意思！我遲啲再搵你！」

如是者，到第二日，表弟浩然突然嚟咗我間屋，

「表哥！我阿媽買多咗啲天津雪梨，嚟拎俾你同姨媽啊。」一米八、外表又俊朗嘅浩然表弟兩手拎住一盒天津雪梨俾我。

我嘅表弟啊，點解你要生得咁完美！？

你仲要有埋樂兒嘅個女朋友，根本就係人生贏家。

「喂...浩然表弟。」

「咩事啊阿牛表哥？」浩然望住我。

「你同樂兒.....係咪行得好埋！？」

「...哈.....表...表哥你知道咗啊？」浩然表弟有啲尷尬。

「緊係啦，你表哥我喺大澳咩地位啊。」我繼續講落去：「咁你哋有冇做啲咩先.....」

「我哋只係出街、食飯、拖下手咁囉。」

「咁撻蠢！？」

「表哥啊...當你真心鐘意一個女仔，就唔會介意喱啲嘢架啦。」

「咁你又喺嘅...」當初我同阿白都無發生個嘢嘢事，只係諗住開開心心過每一日。

「但係表弟，你咁樣嘅話真係好蝕底喎.....」

「係我未同樂兒正式結婚，開始保障佢生活同一生幸福之前，除非佢意願，如果唔係我絕對唔會做出嘢嘢事！」一向喺大澳村正義凜然嘅浩然表弟，果然名不虛傳！

到咗夜晚，我照板煮碗咁講一次浩然表弟今朝講嘅嘢俾痴漢佢聽。

「咁——！」痴漢用力拍我張加拿大手工制純天然木檯一下。

「我唔信！我唔信你表弟會咁鬼正義！」

「無得你唔信，佢由細過已經係一位聖人咁款，正義感強到無人能及，細個有個好醜怪，塊臉右邊有條疤痕個個女仔成日比第二啲同學仔蝦，無人企喺佢個邊，都係得我表弟願意挺身而出渣！」我說。

「哇.....好撻完美啊...」痴漢都O咀。

「所以.....」我拍一拍痴漢膊頭，嘆咗口氣：「放棄啦。」

「.....我自問都可以做到佢咁嘅境界！」痴漢突然間伸直條腰。

「你可唔可以一日唔打飛機啊？」我問。

痴漢無答，但係條腰彎咗啲啲。

「你可唔可以每日keep住做運動，早睡早起啊？」我又問。

痴漢都無答，不過條腰又再彎小小。

「你可唔可以樂兒做咗你老婆之後，你晚晚唔對佢有非份之想啊？」我再問。

講到嘢嘢，痴漢條腰已經彎過條蛇。

「嗚.....！我唔會就咁輸！」痴漢又拍一下檯。

「你想點？」

「我要你表弟失敗！即係解除佢嘅聖人模式！！！」

「你會點試？」

「嘿...」痴漢突然間喺條底褲到拎咗粒丸仔出嚟：「放落啲飲料到，你表弟就會性慾高漲，欲罷不能！」

「痴撻線.....食咗粒嘢嘢話，未藥發已經比你臭死啦.....」

「放落啲野飲到就邊個都唔發覺喇，阿牛，交俾你喇。」痴漢把媚藥放到我掌心。

「...浩然我表弟嚟㗎。」我有啲猶豫。

「你都想睇一個正義魔人發狂大咬嘅野性一面嫁，就當係觀察下囉！你表弟同樂兒做啲咩你又無害嘅！」

「你咁講.....我又真係想睇下平時正正直直嘅人一變禽獸會點.....反正浩然又無損失。」諗下諗下，我都不自覺咁淫笑。

「仲諗？做喇。」痴漢真係我認識嘅人之中嘅一頭魔鬼！

痴漢走咗之後，我就打電話俾浩然，打算聽朝約佢同樂兒過嚟。

「阿浩然表弟啊？」

「阿牛表哥？做咩事啊？」

「聽日我想約一約你過嚟，我租俾人嘅一間村屋嘅冷氣機好似壞咗，要維一維修啊...想你幫手下手！」

「哦，好啊，我無問題。」

「好，如果可以嘅話叫埋樂兒嚟囉！大家都一家親囉！」我笑著說。

「呃...」浩然表弟傻笑。

「就咁話啦，聽朝十一點啊！」我秒速cut線，佢唔可以唔答應。

聽日終於有好戲睇，矛盾大對決！

正義之士VS痴漢媚藥。

同痴漢討好完，返到間房之後，我開咗首陳奕迅唱嘅《一生中最愛》嚟聽，可能夜媽媽好靜，所以隔離屋嘅kawai都聽到，所以佢摺咗隻紙飛機擲過嚟。

「喱首咩歌嚟？」

「《一生中最愛》」我廢事特登摺新一隻，所以直接喺原先隻紙飛機上回覆。

「好少人會聽啲歌.....」

「白痴！喱啲先多人聽，夠經典！」

「哈哈，我係指喱家好少會聽喱啲九十年代嘅粵語舊歌。」

「個啲人咪無見識囉.....上次訓訓下覺條街無啦啦傳嚟好大嘅喇叭聲，喺到唱乜撚嘢不許你注定.....唔知咩撚嘢啦！總之個陣我幾想出去打佢！」

「咁你有冇歌可以介紹我？」

呃.....介紹kawai咩歌好呢。

諗到。

就喱首，男人嘅浪漫。

「王傑——《不浪漫罪名》」

之後kawai喱一晚就無咗回覆我，可能佢都同我一樣背靠住塊牆聽緊歌嘍？

到咗第日十一點，浩然表弟果然好準時嚟咗，仲帶埋樂兒一齊嚟，當然痴漢亦都喺門外行下企下扮野，等一陣間可以睇好戲。

為咗喱場好戲可以順理上演，我仲特登搞彎自己部冷氣機。

「阿牛表哥！」浩然表弟額頭上永遠咁陽光、充滿正義之感。

「浩然嚟喇？唔該晒。」我望住佢身後嘅樂兒和笑：「你唔洗客氣嫁！」

「喔...好.....」樂兒知道我係以前唱重口味同貼紙仔落佢哋周家間屋嘅人，見到我係浩然表哥之後都呆咗一呆。

「阿牛表哥，邊部冷氣機？」浩然表弟問。

「係！跟我入嚟！」我好開心咁開鎖入屋，然後指住廳個部冷氣機：「係喱部喇。」

「唔...」浩然表弟除咗件格仔外套，露出咗純白色嘅背心，肌肉完全特顯晒出嚟！

好彩我唔係Gay架姐！

趁浩然唔為意個陣，我去倒咗一杯冰水俾浩然.....當然裡面放咗媚藥。

「浩然，你劫架啦！」我拎住杯冰水行出去俾佢。

「吓...阿牛表哥我啱啱先準備開始渣啲.....」

「求其啦！飲杯冰水降下溫先！」係升你溫！！！！

「哦...好啊。」浩然諗都唔諗就飲咗杯冰水。

「好啦.....咁我都唔阻你喇，一陣間再嚟搵你啦。」講完之後我走離開喱間屋，當然仲反鎖埋對門同玻璃窗，一陣間就算浩然想唔對住周樂兒都唔得，嘿！

「睇戲睇戲！」痴漢喺出面窗口睇到都忍唔住偷笑。

就係咁，我同痴漢一齊半跪喺窗口出面偷睇屋裡面嘅情況。

「有啲熱咁嘅……」不出一會，浩然表弟已經有少少臉紅耳赤。

「哈哈，發作喇發作喇。」痴漢淫賤地笑。

「浩然，你無嘢啊嘛？」樂兒問。

「無事...」浩然搖一搖頭，想將腦內突如其來嘅精蟲揮走。

「可唔可以幫我拎多杯冰水？」浩然問。

「好吖。」

樂兒走去廚房拎咗杯冰水俾浩然，但係浩然已經頂唔順到要坐喺梳化到。

「你搞咩啊...？」樂兒問。

「無嘢……」浩然成杯冰水倒落自己個頭到。

夠型，不過無用嘅！

浩然終於好似要爆發咁，用爭扎嘅眼神望住樂兒。

「你想點啊...」樂兒含蓄地dup低咗頭，開始感覺到浩然嘅不同。

來吧，原始之野性！！！！

呼叫內心嘅吶喊啦！！！！！！！！！！！！！！！！

「我...我控制.....唔到...自...自己.....」浩然含辛茹苦咁講，雙手已經捉緊樂兒雙肩。

就係我哋以為要得米，終於有精彩環節睇期間，背後一把聲打亂咗我同痴漢。

「入面有咩睇呀？」係kawai！

我同痴漢立即企番起身，用個背脊擋住窗裡面嘅畫面。

「無啊，冇乜嘢睇！」我說。

「係咩.....我見你兩個望得好入神㗎。」

「阿...阿牛，我走先喇！我趕住返去睇嘢.....！」痴漢口就咁講，實際上去咗間屋第二個窗口位自己獨自觀賞，要我獨自對抗kawai。

「唔...？」佢疑神疑鬼咁望住我身後。

「你咁八卦做咩姐！」我說。

「咁女仔天生就八卦啲架啦。」

「有冇聽過好奇心害死貓呀！」

「.....」kawai好似有啲不屑。

「琴晚...有冇聽我俾你首《不浪漫罪名》啊？」我扯開話題。

「...有啊。」kawai答。

「係咪好正呢！」

「又真係幾好聽，好有意思。」kawai點頭。

「咁有咩意思？」我就問下kawai聽得出啲咩。

「有啲男人嘅感情都比較內斂、比較低調，佢地唔會甜言蜜語，佢地唔會好明顯咁表達佢愛你，但係佢地會默默用行動，用啲好細微既野去流露佢地嘅愛意。」

估唔到kawai女人之家都幾明首歌講咩.....

「你知唔知點解有「不浪漫罪名」！？就係因為啲仆街韓劇成日整理啲乜嘢...時空穿越、條仔日日名車接送條女加日日送花俾條女、生日又掛幾千個汽球去條女間公司上面，兩條友喺屋企做家務個陣又做埋啲白痴懶可愛動作！以為好撻sweet！」

kawai聽完我講之後笑咗笑：「你好大怨氣喎。」

「緊係啦！真正嘅男人係默默付出嫁嘛！洗乜做埋啲啲小動作！」我大聲說。

「係嘅係嘅，大男人。」kawai笑住拍拍膊頭，之後就走咗。

見到佢走之後，我即刻去搵痴漢算帳，我亦開始聽到浩然嘅呻吟聲.....不過聽落好似係痛苦嘅呻吟聲.....

又係嘅，佢啲處男第一次痛係正常。

「你條仆街！賣隊友！」我跑到痴漢隔離之後，我一嘢打落佢個頭到。

但係佢完全無反應，只見到佢目瞪口呆咁，雙腳跪住望窗口裡面嘅畫面.....

果然係條淫蟲，淨係掛住睇啲嘢。

因為浩然始終係我表弟，所以我唔會侵犯佢私隱，所以無選擇到睇。

「啊...」浩然又痛苦咁呻吟咗一聲。

但係點解女主角無呻吟.....？莫非佢係死魚...？

「我.....我...」痴漢好似有口難言。

「咩啊？」我問。

「我.....輸...輸.....咗...喇.....」痴漢副眼鏡跌咗落嚟小小，一副生意失敗咁嘅樣。

因為佢嘅一句說話，我轉身望向屋裡面嘅畫境，唔望都無嘢，一望.....我自都不由自主咁雙腳跪咗喺到.....

屋裡面不斷傳出數字嘅聲音.....

「七百六十三...」

「七百六十四.....」

「啊...七百六.....六...六十五。」

浩...浩然佢竟然，竟然喺到做緊掌上壓！！！！

而樂兒則一面安好咁坐喺梳化，佢衫同表情完全無俾浩然強暴過嘅行跡。

「七百六十六.....！呀啊！」浩然為咗抗拒嗰種性慾感覺，竟然用運動去對抗所有雜念.....

「真正嘅聖人...」痴漢托番起副眼鏡.....

「七百六十.....七.....嘎...嘎.....我...我.....唔掂.....喇。」

我見阿浩然表弟塊臉開始紅過關公，肌肉嘅青筋又爆晒出嚟，擔心佢繼續做掌上壓會有危險，所以就衝咗入去。

「哇...浩然表弟你搞咩啊？」當然要扮唔關我事先。

「我...我唔知點解.....」浩然表弟有講唔出嘅痛苦。

「得得得。」我扶佢入去廁所，再開凍水淋佢個身。

嗰一刻，浩然表弟就好似得道高人咁喺瀑布裡面坐低修練，大概十五分鐘之後，佢都終於回覆返啲理性，我就叫佢唔洗再整冷氣返去休息先。

浩然表弟同樂兒走咗之後，只見痴漢空虛地坐喺梳化上面呆咗。

「認輸啦？」我走過去拍佢膊頭。

「輸晒.....」痴漢突然間整亂自己個頭，將自己生意失敗look更上升一層樓。

「嗚...嗚.....！」痴漢雙眼迴盪睇又想喊，又唔想喊之間。

「屌你，喊定唔喊啊？」我問。

「欲哭無淚嘅喊！先係最痛苦嫁！！！」佢撕心裂肺咁講。

「算啦，你當上咗一堂愛情課喇。」我說。

「我自細衰咸濕、份人又唔上進、對自己外表又唔介意！我真係仲廢過玉子呀！！少佢都有得失戀啊！！！！」痴漢終於忍唔住大叫一聲，之後喊出嚟。

「喱啲嘢，要嚟就嚟嫁喇。」我拍佢膊頭安慰道。

「如果...如果.....我有女朋友...我...我一定會好撻錫佢囉！！！！！」痴漢又大叫。

「講喇，你有啲咩不滿！做兄弟嘅我會幫你！」我說。

「沒有歌！怎敢說心事...！？」痴漢說。

「屌。」同玉子一樣咁白痴，講心事都要聽歌。

但係為咗幫佢，我唯有返屋企揀首CD返嚟播俾痴漢聽。

唔...

就喱首。

第八章——葡萄成熟時

第八章——葡萄成熟時

我拎咗部細CD機，放咗陳奕迅首《葡萄成熟時》唱片落去，喱首應該治療到痴漢嘅弱小心靈瓜？

「播得好，播得妙，我聽過喱首歌。」痴漢嘆了一口氣，說：「我喱家嘅問題係，身邊任何範圍一個女人都無，返工又無、中學以前返學個陣啲女又當我變態唔留聯絡方法俾我，我覺得我喱世都唔會得到「女人」喱樣咁珍貴嘅嘢。」

「對你嚟講，女人真係幾難得到嘅.....猶其你咁嘅格。」我說。

「我覺得自己無問題囉，只係有少少淫、少少變態、少少毒、少少宅、少少柒、少少蠢、少少肥、少少窮，其餘我一切都完美！」

毒撚最忌有自信。

「你最失敗嘅地方，就係對自己太有自信！」我指住痴漢講。

「吓！」痴漢嚇咗一嚇。

「即係我要扮到怕怕醜醜咁？」痴漢問。

「唔係，我只係叫你做過正常人！」我說。

「我好正常啫！！！！！」痴漢捉住我雙肩。

「青山好多病人都會話自己.....」

我未講完，痴漢又插嘴，

「我只係有啲隨便姐！！！」

「咁個女仔無理由會揀過隨便嘅男仔嫁。」我說。

「唔係.....窮先係原罪。」痴漢突然斜視我一眼：「就係你喱啲仆街二世祖，喱到所有女仔都變晒拜金女！！！！啊呀！！！！！」

痴漢成個人撲落我個身到，好似獸性大發咁.....！

「你冷靜啲！！！」我大喊。

「我要女呀我要女呀！！！！好渴呀！！！！嗚——！！！！」痴漢開始扮狗屎叫！！！！

「媽呀！！！！！！來人呀！救命啊！！！！」我大叫求救。

「哇...你哋搞咩啊...」kawai喺出面聽我喊救命之後走咗入嚟。

「佢想強姦我呀！阻止佢啊！！！」我捉實痴漢唔俾佢發癲。

「嗚嗚嗚嗚嗚嗚！！！！！！！」痴漢已經進入忘我。

十分鐘後。

「冷靜番啲未？」我同kawai坐喺痴漢對面。

「冷靜啲啦...」痴漢俾我同kawai合力五花大綁喺張木椅上面。

痴漢發女寒嘅事，我亦都大概講晒俾kawai聽。我哋一定要幫助痴漢佢解決嗰個問題，如果唔係大澳嘅性犯罪率會增加.....雖然嗰到全部都係阿嬲阿婆。

「你覺得自己有乜嘢優點？」kawai問痴漢。

痴漢一聽到嗰個問題之後呆咗呆，然後雙眼變得水汪汪好似想滴眼淚出嚟一樣：「無...你今日一問...我...我先發現自己係無優點！！！！！！！！！」

我暫時塞個蘋果入痴漢個口，廢事佢喊得太大聲嘈到出面啲人。

「唉...冇得救。」我搖頭。

「唔係嘅，世上無救不到的人。」kawai自信咁揚起咗嘴角仔。

睇嚟kawai好有辦法解決痴漢嘅問題啲。

「阿漢啊，其實你並唔係無優點啲，你再認真啲諗下，好細微都得架。」kawai竟然會稱佢做阿漢。

痴漢可能第一次感受到有人真係想幫佢，所以佢真係好心咁諗咗一諗，然後答：「我細個試過偷同班女同學枝木童笛嚟奶、PE堂偷去女更衣室睇嘢、仲有趁班課無人個陣偷飲女同學飲過枝水.....」

kawai聽完之後有啲無奈，不過都係keep住笑容：「咁你都幾爆下啲.....你好渴望拍拖嫁？」

「你唔覺得有個同你啱key嘅人同你過人世係一件幾咁浪漫幸福嘅事咩！！？」

「當然覺啦，但係你唔覺自己用錯方法咩？」kawai問。

「如果我唔咁做，就無女仔注意我嫁啦.....」

「其實我有好多方法識女仔，洗唔洗我教吓你？」kawai狡猾咁笑一笑。

痴漢瞪大雙眼，點點頭。

「第一，你要改變自己生活方式，你要增值自己，雖則樣都幾重要，但係有質素嘅女仔會偏向睇有內涵嘅男仔，所以你要睇多啲書，多啲接觸唔同嘅事物。」

「唔.....！」痴漢點頭。

「第二，你要正直，無好女仔鐘意成日咸咸濕濕、狡狡猾猾、賤賤格格嘅男仔架！」講到哩到，kawai望咗我一眼。

咩意思.....

「最後，參加多啲、做多啲有意義嘅嘢啦，會好過啲架，愛情唔可以強求。」kawai拍拍佢膊頭。

痴漢又忍唔住開始流淚，嗰個時候我先拎番佢口中嘅蘋果出嚟，俾佢痛哭一次。

「.....多謝你。」痴漢喊得好淒慘。

「唔洗...」kawai答。

「好耐.....真係好耐...從來未有一個女仔.....除咗我阿媽...未有一個女仔同過我講嘢咁認真.....又真心導我向善.....ka...kawai好多謝你.....嗚嗚...嗚.....」痴漢真係容易受傷的男人。

痴漢喊咗一陣，我同kawai亦喺佢隔離安慰咗一陣，佢就停止落淚，話決心要改過，唔會衰俾我哋睇，離開之前仲好多謝我哋，仲叫我要好好珍惜kawai，都痴媽根。

但係幾年之後，我都估唔到嗰條友會拎咗「香港十大傑青獎」。

痴漢離開之後，又淨番我同kawai喺屋，而首《葡萄成熟時》亦都播完。

「我睇得出佢係一個會好保護女仔嘅人嚟。」kawai對我說。

「挑~你所謂嘅溝女方法，咪又係叫阿痴漢佢參加你啲社工活動同做多啲義工。」我笑了。

「唔係囉~我真心想佢改變架。」

然後我哋喺間屋互相靜咗一陣，大家望住望大家，都唔知講咩好。

因為咁，kawai輕輕拍咗我塊臉一下，我哋兩個隨即忍唔住互望而笑，化解咗冷場嘅氣氛。

「果然.....係好社工啊。」我托住頭，笑住咁望住天花板，移開對kawai嘅視線：「唔喺返緊工都當自己返緊工。」

「宣揚正能量係一樣好緊要嘅事嚟。」kawai凝視住我：「牛牛。」

「吓？」

「我都睇得出你係一個好保護女仔嘅好男仔。」

「我好大男人嫁！做我條女會俾我當阿四咁點做嘢嫁。」

「係咩～係啲，點解我見到條村周圍都掛晒啲海報個啲話有咩「侯王寶誕」嘅？」

「哦，我哋大澳村一連五日嘅慶典活動。」

「哇...咁有咩做架？」

「咪又係食下嘢、睇吓嘢咁囉～」

「我都好想睇啲。」

「所以呢？」我說。

「咪你帶路囉！我鬼識咩。」

「哎吔.....你啲女人咁麻煩嫁。」我嘆咗口氣，說：「唉，算我怕咗你，記住早啲起身啊！」

「幾時都話你咁好人啦～！」kawai搭住我條頸。

喱一刻，我感覺有少少怪。

望住kawai嘅笑容，唔知點解.....我覺得好窩心。

侯王寶誕當日，成個大澳變得水洩不通，成條街都係人，連平時六婆個啲難食到嘔嘅茶果都有人當係寶咁買。

「哇，咁熱鬧嘅。」kawai同我喺屋出面會合。

「差唔多啦。」我就同平時一樣，普通T-shirt、七分褲、人字拖。

「跟住我啊，廢事你一陣間蕩失路啊。」我說。

「唔會嘅，我喺到都住咗一陣啦。」

「但係你轉數唔夠快呢！一陣間俾啲村民昆你買啲唔知乜嘢搵笨啊，喱啲日子佢哋會將所有嘢嘅價升高嫁。」

「行喇，講咁多。」kawai又拍我塊臉。

「肥妹。」我拍番佢塊baby fat臉仔。

我同kawai兩條友行行下去咗車站個一邊，今日個邊有好多特色小食檔，其中一檔有個阿伯整蜜芽餅係幾好食，不過平時好少人買，估唔到今日會大排長龍。

「喂吔！！！！我要攝取糖份吖！！！」比我見有個女仔扭住同佢同行嘅男仔嘅耳朵。

「得得得！我哋去排隊！」男嘅好唔爭氣，真係走去陪佢一齊排隊。

「kawai應該唔會咁公主病要我陪佢一齊排隊嫁可？」我斜眼望住kawai。

「傻啦，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姐。」kawai拍我塊臉一下：「不過你好彩，我唔肚餓。」

之後我哋又快樂樂咁行咗去足球場附近，kawai話平時城市好少有啲活動，因為土地問題，而且啲人普通無漁村人咁熱情。

去到大球場到，雖然見到掛咗唔少關於侯王寶誕嘅嘢，但係都無阻要踢足球嘅人嘅決心。喺我眼前，就有一對情侶喺到踢緊波，喺猛烈嘅陽光之下，兩個人仲互砌球技，嗰種肯陪男朋友踢波嘅女仔我鐘意。

「學吓人啦。」我笑一笑，同kawai講。

「我都唔鐘意踢波嘅。」kawai說。

「如果你男朋友鐘意踢呢？」

「唔...會陪佢hea踢一陣囉！」

「咁嚟啦！」我拉佢入球場。

「喂...！你又唔係我男朋友！」

「當住先喇！我好想踢波呀！！！」我拉住kawai隻手，衝入球場大叫。

我問咗個對情侶借個波嚟踢，不過手腳笨拙嘅kawai當然唔夠我扭。

「喂，你對住個新手都用晒真功夫咁嘅！」kawai說。

「唔係點啊？！我無當過你係女人架！」說畢，我又扭過咗kawai。

踢咗一大輪之後，我見阿kawai塊臉都開始白裡透紅，廢事佢中暑，所以帶咗佢去「發記士多」食菠蘿冰同孖條。

「你個賤牛.....迫我去踢波...我差少少就中暑啦.....」kawai上氣不接下氣咁講。

「你啲城市人成日唔做運動，緊係易中暑啦！」

「啊...你條友.....」kawai又忍唔住拍我塊臉。

我當然唔執輸，反擊輕輕咁拍番佢塊臉珠仔，到後期仲雙手互拍對方。

就喺嗰個時候，盲公陳出現咗喺我哋面前，佢望住我哋苦苦一笑。

「咩事呢盲公陳？」我問。

「.....天生不對的一對。」盲公陳無奈搖頭，然後轉身走咗。

「吓？」我同kawai都呆咗。

直到好多好多年之後...

我先明白盲公陳喱句說話嘅意思。

直到夜晚，我老媽子突然請大家去「大三元」食飯，連左鄰右里個啲都請，我就心諗緊係咪有啲咩好事，果然，喱個消息真係嚇我一大跳。

「歡迎各位親戚嚟啊！！！」老媽子企喺身，好似有咩要宣佈：「其實今日呢，我有一件喜訊要同大家宣佈！連我個衰仔阿牛都唔知嘅！！！」

「吓？我都唔知？」雖則老媽子真係好多野瞞住我。

「你真係唔知咩事？伯母咁好人請成村人食飯。」坐喺我隔離嘅kawai問。

「唔知啊.....」我答。

「就係.....我哋張家嘅子孫成員，浩然！佢即將要同周家嘅樂兒結婚啦！！！」老媽子大聲宣佈。

喱個時候，坐我哋對面嘅浩然同樂兒一齊拖住手咁企喺身，

「無錯，其實我哋就快要結婚.....！本來都無喱個打算，直到前幾日...因為一次意外，我突然好似鬼上身咁成身發熱想同樂兒.....但係我知佢係基督徒，而且唔係佢意願我絕對唔會強迫佢做個啲嘢，所以我都憑意志捱過咗。」浩然說。

「係.....」樂兒點頭，繼續說下去：「所以我覺得係上天俾我哋嘅一個考驗，睇吓最後有冇真係真誠咁對待對方，經過喱一件事之後.....我更加確認浩然係我終身伴侶。」

唔係啊.....我同痴漢搞嘅一單嘢竟然令到浩然表弟同樂兒閃婚！？

「有時真係要一齊經歷過一啲嘢，先知道對方係最好，我記得細細個嘅時候自己塊臉有一條疤痕，成日俾同學蝦俾同學笑.....唯獨浩然佢一會企出嚟保護我，個陣我已經知道佢係一個可靠嘅男人。」樂兒說。

咩話！！？想當年小學個啲醜怪疤痕女就係樂兒！？

「其實我哋都秘密拍拖成三年幾.....」浩然緊拖住樂兒隻手，然後高舉：「我諗，我哋係時候要結婚啦！」

全場隨即傳出一陣歡呼聲同拍手聲，原來老媽子講嘅喜事就係喱樣.....連我表弟都要結婚喇。

真係歲月不留人，想當年佢仲同我每日喺球場踢波.....喱家已經...

「好！！！！！！阿牛表哥我會夾最大份嘅.....！！！」我企喺身大喊。

「多謝你阿牛表哥！」浩然表弟隨即向我躬一躬身。

喺一片掌聲之中，唯獨kawai佢好似呆咗咁，我就拍下佢膊頭，

「喂？喂...？」

「吓...？」kawai回番神。

「你無嘢啊嘛？」

「無...」

成餐飯kawai都好少講嘢，以佢平時性格肯定會講好多嘢，但係老媽子一宣佈浩然同樂兒結婚之後kawai就成個人呆晒，呆到走個陣。

唔通浩然表弟嫁人佢唔開心？無可能，kawai個樣睇落係有種講唔出嘅憂鬱.....由其聽到「結婚」喱兩隻字。

「開心果，你搞咩啊？」走個陣，我喺條街問佢。

「無嘢啊...」佢答。

「真係！？」

「唔...」

「認真呢！？」

「唔...」

「.....」我都唔知講咩好。

就係咁，我陪住佢行返去，我哋兩個一直都無出過聲，直到半路，佢終於肯出聲。

「阿牛。」

「咩啊...？」

「你覺得人要幾歲結婚先啱？」

「唔.....好問題，我都答你唔到。」我說。

「咁...你覺得呢？」

「二十七、二十八掛？」應該趁年年輕輕嫁出去。

「唔...明嘅。」

「噏！我就唔識哄女仔嘅，你唔好迫我唱多次重口味啊。」我笑住講。

「得喇。」kawai又拍我塊臉。

雖然我唔知佢係為咩以憂心，但係佢有事嘅話...我都會盡量幫佢。

「啊.....我要番去社區中心拎番啲嘢，你番去先啦。」kawai突然醒起。

「陪你啦~你女仔之家，俾人打劫點算呢！？」

「哈，話咗你細心架啦。」

陪kawai番到去社區中心個陣，我哋原本都一路傾一路笑，直到我哋見到社區中心出面有四個後生仔鬼鬼鼠鼠咁拎咗唔知點咩出嚟.....

「個四條乜水啊.....」我問。

「我都唔知喎...」kawai也側了側頭。

唔通.....

「kawai，你留嚟到。」我說。

「喂！！！」我跑過去截住個四條仆街。

可能陳哥真係無偷過班學生手機銀包，而係哩四條友...

其中一個想走過嚟一腳踢開我，我即刻捉住佢隻腳，再揮拳打到佢仆落地！

「啊！！！」

其餘三個見況即刻幫拖，真施三條友圍我一個。首先一個用直拳打我，我避開之後用個身撞走佢，繼續面向其餘兩個，免得佢哋偷襲我。

左勾拳！掃堂腿！！鐵頭功！！蟹形拳！！！！

但係四打一情況下，果然做咩同用咩功夫都無用，我同佢哋亂打咗一輪交之後都係俾佢哋走甩咗.....

「阿牛，你點啊！？」kawai即刻走過嚟睇我傷勢。

「無嘢.....」我擦一擦損咗嘅嘴角。

個一晚kawai報咗警，落完口供之後就各自番屋企。

臨別個陣，我發覺kawai望住我背影好似唔捨得咁。

「做咩...啊？唔係唔捨得我啊.....」我說。

「...」kawai會心一笑，說：「訓喇。」

然後就轉身入屋。

直覺話俾我知，kawai係有心事，不過竟然佢唔想講，我都無謂問。

第二日，我喺大廳到食早餐個陣老媽子拎咗啲葡萄過嚟，

「老豆喺日本搵人送過嚟嫁，食唔晒送俾人啊。」老媽子放低抽葡萄。

「話時話，老豆幾時返嚟？」我拎起抽葡萄問。

「佢話會喺浩然同樂兒結婚個陣返嚟啫。」老媽子繼續執屋，突然間笑起上嚟：「你咪去拎俾阿kawai食囉。」

「傻嘅，咁珍貴，留自己食仲好。」

中午個陣，我拎住日本葡萄去敲kawai門，點知阿王太話一大早見到佢喺巴士站搭咗番去市區，個下我個心真係跳咗一跳，但係見kawai行理都未執，應該只係去城市行下街姐。

不過無kawai嘅日子真係悶咗好多，以前佢未嚟之前我都唔會咁覺得，直到每日每朝每晚都同佢傾熟咗之後，開始習慣咗佢嘅存在。

習慣咗佢揶揄我、笑我、串我、教化我，喱種空虛嘅感覺真係有種莫名其妙嘅苦。

我同kawai明明稱唔上密友又或者戀人，但係都會有喱種感覺.....張大牛你係咪傻咗？

雖然知佢會返嚟，但係都有種苦澀嘅感覺。

「咦，阿牛！今日無同個位姐姐仔嚟啊？」「肥妹海鮮」個位老闆娘笑住問。

「佢話要減肥啊嘛。」我笑住講。

「每次你哋一嚟到，就聽你話佢肥，佢就話你賤，都唔知你兩個係咪天生對錯門！」老闆娘大笑。

「老闆娘...！咁佢真係肥啊嘛，你話係咪先！」我說。

「咁又唔怪得人嘅！我「肥妹海鮮」啲嘢咁好食，邊個都食唔停喇！」老闆娘賣花讚花香。

「識講嘢啊.....嚟！整兩串京蔥牛柳粒、大龍蝦同炭燒豬仔骨先！」我落單。

我望住對坐嘅空位，有啲不自在嘅感覺。kawai唔喺到一日我就已經咁空虛，咁遲啲佢直頭走咗我咪.....仆街。

算...

未來嘅嘢遲啲先諗。

喱一日我先發現，原來我以前嘅我係咁勁，竟然可以喺大澳村日復一日咁過無意義嘅日子，周圍行嚟行去。

咁無聊，要搵啲嘢搞先得！如果唔係我真係會悶到發癲！

無錯！就係酸人，我以前日日游手好閒都唔覺得悶係因為成條村嘅人都肯俾我挖苦！！！！

「先生，幫手買枝旗呀？」一位媽媽帶住個女，好親切咁走過嚟。

「喂喂喂，你到底知唔知自己做緊乜？」我蹲低身，望住個天真無邪嘅細路女。

「喔...！我哋賣緊旗...！」佢媽媽幫手回答。

「咁你哋又知唔知喱間咩機構？」我再問。

「呃...呃.....明嘉愛護協會！」佢老母都要睇一睇旗袋先知喱間咩機構。

「咁你知唔知佢哋會將善款沿用喺邊？扣除日常營運開支之後會淨幾多餘款？活動發起人係邊個？背後意義又係為咗啲咩？」

「.....先...先生！」佢老母開始反擊：「如果你唔買係可以...講一聲就得。」

「哼，唔知頭唔知路就去幫人賣旗，你以為咁就可以令小朋友充滿愛心，感染佢長大做更多善事，做個善人？同你講，你小朋友咁樣長大只會扼殺佢哋內心嘅童真，本性，童真同本性又係咩？見到小朋友玩具就搶、唔開心就喊唔會忍住、唔鐘意個嗰人就唔鐘意，唔會對佢展現出偽善嘅笑容！一旦面對逆境都會戰鬥落去，因為佢會相信喱個世界只有更努力先可以獲得更多，並唔係但但靠善良，就會有「好人有好報」嘅命運！！！！！！！！！！」我用極速加高低起跌嘅腔調一口氣講晒出嚟。

「...痴.....痴線.....」個老母終於拖走咗個女。

下次見到有人問你買旗，大家不妨用喱種方法。

當行過專賣難食茶果嘅六婆鋪頭時，佢果然又吹我俾錢。

「阿牛...上次個茶果你咬咗一啖就唔要.....你未俾錢啊.....」

「六婆，我介紹自己四十個親戚嚟你到食架喇！你咪當宣傳下囉！六蚊渣嘛，我出街只係會帶金牛渣！」認真，我真係只會帶金牛。

「咳.....我要錢...六蚊。」

「唉...得啦得啦。」

就係咁，我去果欄唱咗六十個一毫子俾六婆。

無聊咗半日，最後唔經唔覺，都係行咗返去kawai間屋出面。

咦，kawai又未返.....

我作為房東例行檢查下間屋好正常姐！

好，就入去睇下。

就係咁，我俾咗一個籍口自己走入kawai間屋。

我拎備用鎖匙入咗去之後，為咗令自己良心好過啲，當然都要扮下樣檢查，開下制睇吓啲嘢仲用唔用得。

最後，終於check到kawai間主人房。

唔知點解.....

有啲緊張。

我打開房門入去，同上次見過嘅無乜分別，都係貼咗好多同朋友合照嘅相喺書桌上，桌上仲有唔少開封咗一半嘅信，有啲信係出自佢字跡。

其中有一封最引我注意.....

「Dear：玲

喂喂～最近喺大澳工作返成點啊？有冇好辛苦呢？

我知你好大壓力.....先籍哩個工作機會長鞋大澳，逃避我。

如果你唔想咁快嘅，我可以等。

只希望可以再見番你。

就算結唔結婚.....

都無問題。

by正楠」

原來kawai真係有男朋友。

又係嘅。

咁好嘅女仔，無男朋友都無人信。

我放低番封信，心情有少少亂。

今日酸人個種虛榮感消失晒，我茫然咁躺喺kawai張床上面，望住個天花板。

「係嘅，佢有佢生活，我都有自己嘅生活。」

我曾經有過阿白，佢有男朋友都好正常。

嗯。

我企番起身，無再打算睇佢啲嘢，自己行番去對面屋企。

就係我出佢屋企個陣，kawai都咁啱行番嚟，

「阿牛？」

「無啊.....我檢查你有冇整壞我啲嘢，可以屈你賠啊嘛。」我笑說。

「賤格，你一定偷偷咁做咗手腳啦？」kawai又懶醒，用精靈嘅樣凝視住我。

「咦，你開心番啲，啲活力番晒嚟嘅。」我說。

「出咗去睇戲、食飯啊嘛！」

「.....食咩啊？」

「韓式料理～！你哋大澳無嘅嘢。」

「又係泡菜仔！？」

「除咗泡菜仲有好多正嘢嫁～」

「請你食葡萄！」我拋個啲日本葡萄俾kawai。

「無毒架？」

我行過去，即場咬一粒俾佢睇。

kawai自己都扯咗一粒出嚟食，然後吞咗。

「其實粒葡萄有毒。」我說。

「哈，係嘅話你都食咗啦，同歸於盡啊？」

我吐咗粒葡萄落地下：「我都無吞。」

kawai望住我又笑起上嚟，因為佢知我搞緊周星馳爛gag。

我望住kawai，忍唔住輕輕拍下佢塊臉。

佢又真係拍番我塊臉，而且大力過我。

「唔玩喇，我塊屋企訓覺啊，幼稚～」我轉身返屋企。

「唉～學埋我啲幼稚嘢。」kawai都轉身返屋企。

大家背對住對方返入屋，佢微笑，我隱隱約約有種心痛感覺。

個一刻我先發現.....

.....

...

.

「屌，原來我鐘意咗kawai嗰條八婆！」我同痴漢坐喺大海鄰岸嘅大石上飲酒。

「唉，你明我咩感受啦？」痴漢說。

「我點同你姐！你係配角，我係主角啊。」

「又係嘅.....」

「點解我會咁易鐘意一個三唔識七，都仲未了解嘅人嫁.....」我先係好激動，之後無奈嘆咗口氣：「我諗我發燒。」

「唔係啊，你額頭唔熱啊。」痴漢成隻手摸住我額頭。

「屌！」我撥開佢隻手。

「唉，咁你可以點姐？追人？」

「佢有老公嫁.....雖然嚴格上仲未係。」

「你無睇過夫目前犯咩！？GOGOGO！！！」痴漢不斷推我背脊，鼓勵住我。

「算啦，痴漢。」我又再次撥開佢隻手，感慨咁望住前方又黑又大浪嘅海：「塵世間嘅愛情，你今世都唔會明白架啦。」

「算喇！」痴漢用力重拍我背脊，舉起身：「見步行步喇！鐘意佢就講，但係路都要繼續行，就算佢唔接受你。」

我都舉起身，一齊同痴漢望住等咗成晚終於出現嘅日出.....

「我覺得kawai同阿白有啲似。」我同佢搭住膊頭。

「唔係啊.....唔通阿白去整容變咗kawai嘅個樣再番嚟溝你！？」

「屌，又諗on9嘢！」

「總之同佢嘻嘻哈哈咪一日，諗咁多做乜呀！」痴漢笑說。

「又係嘅。」

雖然嗰條友未拍過拖，份人又淫，但係佢勝在未拍過拖，諗嘢唔會好複雜，所以我幾鐘意痴漢嘅個變態。

第二日，我用番平常心面對kawai，雖然佢已經有個男朋友，而且對佢有啲啲好感，只係啲啲，但係我都會照當佢朋友對待。

「咦，今日洗唔洗周圍去幫人啊？」咁啱出門口見到kawai。

「唔係啊，打算周圍行吓囉。」kawai答。

「你真係當自己放緊假嗰。」

「適當嘅休息係應該～」

「咁.....諗住去邊休息啊？」

「唔.....未諗到，你有冇提議？」

「出海囉，拎嫁艇仔出。」我又住條腰，開始轉下頭熱身：「我屋企喺海邊就有啲艇仔租俾人，我九五折租俾你！」

「哇！好多謝你嗰.....」kawai無奈咁笑咗下。

「九折！」

「求其啦！我要去休息呀！我要玩呀！我要食呀！」

「咁行喇！」

kawai嚟咗我個魚排之後，我坐喺其中一隻快艇仔到，佢亦都跟住坐上嚟。

「一日司機費，五百。」我向手伸出五隻手指。

「哇.....你唔好去搶。」

「出咗公海先！出咗公海殺人、搶錢都唔犯法！」我陰森森咁笑一笑，然後開船。

佢就好似隻迷途小羊咁，上咗隻狼船。

「阿牛，停一停啊！」渣到海中心，kawai叫停我。

「做咩啊？」

「你一路渣邊睇到靚景架。」kawai拎咗部相機出嚟，一隻手搭住我膊頭：「笑！」

「咁突然！？」我愕咗。

「咩——！」

就係因為我愕咗一下，張相顯到kawai笑得好甜，反而我成個人好愕、好呆、好傻。

喺嗰個陽光普照，海面平靜嘅日子，我哋就各自躺坐喺船頭同船尾望海休息。

「你條友，識你咁耐，開始同我想像有啲出入！」我用一隻手掩住太陽。

「有咩分別，係咪喺你印像中差咗？」kawai一路笑一路睇緊相機以前啲相。

「一開始覺得你天上有，地下無，因為你個種nice，我真係未見過。」我繼續講落去：「但係識得耐，開始感覺到嘅親切感.....好難形容，總之感覺距離無再咁遠。」

「變得好似普通女仔咁？」kawai問。

「唔知。」

「我都係只係個普通女仔，唔洗高估我。」kawai總係鐘意笑：「但係咁咪好，代表我同你又friend咗。」

「你都好鐘意笑，其實你笑緊乜？」我問。

「我當你朋友囉。」原本睇緊相嘅kawai轉頭望住我：「我唔會對鐘意嘅人笑架。」

「真係好想睇下你西面嘅樣。」

「哈，你唔會睇到。」

「澎——！」水花四濺。

「喂！你做咩拋我落水呀！」

我笑過唔停扶番kawai上艇：「哈哈哈哈哈——！」

「賤牛！賤牛！！！」kawai眼神兇一兇我，然後係咁喺個海潑嘅水向我到。

kawai潑水向我，我又潑返向佢，返到去大澳碼頭個陣已經成個身同頭髮都濕晒，一濕佢頭髮啲內捲就消失晒Lu。

「睇下！」kawai突然指住個天。

我抬頭望佢指嘅方向，乜嘢都無。

點知原來係佢拍我塊臉一下，然後即刻跑走，我當然要追住佢拍塊佢一下啦！我咁大個男人點會俾個女人搞到無力還擊！？

可笑嘅係，我追到佢之後我哋就互相一人拍一次，佢又拍一次、我又拍番一次，各不相讓，不斷輪迴。

「噏！你越拍你隻手越多臉油架渣！」我說。

「最多咪洗手囉～！」

「你塊臉越拍越腫呀！」

「打死你隻賤牛！成日話我肥！」

「噏！你在乎！你緊張我講嘅每一句說話！」

「當然啦！你講我壞話，我咪俾你毀清白！」

喱啲，係咪就係所謂嘅「青蔥」呢？

一個月之後，kawai佢復職，因為警方已經捉到個四個偷手機嘅賊，原來就係候王寶誕個四個負責舞獅嘅後生仔。

亦因為咁，村長緊急搵第二啲人舞獅，最後唯有搵我幫忙，我就再搵玉子、大佬、麒麟同痴漢一齊幫拖做住舞獅先。

喱幾個月嚟，kawai對大澳村嘅人可謂出盡全副心機，由要教細路仔功課、去到夜晚同流蕩嘅街嘅廢青聊計、再到解決兩老婚姻後爭吵問題，佢都完成每一件事。

喱啲嘢並唔係佢講出嚟，而係出自村民把口。

所以話呢。

一個社工係可以用生命，改變生命。

而今日，因為kawai復職，所以我就同痴漢班友舞住舞獅走去社區中心慶祝，當然kawai完全估唔到，喱個完全係我同村長嘅意思。

而村長喱個老懵懂唔知點解總係好聽我話。

「kawai我哋特登嚟慶祝你復職嫁，你估下舞獅入面帶頭個嗰邊個嚟？」村長仁慈地問。

唔少村民都趁熱鬧同慶祝kawai終於可以返社區中心做嘢而過嚟圍觀。

「呃...阿牛？」估唔到kawai會第一個諗起我。

「入面呢，就唔係我。」我睇kawai身後出現，望住條死死氣嘅舞獅。

「...車，仲以為會係你添～」kawai說。

「喂，無食飯啊？」我踢一踢隻舞獅。

「大佬啊！好叻呀！」痴漢伸個頭出嚟。

「想我請食半島就落力啲！」我大喝。

「係嘅！！！」痴漢、大佬、玉子、麒麟四人一齊繼續扮隻生龍活虎嘅舞獅。

「哇...復個職都搞咁到大.....咁...」王太把口又唔收。

「唉...！本想我想請你哋全村人一齊食半島嘅，無啦！我俾王太把口串到唔開心。」我嘆口氣。

「屌你黃師奶收嚟啦！再嘈斬撻死你呀喇！」人群之中傳出一把漢子之聲代我屌王太。

「你太誇張喇。」kawai望住我同村長準備嘅乳豬、舞獅同樂隊。

「你復職咯！我當然要慶祝喇，我唔洗再俾你每日煩住晒喇咯！」我淺笑。

「你唔鐘意我煩咩，哈哈。」

「當然like喇，有條女做我明燈咯。」

「你唔可以一世靠我架牛牛。」

.....

「好奇怪嘅感覺。」我低頭暗自苦笑。

「吓？」

「無嘢，記住食我的乳豬。」我向kawai單一單眼，就轉身返屋企望住個天花板。

「唉，你都話有個男朋友.....」我對住天花板自言自語：「阿白、kawai.....好女仔總係同我無乜緣。」

阿白就有一日無啦啦拋棄我而去；kawai就一早有男朋友。

一生人之中有好感嘅女仔好多，但係真係有感覺真係得啱兩位。

kawai只係一個好普通嘅香港女仔，但係唔知幾時開始，佢嗰種「普通」就已經變成一種特質。

可能香港地好多女仔好多嘢已經唔再普通，每次望住kawai，嗰種親切嘅感覺只有佢會俾到我。

不過我嗰種人，過幾多月識到個新女仔就會對佢心淡嫁喇。

嗰家嘅感覺都應該只係假象。

或者我要愛戀，真係要等到葡萄成熟透。

第九章——陀飛輪

第九章——陀飛輪

喱一晚，我真係請咗三位半島酒店嘅師父為大澳村居民整嘢食，分別有壽司師父、牛肉師父同飲料師父。

大家都食得好盡興，特別係六叔喱條仆街竟然叫晒成個家族嚟食飯。

而云云人群之中，我唯獨見到大佬醉醺醺咁飲酒。

「咁飲得？」我走過去。

「飲到死都得。」大佬輕輕一笑。

「阿牛.....同你講...人嘅愛情喺利益面前永遠只係一張薄紙，話爛...就爛。」大佬說。

「點啊～又同玉子一樣啊？」

「我唔同.....」大佬緊緊握住酒杯：「我想努力...但係好辛苦，我仲未有資格娶佢。」

的確，比起玉子，大佬對愛情較為專一同認真。

「我每個月賺少啲係得，但係無錢萬萬不能。」大佬說。

「又係錢銀問題。」

「唔係.....我發現自己陪唔上佢...」

聽聞大佬女朋友老豆係政府高級工務人員、老母亦係上流社會人士。

「做壽司都可以好有前途嫁！」我說。

「佢哋根本睇唔起我.....」

「我借架波子或者寶馬俾你車條女返工囉！」

「無用，佢哋始終厭我無資格娶佢哋個女！」大佬用力拍桌。

「如果女個邊要同你結婚，班老豆老母點都阻止唔到喇？」

「我唔想佢喺親情同愛情之間選擇咁辛苦.....而且聽聞佢有阿爸阿媽亦介紹咗個對像比佢，唔想佢同我一齊。」

「愛情就係要自私嫁啦！搶走佢喇！保護佢喇！」我說。

「阿牛，咁你又做唔做到？」大佬苦苦一笑：「明知同條女天生好多嘢已經唔夾，但係死都要嚟埋一齊.....咁做又有乜謂？」

「我.....」自己都答唔到大佬，但係我都會照答：「都搶喇！只要係鐘意嘅，有咩好驚？」

「唉。」大佬嘆咗下晦氣，又再低頭飲酒。

「多謝你餐飯㗎。」kawai走過嚟拍我背脊。

「緊要要多謝我喇，好歹都用咗十幾萬請佢哋返嚟嫁！」我說。

「你下次應該請個腸粉師父。」

「粉腸啊？」

「粉腸啊~」

「你個kawai真係唔聽教！」

「你喱隻牛先唔聽教，做咗咁耐人都唔知個啲叫腸粉。」

「哈，」大佬乾笑一聲，說：「你哋兩個幾襯㗎。」

因為大佬喱一句，我同kawai不自覺對望一眼，大家即刻移開視線。

「你飲醉啦，送你返屋企啦！」我拖起大佬隻手臂。

「我無醉呀~阿牛呀.....你要好好珍惜身邊嘅人...好少好似kawai咁嘅女仔.....」大佬又喊又笑咁講。

我同kawai又愣咗咁望住對方.....

「哈...佢叫我珍惜你㗎。」我尷尬咁笑一笑。

「痴線...我同你不嬲Firend嫁啦！當正你係巴打添喇！珍惜喱家嘢洗乜講出口...！」kawai推一推我膊頭，自己都有啲尷尬Dup一dup低頭。

「係囉...」我扶起大佬，之後背住佢：「我一早講過鐘意嘅泫雅或者少女時代個班淫娃個type㗎！...佢喱啲鄉村小姑娘唔啱我口味嫁。」

「係囉，我哋牛少又有錢、又型仔，我普通女仔嚟渣，唔啱佢口味嘅。」kawai突然走近我面前，五觀同我距離好近，隻眼凝視住我：「係啊可？」

「當然係啦！」我一邊背住大佬返屋企，一邊同kawai繼續講：「kawai喱啲純過蒸餾水，唔啱我嘅！」

「仲有呀，喱隻賤牛咁鐘意講粗口，又成日罵女仔，阿婆細路阿嬻阿伯都唔放過，我又點會對佢有好感呢？」kawai同我並肩而行，繼續同醉倒喺我背上嘅大佬講。

「點止啊！？我唔順眼直頭會打佢添喇，女人都話之佢啦！大佬睇住喇！」我好似平時咁，輕輕拍一拍kawai塊臉。

「啦！我都唔好蝦嫁！我好巴渣嫁嗰！」kawai又同打佬講，之後又好似平時咁打我一巴：「佢死啦賤牛！」

「哇！你個女人.....竟然打我！？我屋企人當我係寶，由出生到嚟家都未打過我嫁嗰！」我哋一路係條夜媽媽嘅街到行，一邊講。

「我咪當阿伯母懲罰下你囉！」kawai說：「你一日到黑都喺到酸人！以前打你個幾千巴係代全村俾你酸過嘅人而打嘅！你無理由咁打女人仲不該啦！」

「咩呀！我係大男人主義呀！」我又拍一拍kawai塊白淨淨嘅臉頰。

「我係巴渣呀！」kawai又回拍我一巴。

「夠啦...夠啦.....」大佬喺我背脊上面醉醉地咁講：「你哋越咁做我越sad.....」

「點解？」我同kawai同時間問。

「你哋分開...我會覺得好不值.....你哋各自有男女朋友...我身為旁觀者.....會覺得好sad。」

「.....傻...傻啦，喂.....！」kawai突然拍下我胸口，問：「我哋係咪兄弟先？」

我猶豫咗一秒，之後揚一揚嘴角：「係。」

「喇喇喇，聽到啦？大佬，以後唔好再誤會喇。」kawai說。

送完大佬返屋企之後，我同kawai沿路上一直都無出聲，可能係無咗大佬做我哋中間人。

只要有個人喺身邊，哪怕係醉咗，我哋都會即刻講到一大堆心裡面想講嘅嘢。

一男一女之所以對大家發生尷尬、冷場，係因為真係對對方有好感，那怕係一秒，都總會感覺到冇嘢嘢，喺到沉釀緊。

如果雙方真係對大家無好感嘅，我同kawai又何必冷場同尷尬？不過嘅道理，都唔係當時嘅阿牛可以明白得到。

背咗大佬行咁耐，隻腳終於開始有啲酸有啲軟，所以經過街邊長椅個陣，我就坐咗落去。

「叻...啊？」kawai停低，另轉頭望我。

我點頭，kawai亦走咗去我隔離坐低。

「.....多謝，喺我停緊職人生谷低個陣，陪我周圍去、周圍食嘢。」kawai說。

「哈...送完大佬返屋企先嚟讚我.....」我低一低頭、苦笑。

「咁有啲嘢唔洗當住人哋面讚你嘅。」

「心知就得？」我笑咗下。

kawai望住我點頭。

「你知唔知，我第一眼見到你以為係個啲又純又自閉嘅女仔嚟，識落之後估唔到都幾多嘢講。」我說。

「我夠以為你係啲無業青年，點知原來你係太子爺嚟嘅。」kawai說。

「有好多嘢.....」喺月光之下，我望住kawai：「都唔係好似我哋預期咁發生阿可？」

「係...」

「竟然係咁.....就等喱種感覺，默默咁逝去。」我說。

「唔...」

「我哋唔可以過界，你有個男朋友。」

「你都有位阿白。」

「一世嘅...」我伸出拳頭。

「朋友。」kawai同我碰拳。

「夜喇，我返屋企訓先。」我企起身伸個懶腰。

「唔...晚安，我喺到坐多陣先。」kawai默默一笑。

「晚安。」

喱一晚，我同kawai都一齊表明咗關係。

我唔知點解自己要懶偉大。

自從俾阿白無聲無色咁拋棄之後，好耐都無試過有種講唔出嘅苦澀。

或者我喱家等緊嘅，唔會再係阿白，而係kawai。

返到屋企之後，我不經意問起老媽子以前啲愛情事，咁啱部二十四小時開緊嘅CD機播緊陳奕迅嘅《陀飛輪》。

「老媽子.....舊時老豆點追你？」

「你老豆？憑佢嘅決心囉。」

「決心？」

「你老豆以前唔係好人嚟嫁。」老媽子講起老豆啲嘢又開始笑番：「你老豆呢，以前就因為屋企差人錢，所以就跟人嘅。」

「吓！？估唔到老豆咁勁.....」

「你出咗名喺條村又好客又係個爛好人，你點同老豆啲古惑仔拍拖啊！」

「又唔係咁講嘞，當年你老豆俾人圍劈，走佬去到侯王寶廟個陣已經雙腳乏力跪低咗，咁啱又俾我遇見，我咪做好心幫佢包紮下傷口囉。」

「哇，武俠小說咩。」

「之後慢慢同你老豆熟咗，佢就開始追求我，我就叫佢唔好再跟人，佢果然聽我講嘞，我咪同佢一齊囉。」

「車，咁易溝嫁你！」

「當然唔係喇，我睇得出你老豆係人才我先娶佢渣，當時你祖母不知幾唔鐘意佢，嫌佢無出色，你老豆因為咁所以年輕個陣努力工作出海捕魚還清自己屋企差人錢條債、之後就開始接受番教育、然後因為一次捕魚賺到一筆、再用咗啲錢買物業同捐錢起學校、生完你之後睇住你長大，最後到無國界做義工貢獻社會！」

「好偉大.....好傳奇.....唔講仲以為老豆同咗魔鬼做交易.....」

「你都得架，叻仔，你睇你老豆睇銀紙睇得幾輕，有錢都會捐嘅。」

「我諗我一世都做唔到佢喇。」

「真係～點解我會生咗個性格同兩公婆唔同嘅仔～」

「狗熊只要成功一次，就會變英雄。」我苦笑。

「但係你一次都變唔到呢！」

「睇住嚟喇.....」

之後我都唔知點解會不斷做義工，某程度上可以講我係無嘢做游手好閒，所以想搵嘢做下。

我有幫手探阿婆、幫手清潔街道垃圾、幫手收田，但係唔知點解，個心好似唔係為幫人而做義工。

而且成日做咗一日嘢都無回報，覺得自己好似白做，有心無力，好似俾人搵笨咁。

可能我目的係為咗可以得閒望下kawai，又可能係為咗忘記啲嘢，總之係個一個月我就不斷做好事裝和諧嘅臉，總係好想擺脫自己「賤」嘅本性，為咗睇上去同kawai更襯？

我唔知。

我只係知道.....

做好人好撻辛苦呀！！！！！！！！！！

好撻想繼續周街串人呀！！！！！！！！

第十章——無人之境

第十章——無人之境

喱一個月，浩然表弟即將要同樂兒結婚。

大家都好期待佢哋嘅婚禮個一日，當然，作為表哥嘅我亦好開心見到喱一幕。

浩然表弟佢同樂兒決定喺大澳村其中一間小教堂行婚禮，因為樂兒係基督教徒。

有時我會諗，痴漢此時此地，到底又做緊啲咩？

不過點都好，我竟然俾浩然表弟邀請做伴郎，連玉子、大佬、麒麟都有份，另外仲有幾個浩然表弟朋友。

而伴娘方面，我最估唔到樂兒竟然會邀請kawai。

再之後幾日，我行過去大澳唯一一間自訂西裝鋪，行入去門口個陣，咁啱遇到kawai。

「咁啱啊。」

「...阿浩然表弟佢生日啊嘛.....」我抓抓頭答：「你都係啦...？」

「係啊，我都係嚟買件衫準備去佢哋婚禮。」

「咁入嚟一齊揀啦...！」我哋兩個唔洗停住晒喺人哋鋪頭門口到嘅。

行入去之後，我哋望到牆邊掛住唔同款式男女西裝，而老伯都係一位文質彬彬嘅人。

「嚟訂造一套合身嘅西裝？」老伯走過嚟問。

「係啊，唔該老闆。」kawai答。

之後老伯行咗入去鋪內拎工具，準備量度我哋尺寸比例。

kawai一直望住鏡中入面嘅我，然後講：「哈...你終於都要試下著西裝啦。」

「浩然表弟竟然會拎咗我第一次。」我無奈搖頭。

「精神啲啦。」kawai又拍下我番塊臉：「最近有咩搞作啊？」

「做下義工囉～學你。」

「我都知，咁你有冇覺得成個人開心咗好多？」

「無喎，不過上星期食完香口膠之後偷偷痴落王師奶頭髮上面反而令我happy咗成日。」

「唉，人衰無藥醫。」

「開始量啦...」老伯走出嚟，開始幫我同kawai度。

最後幫kawai訂造咗件伴娘著嘅衫，而老闆亦幫我訂造咗件老西，不過我同佢講明唔洗打Tie，因為我要Free啲，同埋唔洗訂皮鞋，因為我會著拖鞋出席。

老闆死都唔妥協，話乜嘢唔附合結婚嘅禮教，但係我一拎幾張金牛出嚟佢即刻點晒頭話三日之內完成。

果然錢係萬能。

買完衫之後，我同kawai去咗附近一間細細地嘅西餐廳同佢食嘢。我哋坐喺露天嘅位置，因為感覺有feel啲。

講起上嚟，我哋都好耐無一齊食嘢。

「有咩好食咩啊？」kawai拎起餐牌睇。

「你咪睇緊囉。」我說。

「咁要份羊架啦。」

「咁我食牛排啦。」

侍應幫完我哋落單之後，我同kawai就好唔自然咁對望咗一陣，眼神你移我躲，有啲奇怪。

雖然我哋喺夜街長椅上表明咗同對方只會係朋友關係，唔會越線，但睇嚟隔膜總係會有。

可能我同kawai都已經廿幾歲，唔會好似啲中學生有咁強烈要愛情嘅感覺，但係我相信，我哋彼此間總係存在住一條線。

「我呢，今日超開心。」kawai見我咁耐未講嘢就自己出聲先。

「咩事開心？」

「我有個以前社福機構嘅一位學生仔佢出咗書啊。」

「車～我都得喇！」

「但係重點係佢得十六歲！」

「哇...堅唔堅啊！」十六歲就出書！？我就唔信啦，除非佢係神童或者天才啦。

「真架，我都估唔到當年同佢講句Just do it叫佢追夢，佢真係會做到。」

「咁細路寫咩類型嘅故嫁？等我買本嚟過目下佢嘅文采！」

「愛情。」

「好...！」kawai一講「愛情」兩隻字，令我有啲口啞：「我...我過幾日買一箱書支持佢！」

「誇張，又吹水。」

「我買唔到我唔係男人！」

「好！」kawai好和善咁鼓氣咗腮子，伸出一隻手指尾。

「做咩啊？」

「打勾勾囉~」

「哇.....仲做埋啲老土嘢...乜鬼打勾勾.....」我有啲抗拒，縮開個頭望第二到。

「喂...牛牛！」

「唉，怕咗你，陪你做弱智嘢。」我隨便伸隻手同佢勾手指尾。

我黑黑地嘅手指尾勾住佢白淨淨嘅手時候，有一種好窩心嘅感覺，係第二啲女仔俾唔到我，如果可以嘅話我都想嗰種感覺可以留住，勾一世。

不過，我對kawai嘅愛又未話去到要哭要死，嗰家都仲頂得住。所以唯一可以做嘅，就只有見步行步，唔好做啲令自己沉船嘅嘢。

食物到咗之後，kawai又分咗自己少少羊架俾我食，咁我唯有禮尚往來分番啲牛排俾佢。

大家都知道大家有好感，但係我真係唔知佢對我嗰種人會有咩好感。

「kawai。」

「？」

「成個大澳村應該有唔少年輕俊男想請你食飯嘞，點解硬係要食窮我。」我笑住講。

「你好人囉。」

「認真答啦，我自己知自己乜料。」我唔係睇低自己，只係我都知自己賤，不過我控制唔到咁解姐！

「阿牛。」kawai繼續低頭望住自己碟嘢嚟食，一路說：「你知唔知.....女仔對一個男仔有好感建基於兩樣嘢？」

「錢，樣？唔洗咁大個圈讚我型仔嘞！」

「係開心同安全感。」

開心同安全感.....

「咁簡單？」我笑笑。

kawai點頭。

「咁你遇到我好開心咩。」我笑唔出，但係依樣展露出一個淡淡地嘅笑容。

「與你相遇.....」kawai猶豫咗一陣，會心笑咗笑講埋落去：「好開心。」

「你識到我唔開心咩？」kawai反問。

「咁.....係就係開心嘅...！不過呢，麻煩就多個開心喇！」

「喂，你俾玲玲姑娘煩啲，有好多小朋友、學生恨唔到架。」

「嗚.....」我雙手放喺雙眼，扮到欲哭無淚咁。

「車～如果有一日我走咗，你就識後悔。」

.....

「.....你...做乜無啦啦捉住我隻手...」kawai呆咗一咗望住自己隻手。

「我...」我都唔知自己點解喺個剎那會捉住咗kawai隻手腕.....

「.....快啲食嘢喇，凍啦！」kawai甩開我隻手。

啱啱個一刻.....

我到底諗緊咩。

直至夜晚，我如常同痴漢喺海岸上嘅大石到吹廢水，佢問咗一樣我自己都答唔到嘅問題，

「點解我同你最近好似少吹咗女經咁。」

「你嘅周樂兒都俾我表弟夾走咗啦，仲有咩好傾姐？傷你心啊。」

「唉，佢哋婚禮嘅幾時？」痴漢灰心咁問。

「十月十三，今個星期日啊，大澳村何馬里教堂...係啲，你好似唔係伴郎嚟啲。」

「估唔到唔係我同樂兒踏上教堂。」痴漢感嘆咁講。

「屌你扮乜嘢啊。」我推一推痴漢個頭，說：「人哋連你個名叫咩都唔知喇，扮晒多經歷咁。」

「我到時會佢唱首歌祝福佢兩個。」

我又推痴漢個頭一下：「你到時咪撚唱《阿牛》啊！打撚死你呀！」

「竟然對住我喱位中上男神講要打死我？.....到時我會唱《婚禮的祝福》。」

「唉，學我聽陳奕迅，無啲獨特品味。」我無奈搖頭。

「你條仆街！你都係中一、二個陣有個老師讚下你個樣似歌神陳奕迅，你先開始聽佢啲歌渣嘛！」痴漢又講起往事。

「我心目中嘅歌神係永遠無得取代。」

「係啲，你同kawai點啊？」

「可以點啊，做咩咁問啊？」

「成條大澳村都知你兩個係唔啱key嘅一對喇！」

「佢有個更好嘅男朋友等緊佢。」我飲啖可樂，望下海。

「你真係成隻牛咁，鐘意人又唔出聲。」

「有少少好感姐，又未談得上係愛。」

「自從阿白走咗之後，你幾時同個一個女仔成日出街？幾時除咗老母之外同第二啲女人食飯、幾時對個第二個女仔笑？無啊！得kawai一個渣！」

「你仲激動過我咁啲，阿大哥。」我說

「緊係啦！我未拍過拖啊嘛！見你拖拖拉拉好想屌死你呀呀呀呀呀！！！！！」

然後我睇痴漢面前除咗條褲。

「仆你個街！我報警呀！收返埋危險武器！」痴漢驚訝地大喝。

喱幾日，或者講喱幾個星期，我一直喺到諗自己同kawai嘅關係。親密又唔算親密，疏遠又唔似疏遠，個種感覺好似遠在天邊，但係又近在眼前。

痴漢、大佬、老媽子都叫我要好好珍惜kawai，有得追好追.....都唔知有乜好追。

kawai仲要有個疑似未婚夫嘅男朋友。

我係有少少鐘意kawai啊！咁佢平易近人、又純真善良，大家鐘意佢，包括我自己都好正常啊。

鐘意佢唔一定要表白嘅，放喺心囉。

kawai都有男朋友，就無為搞佢。

我係二世祖，但我又唔係玩女人個班仆街嚟嘅。

雖然我知道愛情係好玩，但係我都知道唔係有心就唔好追人，因為萬一傷到個女仔，大家都唔好過。

所以都係個句.....

將喱份感覺，默默咁飛逝啦。

但係我估唔到，喺浩然表弟同樂兒嘅婚禮之後，我同kawai嘅關係竟然有突破性發展.....

星期日。

「仆街！遲到.....！」我著完對人字拖，頭都無掃就行跑出去。

「死啦死啦死啦死啦！」住喺我對面嘅kawai都好趕咁跑出嚟。

「你都遲到啊！？」我問。

「仲問！我哋伴娘伴郎嚟架，唔遲得架！！！」kawai特登著住跑鞋，而隻手拎住高根鞋等去到會場換。

「喂，我哋跑過去嘅話到仆街都未去到教堂喇！」

「咁可以點啊！？」

我望下四周圍睇吓有冇咩交通工具可以用，咁啱俾我見到有對情侶坐緊嫁綿羊仔，我立即走過去截停條友！

「牛少！你識唔識睇路呀！差啲撞車啊！」原來男個位係蛇仔明，我中學同學。

拎幾張一千蚊紙出嚟：「死落嫁車，我要征用一日！」

「對唔住大佬！」蛇仔明立即拉自己條女落車，將條車匙俾埋我，然後行開一邊對我揮手：「同阿嫂玩得開心啲。」

我上咗綿羊仔之後亦叫kawai上嚟，蛇仔明亦都收到佢應得嘅報酬。我就一路趕去教堂，沿途kawai捉實我膊頭，好似好驚會跌落嚟咁，但係冇辦法，為咗要快啲到要渣快啲。我渣得越快，kawai就捉得越實。

「唔洗驚喎，唔會令到你炒車咁柒嘅。」

「信你架喇.....」

睇kawai個樣都應該係第一次坐綿羊仔，不過話時話，喱架綿羊仔又行得幾快。

趕到去教堂之前仲有一條山路，因為綿羊仔上唔到去嘅關係，我直接背起kawai跑上山。

「喂...你...」

「唔理得咁多喇，你手腳咁慢！」我說。

用晒啲力之後，終於到趕到教堂，kawai亦即刻換番對鞋，我同kawai入去之後即刻分別坐喺伴娘伴郎嘅位，等待新娘子嘅來臨。而浩然表弟一早已企喺中間，我入嚟之後仲同我微笑揮手打個招呼。

「請各位企起身。」神父說。

所有人都企起身，本來我發緊呆，不過我俾大佬拉起咗。

教堂，神聖、純潔嘅地方，如果kawai著起婚紗嘅話.....一定好靚。

然後樂兒開始喺父親伴同下慢慢步入教堂，最後企喺新郎哥浩然表弟面前。

「愛，是包容。愛，是謙遜..... (下刪神父一萬字)」

「張浩然先生，你願意周樂兒成為你合法妻子？無論病痛、貧苦、衰老。」

「我願意。」浩然表弟啱個聖人，今日額頭再加多咗層光咁。

之後就到樂兒講願意，就係兩個交換完戒指要咀個一刻.....！我見到一個著住黑色西裝、戴黑色圓帽嘅男人企起身，佢伸隻手入去西裝袋裡面.....唔通佢想拎...吓！咪！？

等陣！個嗰男人係痴漢！

我立即轉身揪住痴漢啱個癲佬，麒麟、大佬同玉子同即刻過嚟幫手拉佢出教堂，我估唔啱個癲佬真係會偷偷混入樂兒結婚地方打算唱歌.....

「你個癲佬.....」我不得不說。

「當你失去咗愛，你就明白就算再做啲咩都無所謂.....包括生命都可以唔要。」痴漢說。

「你個毒撚要醒下喇，唔好再為愛而死喇，無人會咁蠢嫁。」我拍拍佢膊頭。

阻止痴漢唱歌之後，我哋返入教堂。到咗下午就喺附近一家酒樓擺咗好多圍檯，一食食到夜晚。

「你食咁多嘢唔驚肥死自己啊。」我行過去kawai隔離，留意到佢今晚喺到瘋狂食。

正常燒乳豬、醬油雞、炸蝦球啱啲係女人嘅天敵，就算食都要去咗層皮，但係kawai就一路食過不停。

「我鐘意食咪食囉...連你都要管制我。」kawai停一停、無直視我、繼續食。

「唔係，驚你食完第二朝後悔渣。」

之後kawai夾咗舊雞脾俾我，說：「你陪我一齊食，無有怕。」

「我食得好飽喇.....嗶！哇呀.....」kawai強行塞隻雞脾入我口，搞到最後我逼不得已食咗佢。

不過kawai今晚喺咁食嘢，總係有原因。

我返到去自己個圍伴郎檯之後，大佬搭住我膊頭：「兄弟，係你嘅時候。」

「做咩？」我問。

「做乜？一睇就知kawai有壓力喇！」痴漢都搭住我膊頭。

「關我鬼事咩，痴線。」

「佢淨係塞隻雞脾入你口叫你陪佢食嗶！」玉子說。

「總之唔好搞我，我同佢無任何關係嘅！」我舉高雙手投降。

「哇...你係咪男人嚟架.....就算佢唔係你女朋友，係你朋友，係都關心下人啊！」麒麟說。

「關心得多咪有誤會囉~」

「話唔定從頭到尾得你個傻仔誤會呢。」痴漢輕笑。

「得喇得喇，煩住晒。」受群眾壓力影響，我走咗去關心kawai。

問佢做咩十問九唔應，所以我就陪佢瘋狂食嘢，仲食得癩過佢，啲食物塞入個口咬幾秒就吞落肚。

咁樣做，佢至少唔會食晒食檯嘢搞到自己肥晒。

十幾分鐘之後，成檯啲嘢都終於清晒，再唔洗一陣kawai就衝出酒樓喺條冷清小巷嘔晒剛才啲嘢出嚟.....

「你搞咩啊...」我走過去掃佢背脊。

等到kawai嘔完之後，佢雙眼終於望住我，我感受到佢有啲憂鬱。

聽人講，通常一個平時喺表面笑得最多、最開心嘅人，內心往往都係好悲傷。

「.....我好大壓力。」kawai講。

我同佢對望咗幾秒，聽完佢講嘅一句之後，直接以「公主抱」方式抱起佢一直跑到去大澳海岸嘅大石之上。

夜蘭人靜，只有對面海嘅城市隱約咁散發緊光輝，相反大澳四處都已經熄晒燈，形成咗一種寧靜嘅感

覺。

「喺到大叫啊，會舒服啲嫁。」我放低佢。

「呀——！！！！！！」kawai果然聽我講，向個海大叫。

雖然我唔知咩事，但係我估kawai睇完浩然同樂兒嗰場婚禮，諗起自己男朋友等緊佢結婚.....嗰啲好似叫婚前恐懼症。

「牛牛.....我同你講一樣嘢好唔好？」kawai突然望住我。

「咩嘢.....？」雖然我大概應該知咩事。

「你唔好講俾人知...。」

「好。」

「我當你兄弟先同你講，千奇！唔好講出去.....」

「其實.....我有男朋友。」

「我知~」

「而且...」kawai有少少猶豫，但係都講咗出嚟：「我哋就快結婚。」

「...咁咪好囉。」

「但係我好驚。」

「有乜好驚？」

「結婚.....我一諗到...我一諗到就覺得好大壓力.....」

「有咩壓力，有人同你過人世唔！你個肥妹仔仲唔執到？你男朋友都唔衰得去邊喇！」

最後，kawai無回答我問題，只係坐咗喺到默然咁望海。

「你咁好條件，人又正、心又好，唔想同嗰個結嘅.....咪搵第二個囉。」我補充。

kawai吸咗一口氣，然後微笑：「細個嗰陣，我哋不甘平凡，世界好似圍住自己走咁，夢想、理想總係掛喺嘴邊，勇氣總係掛喺心口，愛情係美麗憧憬。」

但係大個咗之後.....夢想變成幻想，就連愛情，一切一切都好似要經過計算咁...所以你好羨慕你，鐘意做咩就做咩，想點就點，心口掛個勇字，唔需要理會旁人點諗，做番自己。」

「車...做番自己，有幾難姐！」我說。

「好似啱啱食嘢咁，我咪做番自己，我好鐘意食嘢.....我覺得唯獨同你一齊個陣...我真係可以做番自己.....對住你踢拖又得、大食啲又得、粗魯啲又得，幾好。」kawai對住我笑。

「咁我又唔介意好似隻牛咁，俾你勞役嘅.....」

kawai突然走近我，對住我五目交接.....

我...

.....

雖然好想同將嘴唇靠向佢，就連自己嘴唇都開始有啲抽搐想一下抱住kawai咀住佢。

但係理性叫我冷靜，要冷靜冷靜冷靜！

因為我哋兩個底線一旦觸破，我驚自己會收拾唔住。

「我只係想做番自己一次.....」

原本dup低頭嘅kawai，抬頭咀住我.....

我不自覺合起對眼，對我嚟講.....喱一切都太虛幻。

真係接吻過先知，自己心跳從未對一個女仔有咁大感覺。

即使kawai都係。

我係想佔有佢，我係好鐘意kawai。

我好鐘意好鐘意好鐘意.....

「多謝你。」幾秒過後，kawai停止咗喱場幻夢，淺淡揚起嘴角：「雖然我可能違背咗自己良心...但係我至少無違背到自己內心。」

說罷，kawai轉身自己行番屋企，我則呆咗喺原地一陣。

喱種感覺大概就係所謂嘅「不想說明，只想反應」。

沿路我一直呆下呆下咁行返屋企，坐喺大廳到望住個鐘一秒一秒咁過，又諗起對面屋嘅kawai。

連kawai都勇敢踏出咗喱一步，點解我雙腳總係郁唔到。

郁唔到...行去kawai間屋前。

咁啱部廿四小時開住嘅CD機，咁啱播到去陳奕迅首《無人之境》。

原來喱個世界最壞罪名並唔係叫不浪漫罪名，而係太易動情。

而咁啱，kawai逃避一段婚禮，所以嚟咗大澳村做社工。

咁啱，我又等緊永遠唔會番嚟嘅阿白，遇上咗kawai。

一切似係冥冥之中嘅巧合，但係巧合又有啲不對。

或者就係嗰種不完美，喺短時間之內造就咗一段超出友誼嘅關係。

搞到大家不知不覺中鐘意咗大家都唔知。

不過正正因為嗰份得不到嘅愛，先令到嗰段關係更為矜貴。

一段永不拖手，也不散聚嘅愛情同友誼。

大廳昏暗柔和燈光正好打落大家面上，坐喺到會有種溫煦感覺。我諗，幫人幫得最多嘅kawai，正正係最需要人幫嘅一位。

「今晚就換我做社工嘅角色，好唔好？」我坐低喺梳化到，露出笑容。

kawai失笑一聲，然後含唇點頭，都坐低落梳化到。

「好，kawai小姐，點解你要逃避嗰段婚姻？」我問。

「我覺得一切嚟得太快。」

「你覺得太早結婚？」

「係.....」

「咁你覺得男方為人冇咩問題？」

「無，佢好完美。」

「例如呢？」

「我中學嗰陣係肥妹嚟架.....有好多同學都bully我，唯獨佢唔會咁做，佢會教我做功課、會叫我唔好灰心、日日都鼓勵我，到我生日個陣佢仲整咗份超有心思嘅禮物俾我！就係一個用唔同零食組成嘅書包，佢餓咗好多午飯錢買材料返嚟整嫁。直到佢之後對我表白，佢唔厭棄我嗰位肥妹，我同佢一齊又覺得好開心，我當然同佢一齊喇。」

kawai喺銀包拎咗張中學相俾我睇，又真係幾肥.....換著係我自己我都唔會睇上眼.....

「所以之後我就好努力好努力咁減肥，因為我知道唔可以淨係佢單方面付出，最後就靠跳舞減到咁喇。」

「你男朋友咁都睇得出你係潛力股，你減完之後真係幾靚。」我寬容一笑。

「但係亦都好辛苦。」kawai苦苦一笑。

「點解？」

「有時我覺得.....自己喺佢面前唔係做番自己咁，我好似成日將自己缺點收埋唔俾佢知，陪合咁完美、咁好嘅佢，但係我亦都因為咁好辛苦，壓力好大，如果要過人世嘅話.....我都唔知自己點捱。」

kawai好似終於搵到一個喺傾嘅人一樣，越傾越講就越投入，我亦都係第一次同人講嘢無特登頂對方嘴。

「相反...」kawai望住我，淺笑：「見到你之後我成個人放鬆咗唔少，好似有個人會陪我癲，可能癲過我，唔會介意我食相、唔會介意我著成點出街、把口永遠賤過我，粗口永遠多過口水，我覺得同阿牛你一齊個陣，係我最舒服個陣，亦都可能我知你未完全了解我，所以同你一齊無顧慮。」

「原來有缺點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我搖頭輕笑。

「身邊有好多朋友都唔明我，會叫我快啲嫁俾我男朋友，叫我綁住咁好嘅男仔，對自己有個保障.....但係我，總有好多嘢想做，唔想咁快就綁住自己。」

「咁你仲有咩想做？」

「我想幫多啲人，做無國界義工都可以，總之可以幫到人我就好開心。」

「我哋真係好唔同。」我苦笑。

「但係我真係好幸運可以遇到你，令我嚟大澳工作當休息嘅時候，可以多個人依賴。」

「我A級和牛嚟嫁，好珍貴，記住好好珍惜我。」

kawai靠過嚟用力抱緊我幾秒，我呆一呆，然後默然一笑。

「好不好給天數數~各有各也會擁抱~」kawai手機響起上嚟。

kawai接完手機講咗一陣嘢之後，放番手機落檯。

「你個鈴聲隻歌咁似楊千華嘅？」我說。

「喔，係啊，佢新歌嚟，我係佢fans。」kawai突然好似諗起啲嘢，指住我：「係啫，你係陳奕迅fans嚟架嘛！？」

「係啊。」

「喺個同事打俾我話陳奕迅會喺下星期主持我哋社福機構一個學生camp嘅環節，你有冇興趣嚟啊？」

我呆咗呆，雙手不自覺打緊冷震.....

陳奕迅.....

陳奕迅...

陳奕迅。

「當然要喇！！！！！！！！」真係要買定枝幾十萬嘅相機同佢合照！！！！

「好喇，應該可以帶埋你去嘅，整個工作人員位俾你做。」kawai說。

「真係多謝晒你kawai！！你係我再世母親！！」我抱住kawai隻手喊起上嚟，終於可以近距離一睹遇像風采。

「請我食餐飯得喇。」kawai拍一拍我個頭。

「好，一定唔會走數。」

最後凌晨兩、三點我先返屋企，一諗起可以見陳奕迅就成個人訓唔著。

第十一章——張氏情歌

第十一章——張氏情歌

幾日之後，我真係約咗kawai出大澳買相機，順便當請佢食飯，報答佢帶我見陳奕迅。

話說，我都好耐無出過大澳。

經過個程一定會令人暈車浪嘅出大澳車程之後，我哋搭地鐵去銅鑼灣皇室堡買。一出市區，就總係望到啲學生妹同MK妹著到韓風咁款，令到我都有啲眼多。

但如果認真，佢哋點樣鬥都唔夠kawai好。

一牛白色衛衣、黑色長褲、波鞋、背包同內捲中長髮已經可以特顯到佢乖巧純良嘅氣質。

氣質喱家嘢，點練都無用。

係要經時間同經歷磨練出嚟。

我哋喺相機舖入面東張西望，完全唔知揀邊隻好，話晒我平時都唔搞喱家嘢，係自然派嚟。

「先生，有咩幫到你？」一位職員小姐主動走過嚟。

「我想買部相機。」我說。

職員姐姐望一望kawai，再望住我微笑：「我建議你哋可以買拍立得相機，同女朋友影相就可以即影即有，用嚟留念。」

「哈...」我同kawai都望住大家啞啞咁笑咗一笑。

「有冇啲十萬以上嘅相機？」我問。

「有有有！老闆！！」女職員大喊。

「係，做咩？」

「嗰位客人想要十萬以上嘅相機。」女職員說。

「好。」老闆走入後貨櫃，搵咗一枝睇個樣都好架勢嘅相機俾我：「全新美國訂製，擁有最強象數，號稱機王之霸，配有「大白兔」同最強處理圖像卡，只賣十一萬零七千！」

「碌卡。」我拎張信用卡俾佢哋。

買完部相機後，我同kawai立即試試佢。走到去邊就影到去邊，佢更會藝術家上身，搶咗我部嘢嚟用。

「喂，你拎部嘢自拍好浪費呀！」我說。

「點解？」kawai輕輕揚起嘴角：「因為部相機襯唔上我呢。」

「係！啊！」

kawai又對我拳打腳踢：「講多次。」

「係啊！」

「收貨。」kawai點頭。

「哇！！走呀！！！」突然間，一大群人喺不遠處對面街散開晒。

我同kawai俾聲線吸引咗過去，行到過去先知有條友坐咗喺一座大廈天台上面喊住要跳樓。

我哋行到過去個陣，地面啲群眾已經散開咗一個位俾佢跳落嚟。

「平日又唔見有，今日我難得出街就撞到啲咁嘅嘢～」我說。

「我要死呀！！！」跳樓嘅男人喺天台上大叫，以佢個樣推斷佢大約三十歲左右。

「屌你！快啲跳喇，我有枝十幾萬嘅「炮」可以捕捉你完美落地嘅一刻喎！」我拎部相機出嚟show下，向天台上嘅佢講。

「唉，你真係改唔到把口。」kawai輕拍我塊臉一下，然後向天台個條友大喊：「先生，你唔好亂嚟啊！你冷靜啲先！或者呼吸下...望下喱個世界先！你仲有好多嘢架喎，你想就咁放低咩？」

條友又真係望一望：「望到.....我望到天堂呀！！！」

「市民，喱到交俾我哋得，我哋已經聯絡談判人員嚟緊。」一隻皇家警犬走過嚟同我仲有kawai講。

「我係社工，或者我可以幫到佢。」kawai拎咗隨身帶嘅職員證出嚟。

隻警犬諗咗一諗，然後帶kawai上去：「咁小姐你跟我哋上去。」

我都想跟上去，但係另一隻警犬就阻止我：「先生，你無授權可以上去。」

我特登等kawai走到入去大廈我先同隻警犬講：「咳，我係個位小姐助手。」

「.....」

「人命要緊，唔該你唔好阻住我。」我推開隻警犬，拎枝名貴「大炮」上天台。

由喱家開始，我正式叫我部相機做「大炮」，因為個名咁叫好似型啲。

上到去之後，我即刻搵個靚位camp好條友跳落街最完美嘅拍攝角度。講真，一張相勝過千言萬語，

我要用啲張相講俾世人知，現今社會嘅不公，令到我哋啲啲市民走上絕路，係一種對社會現況絕地嘅終極控訴，餓狼最後嘅咆哮！

「先生，我可以點稱呼你？」kawai問跳樓男士。

「.....叫我廢柴...我係一個無用嘅...廢柴...哈.....哈哈！」廢柴男開始有啲精神失常。

「阿...柴啊，你仲有好多朋友、兄弟、家人、姊妹架？」kawai繼續用典型嘅談判技巧，搵出廢柴男跳樓根源。

但我同佢彼此都身為男人，我已經感受到廢柴男因咩事要跳樓。

「睇佢個死樣都係自己鐘意嘅人唔知做咗啲乜啦！」我一路講，一路調較相機光暗。

「啊呀！！！！！！」廢柴男仰天咆哮。

「你幾時上咗嚟.....」kawai嚇咗嚇，不過都處理主要問題先，望返個男人：「阿柴...因為女朋友？」

「...無錯。」

「話咗喇。」我對廢柴男揮一揮手，大叫：「啲到，微笑！」

廢柴男唔理會我，我再走近啲對住佢講，然後用國語講：「一、二、三！茄子~！」

「先生...請你落番.....」警犬用手擋住我鏡頭。

「我係佢助手，我哋運用緊一唱一和嘅做法拖緊時間，我只係今日唔記得帶社工證。」我係警犬耳邊偷偷咁講。

「唔.....咁好。」警犬點頭，唔阻撓我。

「牛啊，你落去先啦。」kawai拉一拉我衣袖，細聲同我講。

「傻豬，我唔會整死條友架，要是條友有勇氣自殺一早跳咗啦，佢啲家就博人注意，佢想有人知道佢幾可憐、自己幾卑悲哀，我哋目的就要扮晒同情關心佢！等佢接受我哋。」我細聲係kawai耳邊講番。

「又講你啲廢話...！我唔見得你有幾關心佢囉！」kawai輕輕咁拍我膊頭一下。

「屌！！！你兩個依依泣泣完未呀！！！！！！」廢柴男突然對我地大喝。

「得得得，我哋啲家關心番你好無？」我用對住個小朋友嘅語氣用廢柴男講。

「唔...」廢柴男點頭。

「你女朋友叫咩名啊？」kawai溫柔地問。

「叫.....陳三妹，我同佢係同事。」廢柴男唔爭氣地流出一顆眼淚。

「咁佢.....」kawai未講完我已經插嘴。

「佢俾人啲咗？」我直接問重點。

廢柴男突然雙眼瞪大望住我：「佢...佢只係同咗第二個男人結婚，而且一早有婚約，我從頭到尾都係第三者，我.....我一直都唔係佢男朋友...我只係佢好朋友.....但係我同佢嘅關係又點止朋友咁簡單呀！！只係朋友又點會一齊聽歌、逛街、看海呀！」

我同kawai不自然咁望咗對方一眼，然後立即另番轉個頭向廢柴男。

「咁你有冇表明過你心意先？」kawai問。

「表咗都無用喇，大局而定，都同人結婚囉，唔肯走都要走。」我說。

「咁...就算...就算改變唔到，咁至少都叫爭取過.....」kawai說。

「咁個女方又會唔會為咗男方放棄一場婚姻，放棄一個多年男朋友？如果無十足把握，廢柴男你無表白我覺得幾正常。」我說。

「但係有個女仔同你做嘢啲嘢啲.....你覺得咁叫無意思咩？」kawai反問。

「呃...討論番正題先，你哋喱家係要安慰我唔好跳樓！！」廢柴男說。

「唉，你死撚咗佢啦，你無得救喇你。」我再行近啲，用手勢指示廢柴男：「你一陣最好控制自己喺空中用頭落地，因為咁樣...可以凝做一種震撼嘅感覺。」

「你玩夠未呀！！我認真嫁！！！！！！你當我玩呀！」講完嘅一句之後，廢柴男立即喺欄杆邊沿單腳企，只要有一個大風都可以令佢跌落街。

「世上唔係淨係得愛情架嘛，理想呢？你嘅夢想？」kawai問。

「我嘅夢想係有女朋友.....」廢柴男滿臉流著淚。

照咁睇，如果當初痴漢單嘢處理唔掂，喱家企喺到嘅可能係佢。

「女朋友可以喺好多地方識架嘛，你喱家一跳落去就無架啦啲，係咪先？」kawai用說教方式。

「喱個世界好灰暗，我完全感受唔到愛呀，除咗我老母之外，我感受唔到有異性對我有愛啊！！點解姐，我想要一個隨時隨地可以關心我，同我夜晚拖下手，搭住膊頭，又有默契嘅女朋友姐，點解咁難呀，點解啊！」廢柴男發出終極控訴。

「其實你好幸福架，你仲有家人啊嘛，家人可能好煩，但係佢哋養到我哋咁大，為嘅係乜？真係無乜。」

儘管有時我哋有啲事係唔順佢哋意嘅，不過仲有朋友啲，如果你無，我好樂意做你朋友。」我望住k

awai嘅表情，某程度上佢就好似講出緊自己感受咁。

「.....」廢柴男好似無話好駁，俾kawai說服咗咁。

kawai慢步走過去廢柴男前面，慢慢伸出一隻手俾佢。

廢柴男由原本單腳企變番雙腳，亦漸漸伸出一隻手捉住kawai隻手，然後從欄杆上行番落嚟，留下班民眾隨即歡呼。

我都唔知點解望到嗰個畫面個心感動咗一下，不自覺會心微笑咗一下。

「多謝你啊！！！」廢柴男喊到抱住kawai。

「唔洗驚，天無絕人之路。」kawai安撫廢柴男背脊。

竟然抱住kawai，喱條友.....

不過算。

事件結束之後，警犬以自殺未遂罪拘捕咗廢柴男。

我同kawai兩個人行出大廈之後，班街坊隨即又歡呼起嚟，市民、記者仲拎相機幫我哋影相，搞到我哋真係好似大明星咁，有啲唔自在。

「做得幾好啊。」kawai用手肘搭住我膊頭。

「影唔到相～唉。」我無奈搖頭。

「喺到影張囉！」kawai拎住我部相機，一手搭我膊頭同我自拍，而背景就係嗰座剛才差啲發生跳樓嘅大廈。

張相無chok樣、無擺個型仔索女姿勢，就只係一張好簡單，我同kawai發自內心咁笑住影出嚟嘅一張合照。

幾日之後，我同kawai喺貓貓cafe食雪糕個陣，俾啲顧客望住，我哋問咩事先知原來嗰件事上咗新聞，個標題仲要話我哋係乜嘢乜嘢情侶勸救自殺男嗰。

雖然唔係上頭條，但係都幾值得記念嘅。

「幫人係咪好開心呢。」kawai放一啖雪糕入口。

「ok啦～唔差啦～我估唔到一齊喺天台個位警察接受訪問個陣真係會答我哋用一唱一和嘅談判技巧方法姐。」我答。

「都算係架，有時全程灌輸正能量同希望俾人或者唔係一件好事，佢都可能無心聽落去，但就係因為你酸人嘅功力，激到佢自殺之前都要駁贏你先。」

「高見。」我做中國功夫問候嘅手勢。

「過幾日之後過去長洲camp喇啲，有冇準備啲咩啊？」kawai笑住問。

「有，準備咗我個人囉。」

「準備個人做咩啊～」

「交俾你囉～」我婉轉咁用膊頭推一推kawai。

「咦～牛牛好肉麻呀～去到唔好搞我啲女同學呀，人哋未成年嫁。」kawai指住我嚴明地說。

「唔會，會搞你囉。」講出啲句之後我都忍唔住笑出嚟。

「咁我真係要帶定枝防狼噴霧先得喇。」

好快就到同kawai仲有身第二啲社工、學生去長洲camp嘅日子，同kawai一齊個陣，時間永遠都好似特別快。

而我係用活動義工嘅名義去參加啲次活動，同行都係義工嘅仲有幾位男女，應該同我都係咁上下大。

個一朝六點幾我已經拎好晒個大旅行袋出門，老媽子仲特登問我去邊，我答佢去溫書，雖則我已經廿幾歲唔洗番學。

一出門同kawai會合，佢已經好專注咁望住張紙講我去到要做啲咩，我望住專心嘅佢，有種莫名其妙嘅可愛感覺。

加上好少見女仔整頭髮做中長內捲髮，平時見開都係馬尾或者長髮，所以佢總係帶住一種好清新嘅Feel。

以前每日喺大澳總係過住吃、喝、玩樂嘅生活，但係識咗kawai之後成個人精神好似唔同晒。

我覺得.....

自己好似「青蔥」咗。

「牛牛，你有冇聽我講嘢？」kawai問。

「無。」我答。

「你咁鬼直接嘅.....」kawai有啲睥視我。

「我啲啲洗聽指令嫁咩？當然靠執生啦。」我說。

「可能啲學生百厭過你啊！」kawai扭我耳仔。

「打到佢哋聽教為止囉，哇哇哇.....我細細個一唔乖，老母會點啊？打囉！」我擺出一副理所當然嘅

樣

「咪扮晒嘢喇你，伯母根本好愛你！應該一次都無打過你先養到你咁衰格，所以我代緊佢打你。」kawai最鐘意對我拳打腳踢。

「哈，你做我老媽子？」

「都得。」kawai抱住條腰、點頭。

「老媽子！」我張開雙手，準備抱住kawai。

kawai即刻反應過嚟，用雙手制止住我魔爪嘅施開：「哇，你襲擊老媽子呀？」

「我平時會抱自己老媽子架嫁。」我笑淫淫地說。

「係咩～咁你遲啲喺我面前抱一次伯母，同佢講一聲「我愛你」過我睇先啦。」

「肉麻。」諗起都骨痺。

「知肉麻呢？肉麻嘢仲做。」kawai用力拍我膊頭。

「老媽子啊～～我想食早餐啊～」我拉住kawai衣袖。

「去到長州碼頭個到集合先啦，衰仔。」kawai回答我。

如果kawai真係一位母親嘅話，佢一定會係一位賢妻良母。

搭咗一陣地鐵再轉搭船去長州之後，我哋終於落地，kawai用手機聯絡第二啲社工同事，最後我哋成班人就喺唔知幾號碼頭會合咗。

長州當日陽光普照，人流同平時差唔多，嚟到同大澳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樣都有漁村風情，不過歡迎遊客嘅嘢比較多。

而且就咁行一行條街已經見到啲檔仔賣乜嘢大章魚、大魚蛋個啲，搞到我更加肚餓。

「哈囉！」kawai帶住我行咗過去班社工同事到。

佢班同事又係正能量印晒喺額頭個類人，就算佢哋唔展現笑容，你都隱約feel到佢哋係有為嘅青年人，覺得佢哋做緊啲有意義嘅嘢，係個有承擔嘅人。

最勁係佢哋講嘢交流永遠講幾句嘢就笑一笑，扮晒有笑點咁，但係又睇唔出佢哋好做作。

「喱位阿牛，其中一位幫手嘅社工。」kawai介紹我。

「HI！我叫Ivy」一位身型瘦削嘅四眼女社工同我打招呼。

「哈囉哈囉！叫我阿朗就得。」另一位係一面傻勁嘅男社工，隻眼有少少似矇豬眼。

「哈囉。」我打招呼、微笑。

「第二啲社工同學生呢？」kawai問。

「搭緊車過嚟。」四眼妹社工Ivy答。

嗰個四眼妹瘦到排骨咁嘅撻樣.....要kawai啲有少少肉地，皮膚摸落去又白又滑又彈先係極品啊嘛。

相信kawai讀書個陣發育都唔錯，通常啲肥妹好似kawai咁減完肥、發完育都會超正.....總之係女大十八變個type。

「好...咁我哋買定啲嘢食俾班細路做早餐先。」kawai拍拍我膊頭：「牛牛，我哋一齊去買一袋M記包。」

就係咁，我同kawai兩個行開咗去長州唯一一間m記到買個啲十蚊勾俾細路。

「哇...個個乜鬼Ivy話？瘦到成排骨咁，都唔知係咪非洲個到嚟.....仲有個咩阿朗，個樣呆下懵下咁，個樣精神但係隻眼無嚟精神，你係社工界真係算完美。」

「我普通女仔嚟渣，俾我好的大有人在。」kawai淺笑。

有一種女仔，佢好普通。

但係你越望落去，就覺得越吸引。

「老媽子，你簡直係我女神。」我又叫番佢做「老媽子」，因為直接咁叫kawai個名講啲句好似唔係有太好效果。

「唉，你真係有眼無珠。」kawai笑住搖頭。

去到m記後，我哋叫咗十幾個十蚊包，

「唔該，十個魚柳包、十個豬柳蛋包仲有十個麥樂雞包。」我俾張一千蚊職員。

個陣成間m記得番佢一個職員得閒，但就勁在嗰個職員仔竟然可以開分身術定唔知印度外掛咁，自己一個人瘋狂整包，速度仲以幾何級數上升！！！！

睇到我都O晒啞.....

「天生我材必有用。」kawai望住個職員點點頭。

好快，個M記職員就整好番啲包俾我哋，我接過袋包之後不經意咁望到嗰位少年眼神嘅唏噓。

離開個陣，我向kawai嘆道：「一個麥當勞界嘅好手竟然唔可以喺金鐘個啲多人又高級啲店到一展抱負，要喺一個小小嘅長州麥當勞工作，睇佢個樣真係恨鐵不成鋼，同樣身為男人，我感覺到佢唏噓雙

眼之間深藏住一團火。」

「人哋可能唔夠訓姐，就俾你講到咁，你真係呢.....」kawai笑得好無奈：「咁你呢，你有冇火啊？」

「kawai，你聞唔聞到？」

「聞...？有咩味啊？」

「係一股燒焦嘅味道，你聞唔聞到我團火已經燒到好旺。」

「車，你日日留喺屋企，無聊就行下街，唔見你會追夢、冇火嗎。」

「車~你啲女人真係膚淺，你估日日好似啲後生仔咁拎住把結他企街彈下想做歌手、喺屋企用電腦打下文想做作家、夜夜去公園同班Firend跳下舞想贏唔乜嘢比賽先叫追夢咩~？夢想呢，就唔需要好偉大好青春嘅。」

kawai微微點頭，好似幾認同我：「咁牛牛嘅夢想係咩呢？」

「賺錢！」

「~」kawai戚起條眉。

「咩啊，睇唔起我夢想！？夢想無分貴賤啊！」

「無囉。」kawai即刻笑咗出嚟，說：「你日日都咁勤力收租，睇得出你真係好努力咁追夢嘅.....不過錢好易搵姐，打份牛工都有啦？冇冇高難道啲嫁？會有多啲成就感嗎。」

「你真係膚淺，你估拎住把結他撇到去好後個啲chord、寫故事每日寫四千幾隻字、跳舞識得用個頭原地三百六十度轉就係高難道啊！？我搵錢，當然係要用高難道方法搵喇！」

「你咁多零用錢，要錢搵錢唔難啊。」

「唔得。」我黯然地說：「我老豆講過，我大個咗之後絕對唔可以再買樓或者任何一間村屋嚟炒，否則以後一個仙都唔會再俾我。」

「吓？點解。」

「嗰個係我老豆對我落嘅約定，佢話因為我哋屋企已經有好多村屋地皮漁排漁船，所以唔准我再買任何物業嚟炒，佢話做人唔可以做太盡嘅~」有時我真係唔明老豆。

「伯父真係個好人。」kawai搭住我膊頭，說：「咁牛牛，希望你搵到更多更多錢喇，同事唔好忘記都要做善事捐下錢嘅。」

「睇下我心情好唔好啦~」我說。

不久，我同kawai行到返去碼頭，咁啱個陣已經有隻遊輪駛緊過嚟停咗喺碼頭到，一班一班著住便服

嘅中三、中四男女學生喺裡面行出嚟。

我哋四個就好似接飛機咁，拎住枝旗仔喺咁揮。班學生一嚟到即刻增添咗啲熱鬧嘅感覺，因為一堆學生企埋一齊，你永遠會聽到佢哋嘅笑聲喺裡面發出。

同行仲有幾位社工同活動義工，即係好似我哋種又做唔到社工又想嚟幫手嘅人，雖則我只係為咗嚟睇E神。

點算完人數，命令佢哋排好隊之後，我哋同班社工就開始分發M記包俾班細路，佢哋一見到M記包已經好似見到山珍海味咁。

「好啦，我哋喱家會去宿舍放低啲嘢先！」kawai大聲咁講，然後轉身開始帶路。

就喺行緊山上去宿舍個陣，我聽條隊後幾個馬步，有班讀中四嘅學生討論緊我，

「哇，個條友乜料啊.....」個細路偷偷指住我，再叫身邊啲朋友。

我亦都特登行慢小小，聽下條仆街想講我啲咩。

「喂...阿駿，見唔見到啊，條友帶金勞.....」指住我個細路講。

「哇！個義工仲有錢過我老豆...」個嗰叫阿駿嘅爆牙肥仔講。

「條友仲要帶金鏈...真係土豪。」另一個差唔多高嘅細路加入討論。

俾個班細路咁講一講完之後，唔知點解突然間自我感覺良好咗。

行到上去之後，成班細路已經喘晒氣咁，平時會行山嘅kawai當然仲好好氣，仲有氣講一啲營規，講到去夜晚男女唔准入異性房間個陣，我見不少男生暗自嘆氣。

我哋啲活動義工通常企喺一邊，即係班學生隔離。正常嘅時候班男學生應該望緊女、又或者睇聽緊kawai講營規，但係唯獨啲討論我個幾個後生仔仲嚟到討論緊我，眼神好似當正我神咁拜。

我特登行過去佢哋隔離望下錶、整下衣領咁，喱班細路咁嘅歲數原本應該天真無邪，但係佢哋咁都睇得出係貴嘢，睇嚟幾有前途。

「喱家可以入營房擺低啲嘢先。」kawai宣佈。

就係咁一群人入住咗喱間兩層高嘅宿舍，宿舍後面有個大球場同一啲歷奇嘅康樂設施，之後四周圍都係山林個啲。

參加喱啲活動真係冬天先好參加，如果唔係夜晚真係熱撚死。

我入咗自己間營房擺低啲嘢，所有營房統一係一間大房，四邊牆位都放晒雙層床俾人訓，我揀咗其中一個床位。

平時我同痴漢個啲溝通十句不離粗口，一係就傾淫嘢，但係同我身處同一間房嘅喱班男社工同男義工

傾嘅竟然係啲充滿正能量嘅嘢，搞到我都不得已要扮晒有活力、魄力，正直咁。

「你叫阿牛？哈佬，今次唔該晒你幫手。」一位男社工走過嚟同我握手，然後雙手合十咁同我講嘢。

「哈哈，唔洗，舉手之勞，我自細就好鐘意幫人。」我笑住咁應佢。

不過聽講起身要摺乜嘢床單.....我最憎喱家嘢，但係又要喺班人面前扮晒有條理咁，真係呢.....

擺好嘢之後大家喺大球場集合，亦開始第一日嘅活動。

所有學生會分成幾隊，每一隊六至五人不等，每隊都有一個義工助手同社工。而我當然係同kawai一隊，因為喱位老媽子要看住我嫁嘛。

不過又幾好，有種一齊照顧細路嘅感覺。

至於學生想入邊隊都係睇佢哋意願，當然有唔少男學生狗衝去靚女社工到，亦到有MK妹狗衝去靚仔高大社工到。

而我同kawai都竟然有人揀，就係個班一開始討論我隻勞力士、金鍊嘅學生哥。

「入隊！！！」佢哋五個男仔衝埋我同kawai到。

「識揀啊細路。」我拍一拍個位又肥又爆牙嘅阿駿。

「緊係啦。」佢望住自己啲同伙笑住咁講。

「介紹下自己先啊，我叫kawai姐姐，亦都可以叫我做玲玲姑娘。」kawai報以一向嘅笑容。

「Billy。」一個頭髮柔直嘅細路答。

「咁...咁我叫Billy02啦...」一個頭髮天然捲嘅細路笑住回答。

「阿西。」另一個肥肥地嘅細路答。

「我叫阿豪啊。」最後一個睇落有啲0n9嘅細路答。

「全部都係阿仔啊。」kawai笑住望住佢五個點點頭。

「點啊？你好想要個女咩？」我輕輕咁推一推kawai膊頭。

kawai想打我個陣立即注意到個五個細路，佢哋喺到另轉面偷笑咁，可能係我講嘢太肉麻呱。

「你仲未介紹自己啊。」kawai望住我。

「叫我阿牛得架啦~隨便喇，自己人，有咩要幫手叫我。」我說。

「牛哥...」個五個細路遵循叫我一聲，kawai都隱隱約約又想笑。

「你又想笑乜鬼啊？」今次我雙手捏住kawai塊臉。

kawai唔應機，雙手捏番住我塊臉。

「喺，對付牛牛呢，用武力得架啦。」kawai對住班細路講。

「錯，」雖然kawai捏緊我塊面，但係都照搖頭：「係要用心，要用心感受我，你睇下kawai媽媽做得幾好，捏到我心都溶.....」

五個細路笑都唔停口，睇嚟最好氣氛係我哋個組。

「點啊，你哋諗住點叫我哋啊？」我望向班細路。

「呃...阿爸阿媽囉.....！」阿駿幾識做。

「係囉！哈哈哈。」billy02大笑起嚟。

「認真？」kawai用疑惑嘅眼神望住佢哋。

「當然。」阿西答。

「你哋真係陰公。」kawai揪住額頭，淺笑說：「有個咁嘅老豆。」

之後我哋全部人一齊坐低，大家圍住個圈仔一齊討論組名。

微風吹，陽光比雲隱約掩飾住，歡笑聲充滿嘅身邊傳嚟傳去，再望下四周嘅山景，突然間覺得好舒服，再望望同五個仔討論得好開心嘅kawai，嗰個畫面以後都可能再見唔到。

「阿牛...牛牛...！」kawai拍拍呆咗嘅我。

「下？」我回過神嚟。

「我哋就叫「二世組」嗰，你覺得點啊？」kawai問。

「哇，邊個改句咁有骨嘅名。」我問。

「阿駿仔囉。」

「啊...你個爆牙死肥仔.....」我企起身指住佢，說：「又改得幾好聽嗰。」

就係咁，我哋個隊就叫「二世組」。

第一個活動係大家合力嘅活動，大概就係有條割開咗一半嘅管仔，要用佢嚟傳乒乓波，大家互相支撐唔好俾個乒乓波跌出嚟，傳到去終點。一開始我們老是失敗的，但係經過一輪重複嘗試之後，我哋開始搵到感覺。

「嗶嗶嗶，我講One、Two、Three、Four，你哋就接下一個傳波！」我都係第一次咁投入一個遊戲。

「One、Two、Three、Four！」kawai都幫我招揮埋一份。

五個仔就好聽我哋講，手腳好快咁一個傳一個，去到後尾我開始聽到第二啲組嘅抱怨聲，佢哋隊員之間大家怨大家廢、男同學嘅就掛住溝女社工姐姐、女同學就掛住睇手機，唔專注喺遊戲上，所以我哋「二世組」可以話係最成功嘅一組。

最後仲成功贏撚咗個比賽，唔知有幾多錢獎金呢？

原來係無嘅，贏咗只係可以聽日朝早食早餐個陣加多碟牛油焗腸姐。

後尾其餘組都好努力咁玩完嘅場比賽，不過論投入當然唔夠我哋嚟。

之後就到小組賽事討論環節，不過對我哋組嚟講都係用嚟吹廢水。成個朝早就係用嚟玩嘅集體合作遊戲，雖然名義上我係要照顧班細路，但係成個過程我都近乎望住kawai，睇住一個女仔笑，真係一件好幸福嘅事，猶其當你係身邊。

近得kawai多，從前鐘意濃裝嘅我都唔知點解開始轉咗口味變番清淡，有時候樸素自然嘅女仔都唔錯。

kawai真係邊？真在佢從來食嘢唔會同我客氣，次次食我幾百蚊一句多謝就算。雖然我唔介意，但係對於著重錢銀嘅我嚟講係幾重要嘅一件事。

講起錢銀，個五個仔食完午飯個陣終於問我核心問題，真正入我同kawai個組嘅目的！

「牛...牛爸爸啊...！」五條友趁kawai去裝飯個陣，偷偷哋、細細聲坐喺圓飯檯到問我。

「點啊？」我抱住手un下腳。

「你都幾有錢啫.....」

「一般般啦~」我淺笑。

「其實你係做咩架？」

「我做咩？秘密嚟架啫！」

「車.....講少少喇，又金勞又金鍊，好型啊...！戴出街都威過人！」原來嘅五個細路型嘅定義係咁.....

「你哋班細路戴番G-shock喇。」

「牛佬大啊，俾我哋跟你喇！」佢哋語氣好誠懇。

「痴線，我唔係黑社會嚟架，咪亂講嘢，斬撚死你。」

「咁又係嘅.....牛佬大嚟得做義工，無乜可能會係壞人...咁點解你嚟做義工嘅！？」

「賺錢賺得多想做下義工唔得咩！？」

佢哋一齊奸笑：「定係另有目的.....想溝阿媽。」佢哋講嘅阿媽係指kawai。

「一定係喇！哈哈！」阿西大笑。

咁啱kawai拎住盤飯返到嚟，笑住問：「笑得咁開心，講咩啊...？」

「無～！牛佬大講你啲嘢姐！」駿仔竟然屈尻我。

kawai用估唔到嘅眼神望住我，再望住駿仔：「講我咩啊？」

「佢話媽媽你.....又好人啦，又靚女啦，做老婆一定係一流。」駿仔講大話真係可以唔睜眼。

「唔.....咁你牛爸爸講嘅都係事實嚟嘅。」kawai望住我淺笑。

「咁我都係講真話姐。」我唯有借花敬佛。

之後都係啲普通嘅活動，我同kawai就咁帶咗五個仔成日，到夜晚先返宿舍沖涼準備訓覺。但當然，我哋嘅人自細就有周圍走嘅基因，所以我緊係訓唔著喺宿舍出面行嚟行去。

夜光月色之下，我見到kawai喺大球場一邊講緊電話，。而我就企喺二樓扮望風景，實際上都係一時時望下kawai。

我同kawai有種好奇怪嘅感覺。

好難講嘅感覺，我哋嘅感情就好似點到即止，啱啱好嘅感覺。啲啲就係所謂嘅友誼至上，戀人未滿？

我唔知，亦都唔想探究。

「做咩唔go啊？阿媽一個人講緊電話渣嗰，上喇！」五個仔真係神出鬼沒，偷偷哋行咗嚟我身後。

「哈，你班細路.....知乜嘢叫愛咩。」我說。

「緊係知啦！愛就係不顧一切！放膽佢愛！」爆牙小肥嘅駿仔說。

「真係咁簡單？」我輕輕戚一戚眉。

「愛就係咁簡單嫁喇！去喇！」

「你哋諗嘢太簡單。」我苦澀地揚起嘴角。

「即係點呀？愛咪愛囉！去同佢表白囉，至少唔會後悔呀！」阿西說。

我望住遠處嘅kawai，不知不覺同五個仔認真咁講起上嚟，

「有時我哋到諗，同佢識得幾個月可以有幾鐘意佢，自己係咪真係近得一個女仔一陣，就會無啦啦鐘意咗人咁白痴.....但後嚟我發現可以遇見佢已經係最大嘅幸福，kawai姐姐佢係一個好女仔...不過鐘意佢就好似鐘意咗空氣咁.....因為佢已經有男朋友。」

所以有時候，暗戀唔等於要接近對方、唔等於要同對方表白，或者默默祝福佢，睇住佢成長，睇住佢走入人生另一個階段，已經係最好嘅祝福，就等啱段美好嘅友誼，長鞋落去。」

五個仔聽到無聲出，默默企喺我身後一齊承受住刺骨嘅寒風。直到不久，kawai轉頭個陣無意中望到企喺上面嘅我哋，就向我哋展笑揮手。

我都向返去揮手，寂寞嘅長夜永遠係最難過。

當kawai正式離開我個一日，我到底會點過每一日？

我淨係知自己會好掛好掛住佢。

第二日，kawai都係著返白色衛衣、長褲、波鞋、內捲髮，而我都係如常著返街坊look、七分褲、人字拖、好似堆著嘅頭髮。

我同kawai行埋一切係一個好打嘅對比，整潔都混亂嘅分別。喺組入面我都多數係用粗聲粗口同五個仔講嘢，相反kawai就會用鼓勵積極性說話同佢哋加油。

有時為咗五個仔一啲事仲會嘈起上嚟，真係似足人哋老豆老母。而爭論題目係：五個仔應否幫宿舍飯堂嘅姨姨洗餐具。

「食完飯幫手洗嘢好正常呀！」kawai理句。

「活動費個到交埋行政費架喇，俾佢哋休息下仲好喇！」我理句。

「唔得，佢哋入嚟參加活動就係要體驗自力更生。」

「佢哋學生哥，俾佢哋休息吓喇。」

「學生哥夠晒活力。」

「要溫咁鬼多書，仲邊有活力啊！」

五個仔又好識做，一半人去洗碗、一半人去休息，淨低一個駿仔就搭住我哋兩個膊頭，幫我哋和好。

當然，我哋又唔係咁小家嘅，最後咪又係互相打下對方和番條氣。

去到中午有個天才表演，未開始之前駿仔就喺宿舍嘅禮堂入面展現咗自己彈結他嘅實力，kawai當然都唔執輸拎咗個木結他彈《傷心嘅小鸚鵡》，所有學生都比啱種樂融融嘅氣氛，膊頭同個身都不知不覺搖下搖下。

自從離開咗學校之後，有幾多人有好似啱家咁開心，大家毫無憂慮咁一齊玩幾日住幾日？真係無，頂

多都係唱K、燒嘢食，咁正能量嘅嘢真係第一次。

kawai彈到一半個陣，我行過去佢後面然後雙手捏住佢塊臉蛋，之後一邊搖佢塊臉一邊跟住佢嘅拍子唱，kawai又唔介意我咁捏佢，於是我哋成班人就喺禮堂渡過咗一個暖洋洋嘅上午。

接近旁晚嘅時候，班社工帶自己個組嘅學生去買食材打邊爐，每組好似只係得八百蚊預算，咁少錢我真係唔知可以食乜，所以我私自將個預算提升到六千，買超過八百蚊之後嘅錢我俾！

「果然係牛佬大啊！！第二啲組食佢哋嘅獅子狗啦，我哋食龍肉都得啊！果然無揀錯組！」Billy02興奮到大喊。

「去買新鮮啦～阿媽鐘意食嫁～」我望向kawai，之後再漫不經心咁望向個海。

「仲記得買多啲牛肉啊！牛牛爸爸鐘意食架～」kawai望返我一眼。

「得喇！你兩老休息下，喺到等我哋返嚟喇！」駿仔拍一拍我同kawai膊頭，然後同其餘四個仔離開去街市買海鮮。

「年青人活力真係多。」我望住五個仔嘅背影。

「你真係當咗自己係人哋老豆啊？」kawai輕笑，推一推我膊頭。

「係架，我仲幾想係真添。」

我哋兩個行咗去附近嘅一張長椅坐低，面對住霧藍藍嘅天空同海面，仲有遠處嘅高樓，唔知點解有啲感嘆。

人，又有幾多次機會可以陪住一個女仔，坐喺海邊寂靜咁一齊陪住對方望住個海？

陣風微弱吹過kawai嘅內捲髮，佢將對住我個邊嘅頭髮捲到去自己耳朵之後，令佢嘅樣更加明麗。

不過眼前嘅佢，偏偏唔係戀人，而係朋友。

「有冇諗過子女嘅樣嘢？」同kawai做咗兩日父母角色，我忍唔住問起。

「頭痛，我結婚都未接受到.....你仲叫我生兒育女。」kawai一隻手掂住我個頭唔放。

「我會要個女，夠乖。」照顧完嘅五個仔之後，我覺得男仔係一個好麻煩生物，因為佢哋太好動，太熱血。

「仔定女我都無所謂嘅.....反正如果生咗出嚟我一定會錫佢。」kawai回答。

「唔好喇，生女啦～」

「隨緣啦。」

「咁我哋唔要女囉，要仔？」

「.....咁我哋啊。」kawai笑咗笑：「鬼同你生咩。」

「咁你結婚鐘意中式定西式？」我知道自己好九唔搭八。

「中西都得嘅。」

「你話事喇，你係我老婆～」我一隻偷偷搭住kawai膊頭。

點知佢用手肘頂咗我個肺一嘢，

「發神經。」她說。

望住身邊嘅kawai，我往往會有一種遠近天邊，近在眼前嘅感覺。

或者，有一種愛情叫，相戀但係無喺埋一齊.....

剛好彼此得不到。

出世到嚟家，都好少女仔埋身，可能我無專登耀過自己身家，份人本身亦都賤賤格格。

但係只從kawai出現，我每個夜晚都有啲心悸，然後會望下對面屋窗邊，開住燈嘅個一間房。

猶其知道佢有男朋友之後，有一種自卑感突然生嚟我內心之中，我份人的確幾唔要面，但我知道最清楚都係自己扮出嚟。

假肉麻我做到，真肉麻我真係做唔出。有時望住kawai一眼，就會諗起佢同自己男朋友會出街、會一齊食飯、會一齊睇戲、會一齊拖手。

雖然一切都係我自己想象出嚟，但我真係抑制唔到自己諗法，同時亦覺得自己好奇怪，無理由鐘意一個咁嘅女仔。

要鐘意都係鐘意靚十倍，點解要鐘意kawai？

我逃避自己，只有個一晚瘋狂嘅擁親令我哋放開自己情感。鐘意咗第二個人並無錯，人都係一種生物，有感情.....

最錯嘅係，令對方錯過一生幸福。

幸福定義我唔清楚。

總之唔會係同我一齊，就係幸福呱？

五個仔買完海鮮就返嚟，我喺沉思嘅過程中都唔發覺kawai個頭靠住咗我膊頭訓著。

其實，佢都係一個普通女仔。

「牛爸！老媽子！」五個仔推住一大盒發保膠，發保膠入面有冰鎮住嘅海鮮，咩鮑魚啊、帆貝啊、帶子啊、風螺啊、血螺啊、龍蝦啊之類。

陰風陣陣嘅夜晚，我哋喺大球場燒烤，而我哋個組亦顯得格外富貴，成地都係生猛仲識郁嘅海鮮，搞到其他組嘅人都望住晒，你話幾尷尬？

不過我見個五個傻仔完全唔識食海鮮，真係好晒。

「喂，你哋平時食海鮮都係咁嫁咩？一啲烹飪技巧都無嘅！」我說。

「吓！阿爸，我哋燒完咪食囉。」阿西答。

「你五個同我去買啲黑椒、XO醬之類返嚟，總之乜都要啲喇！」我說。

「喔...！」其實佢五個似我手下多個阿仔。

「你真係.....」kawai無奈搖頭，說：「佢哋好肚餓架。」

「咁我哋燒定啲嘢比佢哋囉，老婆。」

kawai笑一笑，同我專心燒定啲嘢食。佢負責睇食物生熟、我負責擋住啲風同不時加炭，總之我哋兩個都做到雞手鴨腳，好不容易先顧全到大局。

「哇，我哋都係食獅子狗同雞排渣嗰.....」一位男社工走過嚟。

kawai寬容一笑：「我哋牛少請客啊。」

「隨便。」我拎隻特別細嘅大頭蝦比佢。

「多謝晒！哈哈.....」個位社工拎完嘢食就走咗。

我同kawai兩個燒嘢，但係靜咗好耐，好似各有各做，直到kawai終於講嘢，我寧願希望佢永遠唔好講嘢。

「阿牛。」

「咩啊。」

「我就快走。」

「咁快走？你唔留低睇埋E神先？」

「我指...我就快離開大澳。」

「.....咁突然。」

「其實我男朋友琴晚打過比我，我同佢傾咗好耐.....佢話可以遲啲先再定婚禮，所以我決定咗會離開

大澳，我同佢都好耐無見，佢把聲雖然好似平時一樣，不過我聽得出好苦澀，所以我決返去市區陪佢，都已經住咗幾個月，雖然有段日子停過工.....」kawai含唇苦笑：「不過多謝有你陪我，喱一段日子，我覺得自己好無憂無慮，好似做返自己，唔洗再包裝自己，你好似一個保護緊我嘅大哥哥咁，辛苦個陣可以抱住你，多謝你。」

「以後.....如果覺得劫嘅，返嚟坐下。」

「嗯。」

突然走入我生命裡面，突然又離開我生命之中。

走咗入我感情世界，又好快走出我感情世界。

好唏噓。

喱段感情實在太短、太短。

曾經有段日子，我記掛住阿白都好辛苦，今次到kawai.....

會唔會再苦啲。

我哋兩個默言無語望住爐中嘅火焰，直到五個仔返嚟。

「阿爸阿媽！我哋買咗超多醬料返嚟！」

一聽到佢哋把聲，我哋始終要以笑面迎佢哋，唔可以好似死老豆咁，因為我哋目的就係要將正能量傳達比人。

我循例一路講下廢話，袋錢落班細路袋：「喲，細路睇住！如果你哋燒嘢食唔將食物翻面嘅話佢哋會燒焦嫁！」

kawai都循例了解每個細路：「駿仔你識彈琴？今日中午見到你彈緊禮堂部琴。」

「係啊，學過少少啦。」駿仔笑住答。

「阿媽，E神係咪聽日真係會嚟啊？」Billy仔問。

「係啊。」kawai點頭。

「yes！」billy好似好興奮。

但係對我而言，我寧願對住kawai多一秒，都唔想見到E神。

或者我接下落嚟可以做到嘅，就係喺有限嘅時間，無限地去愛。

夜深我返到房著之後，我發咗個夢。

就係望住kawai步入教堂，佢著住純白色嘅婚紗特別襯佢。

教堂裡面好神聖，所有佢嘅親戚、朋友、家人都祝福緊佢。

佢一步一步走上前，準備喺神父面前許下終身成諾。我就好似一個空氣人，企喺教堂走廊中間望住佢一步一步離開我，我面上無歡樂亦無傷心，只帶一點無名嘅感慨。

而當你所愛嘅人身體同個心都已經交比另一個佢所愛嘅人，個種無可奈何同悲傷嘅感覺，令我更加沉痛。

直到後來，kawai即將會兒孫滿堂，可能有一個仔或者一個女，但係佢會生活得好幸福。

直到有一日，佢無意間會望住銀包裡面一張收藏好耐嘅相，個張相企喺佢隔離笑得令佢開心嘅人叫張大牛。

兩個人都係大家感情路上、年輕時候嘅一位過客，大家有時可能仲會記掛大家。有時佢會諗緊對方到底嘢一刻做緊乜，可能大家都已經成功完美咗自己夢想。

kawai幫咗好多好多嘅人，而我賺到好多好多嘅錢。

再回頭一望，原來過咗咁多年都只係彷彿如雲煙，光陰似箭。

雖然有遺憾，但亦係遺憾造就嘅一種美，先令到大家可以咁深刻。

夢境最後嘅畫面，就係我望住淡笑緊kawai，離我越嚟越遠，最後比一團白光掩蓋。

醒咗之後，我慢慢打開雙眼，先發現自己隻眼流咗一滴淚。從前，我以為自己係粗獷嘅大男人，到嘢一刻我先發現自己都咁感性。

喊並唔係因為望見kawai步入教堂，而係佢逐漸離開我嘅人生，個一種虛空嘅時空同空間差距。

就好似一醒之後就過咗二十年，個二十年自己一直沉睡緊好似白過咁，好無助。

曾經，我以為阿白無聲嘅告別係最痛苦，可能佢知道先走嘅人，會變成他人嘅永遠。

但係原來，最傷感嘅告別.....係你望住佢走，但係無能為力。

第二日，我哋一大早聚集晒喺禮堂，喺社工們嘅宣佈下同學生嘅歡呼下，陳奕迅終於出現。

陳奕迅拎住枝木結他行出嚟，講少少嘢：「首先，好多謝賽馬會社福機構嘅邀請啦，其實人越大，就好難得可以一班同學仔咁樣一齊玩一齊食，特別係出到社會，時間好似越嚟越少，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珍惜嘢次咁寶貴嘅活動，好！同學們仲有社工，我知你哋無理由叫我嚟淨係講幾句架啦，所以呢，大家想聽咩歌？即場LIVE比你哋聽！」

在場所有同學仔紛紛提出意見，但係我哋個組五個壯丁最為聲大。

五個仔大喊：「《張氏情歌》！！！」

「哇...喱首啊，你哋有冇拍拖啊？」陳奕迅笑住講。

「牛爸牛媽！！！」五個仔望住我同kawai大喊。

我同kawai都有啲愕然咁笑咗一笑，五個仔就不斷嘍到推波助瀾。

「哈，喱兩位應該都係社工？」陳奕迅望住我同kawai。

「點稱呼啊？行出嚟先啊？」陳奕迅拉住我同kawai隻手行出去禮堂中間。

「佢兩個都姓張架！！！」五個仔向陳奕迅大喊。

「喔。」陳奕迅望見咁積極嘅細路，都不自覺笑咗笑，然後拎起木結他：「送坐你哋，《張氏情歌》」

陳奕迅開始彈起《張氏情歌》第一隻音符，聲音即刻進入咗狀態，

「你叫張子玲 我叫張子銘 曾在某天你發現我 如兄妹的最初～」

kawai顯得有啲呆，笑咗一笑。而我一直堅定望住kawai，直到kawai突然俾我兩隻手搭住膊頭，佢視線先返去我到，成個人愣住。

然後就好似跳舞咁，搭住雙方膊頭行下搖下。

歌曲去到最後，我忍唔住用力抱緊住佢，我面上毫無悲傷之感、亦無歡悅之色，只有一副木訥嘅表情，不捨嘅一雙眼。

今天，最喜歡嘅人終於要走，終於要出嫁。

盡管只係識咗幾個月，但係喱段時間係我一生最充實有意義嘅一段日子，做咗成廿年人，終於有番啲實在嘅記憶。

多謝你，kawai。

第十二章——苦瓜

第十二章——苦瓜

喺活動結束，離開長洲個陣，我哋同五個仔喺遊輪上交換咗聯絡方法，我同kawai都交換埋。

從前我哋問雙方聯絡方法嘅話可能都知對方會專登為難對方，所以一直無咁做過，但係今次我哋真係要分別，所以真係交換咗聯絡方法。

「阿牛，你無咗我掂唔掂架？」kawai喺遊輪上問。

「唔掂...都要掂。」我苦笑。

「無咗我...你仲識唔識去做義工啊？」

「得閒先算，從前做義工你永遠與我常在～」

「咁...無咗我你仲識唔識朝早起身，然後去行山？」

「睇下起身個陣劫唔劫～」

「你仲會唔會欺負啲村民啊？」

「睇下個日我把口酸唔酸啦～」

「成日口酸就唔好食咁多提子啦。」

「日本嘅葡萄成熟時，咪會食多啲囉～」

「咁你食多啲苦瓜啦，把口苦啲咪可以多啲對人苦口婆心，仲有記住陀飛輪嘅故事啊，人生在世唔係淨係為錢架。」

「你放心啫，明年今日我一定賺到我第一桶金，以後唔洗憂，做長期投資，成個世界任我行。」

「咁我返到嚟之後，你要無條件請我食嘢啫，我要食貴嘢嫁。」

「成日食嘢用我錢你會唔會於心有愧呢kawai小姐。」我會心一笑。

「喂，我哋最佳損友嚟架啫。」kawai搭住我膊頭。

「仲係天生不對添。」

「係天下無雙，唔記得我哋一唱一和救咗一位想自殺嘅男人咩？」

「但係你走咗之後我又要做番孤獨患者呢。」

「點會呢，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啊。」

我有啲感慨望住船外嘅藍天白雲：「連你都走埋.....果然，我甚麼都沒有，嚟緊仲要自己過 Lonely Christmas，真係走去日本最多人去自殺嘅富士山下吊頸死咗去好過。」

「你不死傳說嚟架喎，咪咁灰啦。」

「我仲要一絲不掛咁吊頸，吹咩。」

「浮誇，你咪咁重口味喇。」kawai笑一笑，繼續講：「得，你死咗我會拎枝白玫瑰去你葬禮拎嚟拜你架啦。」

「我哋不如不見喇，再見到你我都係傷心。」

「好。」kawai另轉頭唔再理我，幾秒之後又另番個身個嚟：「Hi，阿牛，好久不見喎。」

「係囉，唔見得個幾秒.....真係歲月如歌。」

「Shall We Talk？我哋咁耐無見。」kawai忍唔住笑，都知自己白痴。

「我哋唔見有冇十年咁耐？」

「淘汰！你已經輸咗，哈哈。」

「咩料...」

「你個句無駁陳奕迅嘅歌名囉。」

「白痴，原來你同我玩緊啲接龍啊！？」

「吓！你唔知架！？你唔係好熟陳奕迅嘅歌名架咩？」kawai有啲驚訝。

「鬼知你咩，無啦啦同我玩猜情尋咁款。」

「阿牛輸咗，好耶。」

「無聊，聽下歌喇，仲有十五分鐘先返到市區。」我拎出細耳機，一邊俾自己一邊俾kawai，閉目入睡，然後《綿綿》就喺我手機自動播放住。

當然，kawai唔知道其實係佢自己輸咗，因為《十年》係陳奕迅《明年今日》嘅國語改版。

我同kawai搭車返大澳，佢大概過多幾日就離開。

所以我決定咗出資令成個大澳村可以製造最後一樣回憶比kawai，咁啱村長又係今個月生日，成件事就合理晒。

可以話搞個慶祝村長大壽嘅活動，整到成個嘉年華咁。

一生人做認真、最親力親為搞過嘅事，可以話係嚟一次。

返到去大澳之後，我首先去咗村長屋企商討，問可唔可以幫佢慶祝大壽。當然，村長見全個大澳最有錢個一家人想幫佢搞大壽，仲唔即刻狗衝答應？

就係咁，我動用咗一生人都未用過嘅龐大資金可以去準備嘅件事，因為所有嘢要係幾日之內完成同裝置好，所以造價比平時更貴。

「辛苦大家！」我拍拍手掌，望住一眾裝修工人同搬貨工人。

「牛少，個旋轉木馬你打算安裝喺邊？」一位工頭走過嚟問。

「空啲嘅位，最好就喺公園附近個塊空地，平時多細路聚集。」我說。

「咁牛少，個小型海盜船同摩天輪呢？」另一位工頭問。

「個邊！」我指住自己屋企出面嘅一大塊空地。

「牛仔，多謝晒你今次出錢比我哋喺大球場搞檔仔！」平時專賣難食土產嘅阿叔拍拍我膊頭。

「到時熱情啲得架啦。」我輕笑，拍佢背脊。

夜晚個陣，kawai用紙飛機問我成條村點解好似整緊好多嘢咁，我就用紙飛機答返去村長大壽。

而係kawai即將要離開之前個一晚，成個嘉年華終於落成。平時一到六點就會收晒鋪、漆黑一片嘅大澳，今日金碧輝煌，每個地方都充滿咗燈光嘅色彩。

總算成功.....

八、九點左右，我去敲kawai門個陣，但係敲咗好耐都好似無人應.....

「kawai？」我嚟出面大叫，都係無人應。

於是用後備鎖匙開咗佢屋企對門，但係我走晒成間屋都唔見kawai.....而且所有行李都已經執走晒。

直至到我嚟kawai間房無意中發現咗一封放喺檯面嘅信，上面寫住致：阿牛。

我隻手微微抽搐拎起封信嚟睇，

「致：阿牛

阿牛，我係比原定一日早走咗，我知你會問點解。

係因為...我知道最後一日，你一定會為我做啲意想不到嘅嘢，到時我感動到喊又走唔郁就唔好啦，係咪？ ●●

想多謝嘅，真係講唔晒。

你曾經話過，我哋相識嘅日子真係好短。

但係你知道架！可以望住一個女仔好簡單咁笑，已經係世上最開心嘅一件事。

笑容喱樣嘢，你已經比到我啦。

咁我呢，我又比唔比到你？

(·ω·) / kawai。」

我拿著信件，嘴巴想要撐著一個笑容出來，眼睛卻老實地流著淚水。

離開間屋之後，咁啱遇到準備去大球場搵嘢食嘅老媽子，

「衰...仔？你.....你喊呀？」阿媽疑惑咁望住我。

「終於走咗。」我說。

「kawai走咗啦...？咁你又唔洗喊嘅.....」

「唔係，個麻煩女走咗.....我開心到喊姐。」我用手肘抹一抹眼角，行番入自己間屋。

自此往後每一日，我都自己一個人過生活。

有時老媽子都會問我係咪轉咗死性，點解我份人少講嘢咗，做嘢亦沉住咗氣。

每一晚，我都望住窗外對面嘅空房，每次望住再加上抬頭嘅月亮，總會帶嚟一種苦澀嘅空虛感。

直到有一晚，老媽子煮咗一碟嘢，我食落去之後有一種莫名其妙嘅共鳴。

「咩嚟...？」我夾住個塊似青瓜嘅嘢。

「半生瓜。」老媽子回答，並淺笑：「即係苦瓜啊，你細個啊，好討厭嫁，成日話好苦。」

食落去，有一種苦澀味。

但係苦澀之外，裡面所殘留嘅餘韻令我有少許驚奇。

佢平淡，但係踏實。

「澀」雖然係苦，但正因為咁，令人留戀、有深刻印象，令你忍唔住再次回味。

「苦瓜.....都唔係太差。」我淺淺揚起嘴角，繼續食飯。

或者，直到今日我先分得出「苦」同「甘」嘅分別。

接下落嚟嘅日子，我開始自己賺錢嘅夢想。我同痴漢一齊開咗間小公司，開始專心苦研各種賺錢方法。

我哋一齊去深圳買幾十部「比特幣挖礦機」、利用養魚所產出嘅排泄物用一條管仔連接去一塊又一塊田上面種植有機蔬菜、開鋪請咗一班老一輩有技術嘅人才整懷舊小食，打經典懷舊旗號對抗地產霸權。

種種賺錢方法，雖然一開始有啲辛苦，但係隨住年日渡過，每一日苦心經營，終於小有成果。

而我同kawai亦都再無聯絡，話就話係可以隨時聯絡，但係我諗雙方都會想打擾對方。

不經不覺，咁就過咗兩年半。

「好鬼大風啊，三號風級仲坐喺到想死咩！？ 」痴漢同我今晚又坐喺大澳海岸大石上，望住個海。

「你條友，我相信你一日未有女朋友都唔會斷氣。」我淺笑。

「收！話時話，我聽日去拎「十大傑青」喇啎。」

「恭起。」我說。

「咁撚hea嘅！仲以為你會做啲咩幫我慶祝或者讚我添！」痴漢說。

「用魚嘅排泄物連接塊田嚟種菜，咁都比你諗到，又低成本，大俠高明。」我做個佩服嘅手勢。

「點夠你嚟，每個月將自己80%賺到嘅錢捐晒去啲慈善機構，又成日走去做乜鬼義工，又拎啲屋做流浪者之家~有大慈善家獎你拎硬喇！！！」

「順便幫下人姐，可能有啲人正正經歷緊人生谷底，要嘅就係我哋扶佢一把。」

天生我材必有用，係kawai你教我。

「唉，你個樣日日都好似好dry咁，你係咁鐘意kawai咪打個電話比佢囉，聽下佢把聲都好啊~！」

直到今晚行返屋企個陣，我受痴漢影響，一直拎部手機望住kawai手機號碼。

只要揸撥出，就可以聽到一把久違嘅聲音。

就係我諗住揸落去個一刻，有個人打咗比我。

我望住來電者名稱之後，呆住企喺原地。

「kawai.....」

我揸咗接聽，雖然接通咗.....但係我哋雙方之間仲未發出一粒聲。

「阿牛。」良久，kawai終於出聲。

聽kawai把聲之後，我拎住手機嘅左手同喉嚨都輕微抽搐.....

「阿牛...？」kawai再確認我係唔係到。

我整一整理好自己情緒，先開始出聲：「咩事啊？邊位啊，咁夜打嚟唔洗訓呀？」

kawai聽到我把聲之後，喺電話另一邊亦即刻傳出發自內心嘅笑聲，我諗佢都有啲感動。

「kawai啊...」過咗一陣，kawai佢繼續講嘢，而且聲音有啲似咽喉。

「呃...？ka...wai？喔，社工，搵我做咩呀？」

「咁快唔記得我，你好嘢...！」

「都兩年無聽過你把聲，緊係唔認得。」我盡量保持自己唔好又流淚。

「你喺街啊？背景咁大風嘅。」

「係啊～喺條街飲下酒，唱下歌咁囉。」

「夜媽媽三號風球都出街，你真係唔驚死㗎。」

「你喱啲嘢留比同啲學生仔講喇，我喱啲成人自然有分數～」

「有冇好似我講咁，做多啲義工啊？」

「緊係無喇，晒時間晒體力，咁蝕底嘅嘢.....我真係唔得閒癩～」

「車，死賤牛。」

「你呢，做人新娘未啊？兩年啦㗎。」

「打比你就係因為喱件事。」

喱一日，終於要來臨。

「我結婚啦。」

我放低手機，抬頭望一望個天，等自己嘅眼淚流返入去唔好出嚟，然後再聽番電話，發自內心講咗一句。

「恭起晒。」

「.....」我哋兩個陷入咗一小段冷場。

「你會唔會嚟嫁？」kawai問。

「無問題，睇下邊位勇士娶咗你都好。」我飲泣而笑著。

「咁...到時我會寄張帖比你。」kawai說。

「等你。」

一、兩日之後，我真係收到一張結婚帖。

結婚日子就喺個星期六，相信kawai都係爭扎咗好耐先鼓起勇氣打比我。

「老媽子，我今個星期六唔喺到食。」我坐喺梳化到望住張帖。

「點解啊？出街食啊？嗰個星期都橫風橫雨喎，天文台話星期六會十號風添喎。」老媽子說。

「無緊要喇，你個仔蠻牛嚟架喎！幾大風都唔驚喇！」我說。

星期六朝早六點，我企喺塊鏡面前望住自己。

我第一次為一個女仔而穿起西裝。

我第一次為一個女仔而唔著拖鞋。

我第一次為一個女仔而愛上苦瓜。

我第一次為一個女仔而咁早起身。

我第一次為一個女仔而做咁多不求回報嘅事情。

我第一次為一個女仔.....

流咁多眼淚。

要出發了。

不過今日場雨同風好似刻意阻止我去kawai個婚禮咁，就算我拎住遮擋雨，強風都會吹走佢。

一身精心嘅打扮，唔洗五秒已經玩完，頭髮都亂晒好似打完風咁，雖然真係打緊風。

「咦！牛少？今日著到咁鬼型仔啊～？但係打晒風喎。」八掛嘅王太已經代替咗我喺大澳村酸人嘅地位。

「無，我有一單百幾萬嘅生意要出去簽一簽約姐。」我答。

我反問：「咦！王太，今日打緊風你又帶晒陷家出嚟做咩啊？」

王太佢老公、佢個女同仔仲有隻狗都帶晒出嚟。

「我哋成家去捕魚啊。」王太老公笑笑口咁講。

「捕魚？咁大風捕鬼啊？」我撥一撥頭髮。

「唔係啊，喱排喺咁打風，市場又無人賣魚啦，咁如果我哋出海捕到咪可以賣貴啲囉！」王太說。

喔，原來係想學我老豆。

「你哋自己小心喇，始終錢財身外物，條命要緊。」雖然我知王太內心會罵我係二世祖，無資格講嘢。

「好喇，同牛哥哥講再見喇。」王太拍拍兩個仔女膊頭。

「牛哥哥再見。」兩個仔女乖巧咁講。

「再見！」我轉身，繼續行。

好不容易，排除萬難終於去到kawai嘅婚禮。

個到係位於尖沙咀嘅一間五星級酒店，隔離就係成個維多利亞海港，好有氣勢。

我成身濕晒咁行人去酒店裡面，最後搵到kawai婚禮所在嘅個一層。就咁嚟睇佢老公都幾有錢，可以包得起喱一層。

我身邊同樣有唔少類似叔姪阿姨嘅人樣行緊佢kawai婚禮個層，行人去之前我就見到有個著西裝嘅禿頭阿叔塞咗份蘋果日報入利士封到當人情，之後簽個名就行入去。

比幾多人情好呢.....

就快見到kawai有啲緊張添.....

「先生，比幾多人情呢？」坐喺接待處嘅一班港女溫柔地微笑。

「我都諗唔到.....我睇下自己銀包有幾多先...」我拎銀包出嚟望下，數銀紙：「個...十...百...千.....萬，喱到四萬.....睇下夠唔夠。」

個班港女同身邊嘅kawai親朋戚友好似呆咗咁望住我，然後先開始急急腳咁收我啲人情。

「多謝晒先生！請你喺塊板簽名啊！」班港女突然間熱情咗好多。

我隨便簽咗個「牛」字就行咗入去，我睇座位表發現自己比kawai分配到去好後嘅一張檯，佢係咪玩嘢。

但係我都要照位坐，行到過去個陣，已經發現個圍檯坐我隔坐位嘅係一位清純少女，大約十六、十七

歲上下左右。

「Hi。」佢同我打招呼。

「喔，哈囉～」我同佢打番招呼。

「你係kawai表姐邊個啊？未見過你嘅？」個位清純少女問。

「佢.....佢嘅.....」我都唔係太答得出.....

「佢嘅最佳損友！」我答。

「咁死o靚妹你呢，你係佢表妹？」我反問。

「係啊，kawai表姐今日終於要結婚lu，係呢.....你識唔識一個叫阿牛嘅男仔啊？」

阿牛...？咪即係我！？

「識嘅.....做咩啊？」我答。

「kawai表姐話呢，如果見到一個叫阿牛嘅男仔嘅話，幫佢講一聲多謝啫！」

「For what？」我用英文問。

「For her life。」佢答。

我低頭禁不住笑容：「阿牛都會多謝佢。」

「For what？」佢學我趣怪地問。

「For his life。」

佢點頭，估唔到kawai有個咁趣怪嘅表妹。

「你叫咩名啊。」我問。

「260～」佢up咗堆數字出嚟，睇嚟係個問題少女，所以我都無再理過佢。

隨住時間過去，場地開始都坐滿晒唔同嘅人。

望住自己鐘意嘅人結婚，估唔到啲嘢事會發生喺我身上。

希望一陣間見到kawai個陣.....

我唔會太過激動。

最驚係自己淚線唔受控制。

直到中午，差唔多所有人都已經就坐。

場地亦由光亮，變到得番台上有燈光，一位司儀首先行出嚟講啲循例嘅說話，然後就播kawai同新郎哥嘅兒時照片。

相裡面嘅kawai細細個就好得意，個新郎哥雖然我唔想承認，但係又真係有幾分俊俏。

之後就到kawai中學年代嘅相，果然如佢所講咁，佢中學係個肥妹仔。直到後來相片又轉到佢大個同新郎合照嘅相。

兩個經歷真係好多。

「大家睇完兩位新人兒時照片啦！咁我哋喱家邀請佢哋出嚟喇！！好無呀！！！！？？？」又肥又光頭嘅四眼司儀大喊。

隨即台下眾人一片歡呼聲，歡迎兩位新人行出嚟，而婚禮場地亦都播出一啲隆重音樂。

一位身穿筆直黑色西裝嘅新郎，拖住一位著住純白婚紗嘅新娘出嚟.....

kawai...

雖然因為我坐好後，所以佢背住我而行，但係我內心嘅激動，腦海中嘅沸騰完全無減退.....

直到佢上咗台，轉身個一刻，我成個人呆住咗。

「好靚...」從來...

從來...從來無諗過.....

kawai著婚紗會靚到咁.....

「新娘新郎有冇咩想講呢？」司儀笑住問。

「唯一想講嘅就係.....」新郎接過枝咪，說：「kawai媽kawai爸，好多謝你哋生咗kawai出嚟，多謝你哋願意將kawai交托比我。」

講完之後一片歡呼，可惜今天主角不是我。

「咁新娘子有冇咩想講呢？」司儀問。

kawai望住在座各位，終於開口：「首先...我要多謝各位嚟到，阿爸阿媽，今日我要進入人生另一個階段，所以你哋唔洗再擔心我啦。」

又係一陣歡呼拍掌聲。

望住台上嘅kawai，我呆住。

「咁又有冇人想同新娘新郎講啲咩呢！！！」司儀繼續凝造氣氛。

「我！」其中一位伴郎舉手，然後走上台說：「阿楠！你要同kawai白頭到老呀！！！！！！！」

之後上台嘅人，循例都係一啲無營養嘅祝福說話。

「新娘子有冇咩人想邀請上嚟講兩句呢？」司儀問。

之後kawai邀請咗幾位姊妹上台講一兩句，不過又係無腦嘅祝福說話，全部人面上都掛住一副笑臉...
...就好似唯獨得我一個掛住一張苦澀的臉。

我承認自己唔甘心，亦都唔開心。

係鐘意嘅人面前，我唔可以扮到好開心咁祝福佢，成全佢嘅婚姻。

所以我決定咗企起身離開會場。

到最後，我都係放唔低kawai。

「最後新娘子仲有冇人想邀請呢。」司儀問。

「阿牛。」kawai望住準備推門離開會場嘅我。

「阿牛...？在場有冇一位叫阿牛嘅新娘子朋友？」司儀問。

而我則企咗喺會場門口到呆住咗，只要我一推開門就可以離開。但係我相自己會一世都唔甘心，一生都會後悔。

就算...

就算做唔到天生一對嘅戀人，都可以做天生不對嘅朋友。

我相信...

我相信。

我雙手插喺西裝袋，轉身望住kawai：「真係要我上嚟講？」

kawai點頭。

「吓.....原來你就係阿牛啊.....」kawai個趣怪表妹有啲驚訝。

我逐步逐步行上台，全場焦點亦都轉變成我。

可能我叫阿牛關係，有唔少年輕一代有聽過陳奕迅首《阿牛》嘅人都聚精會神咁望住我，顯得有啲緊張。

我接過枝咪，低頭閉眼。

第十三章——明年今日

第十三章——明年今日

「kawai，係一生之中遇過最好嘅女仔。佢為食，有時同我一樣隨隨便便就行出街，但係我哋可以永冇姿整咁通處走，唔顧儀態要笑就笑，有時仲有啲無理亂嚟。

我哋會一齊食飯、一齊傾計、一齊行山、一齊買嘢、一齊宵夜，同佢總係有啲莫名其妙嘅共鳴感，人哋會以為我哋係天生一對，但係我哋實際前係天生不對。

我成日笑佢未夠瘦，但係熱情都司可以搭救嘅。佢轉數未夠快，但係善良可以搭救，可以睇得到每顆心美醜。

佢成日有事冇事都會笑住去講佢嘅幫人大志，佢唔怕辛苦幫到幾多人就幫幾多人，真係好純樸。

直到今日.....佢終於要出嫁。

我自小想要嘅都有，如今我愛上咗kawai先知道。個天提醒我，我仲係有嘢係哩一世都得唔到。

我係鐘意kawai，好鐘意、好鐘意，我有時狠不得想要搶走佢，嚟哩到之前，連搶新娘都諗過，因為我真係好鐘意佢。

但係，佢嘅笑容提醒咗我，原來當可以望住一個女仔好簡單好開心咁笑，已經係一種好幸福嘅事，一個好簡單嘅祝福。」

我轉身望住雙眼泛紅嘅kawai，揚起嘴角：「你今日結婚，已經比咗最好嘅笑容我，你又比唔比到我？」

kawai點頭，抹一抹眼上淚水，向我展現一個淺淡嘅笑容。

我亦都點頭，將枝咪交番俾司儀然後走落台，再推開對門離開。

「牛...牛哥哥！你去邊啊牛哥哥！十號風球嗰！！！」趣怪表妹向我大喊。

最後，我無選擇唱《阿牛》。

我諗.....望見佢嘅笑容，我就已經好滿足。

我睇條橫風橫雨嘅街一直行一直行，漫無目的咁行.....直到我喺尖沙咀商場外面一部大電視見到一宗新聞。

畫面係影住大澳.....

「現場直播，哩到係大澳村！現正十號風球，據消息指一對姓王嘅家庭出海捕漁，至今亦未往返，同時警方收到該家人船上嘅報警裝置，懷疑一家四口被困於海上，至今警方亦未搵到任何方法救援！！！」

「都痴撚線，十號風球仲出海。」一個大叔咁啱經過。

「王太.....」我愣住望住部大電視。

「你唔覺得幫人好開心咩？」

一把聲音喺我腦海浮現，令我雙腳不自覺開始跑起上嚟。

返到大澳之後，我跑過去老豆旗下租船俾人嘅碼頭，因為個個位比記者阻住，所以我只可以推開佢哋突破重圍。

「唔該借開！」

「等...等等.....！先生，喱家十號風球嗰，你仲去邊呀！？」個位記者驚訝地問。

我無答佢問題，二話不說跳上咗其中一嫁船到，然後開動引擎開始出海。

「突發情況！啱啱喱位先生不顧一切衝咗出海！！！」個位記者對住錄影鏡頭指向我。

將架船開到出海之後，我發現無一架警船夠膽出去搜索，於是我用無線電連接佢哋。

「係咪警方？」

「係，先生請你立即往返，如果唔係有會有生命威脅。」警方無線電回答。

「比個家人具體位置我，我自小精通水性。」我說。

「.....先生請你...」

「比個位置我啊！！」

「.....喺對出近左海邊，但係先生請你先往返，等十號風球結束之後我哋就會派出救援隊。」

為咗唔再聽警方嘅廢話，我轉咗無線電去一個電台。

「歡迎大家收聽《墨子會》電台，我係你哋主持人阿Les，今日我哋搵咗一位曾經想自殺嘅人去講自己一啲經歷嗰，一齊聽下啊。」

「阿Les你好，估唔到你真人咁靚.....我叫阿柴。」

「阿柴你好，聽講兩年前嘅你...曾經想自殺？」

「係，個陣我鐘意嘅人佢結婚，我覺得人生已經無希望，所以好想死.....但其實...又唔係真係好想死，只係覺得連自己最愛嘅人都已經唔喺到，就會諗：「就算做個一樣嘢可能會死，咁又點？反正鐘意嘅人已經唔係屬於自己，同死咗有咩分別。」所以個陣我跳樓完全唔驚，其實只係比我籍口自己自殺，同世界斷絕關係。」

「咁點解最後你又又可以企得番嚟到？」

「因為一對男女。」

「可唔可以講下？」

「佢哋不斷咁鼓勵我，又不斷講唔同嘅嘢證明天無絕人之路。」

「咁如果你再遇返佢哋，你會想講啲咩？」

「好多謝你哋。」

「咁我都代阿柴送嘅首歌比喺絕路、谷低、需要人扶持嘅各位，如果你見到前面有陰影嘅話唔好害怕，咁係因為你背後有陽光，明年今日又會重新做人，送俾你哋陳奕迅嘅《明年今日》。」

無線電開始播起陳奕迅嘅《明年今日》，係我最鐘意嘅一首，我連手機鈴聲都用佢。

不久，我終於搵到比強大海浪困住嘅王太一家，盡管海浪不斷翻打船身，都仲承受到啲種衝擊力，因為啲家船係中等大小，只係喺個海到有啲飄。

「阿牛...？」王太抱住佢一家四口，抬頭望住我。

「快啲，接佢哋上船！」我拎咗條遊繩拋佢王太個邊，佢即刻接住將遊繩紮好喺船上嘅欄杆。

王太架船係無遮頂嘅中細船，架船捱到啲家唔翻已經係神蹟。

我將架船駛過去拉近距離，然後伸隻手過去：「一個一個過嚟！」

王太首先抱自己個仔俾我，我接好之後將佢個仔放落船到，叫佢企最入面，之後就到佢個女，然後係王太，最後到王生，一個又一個咁接好晒佢哋上船。

「呼.....阿牛唔該你啊。」王太感動到想喊。

「汪汪！」突然，個架船傳嚟兩聲吠叫聲。

「係BooBoo啊！佢仲未上嚟啊！」王太個細女講。

「砰——！」一下大浪打落王太個間船到，成架船差唔多就快翻，哪怕只要多一個浪成架船立即粉碎。

王生望咗我一眼，無奈搖頭，示意我放棄個隻狗。

我望住個隻無助嘅小狗不斷喺船上吠叫.....

「你哋唔洗救我！」我踏住欄杆跳到去王太架船到。

我抱起個隻狗，正當我想跳番去架船到個陣，一個巨浪令船身嚴重反側.....

「汪！」

「砰格——！！！」成架船反沉落海底。

「牛少！！牛少！！！」我喺海底依稀聽到王太同王生嘅呼叫。

但係我成個爭扎唔到，海浪好大.....我點樣都游唔返上去。

我差唔多缺氧，就快合理眼對眼完結一生個陣.....一個畫面出現喺我腦海。

係kawai，佢漸漸離我越嚟越遠，越嚟越遠，最後佢變得模糊，差唔多比一團白光包圍.....

係你教我，幫人嘅價值。

係你教我生命影響生命。

係你教我助人為快樂之本嘅道理。

我喱隻牛嘅一切一切，都係你帶予比我。

所以...如果來生再有機會嘅話.....

就.....唔...好再...做天生不對...

就做一對...

天生一對。

.....

...

.

「人總需要勇敢生存 我還是重新許願 例如學會 承受失戀」

雖然喺水底入面，但係《明年今日》嘅歌詞依然隱約傳到我耳中，到底邊到傳嚟.....

我微微睜開眼睛，見到自己部防水三星手機喺褲袋浮咗出嚟，有一個人打緊比我，而《明年今日》係我來電鈴聲，打比我嘅係kawai。

我望住手機上佢嘅頭像.....

「天無絕人之路。」

「明年今日 未見你一年 誰捨得改變 離開你六十年 但願能認得出你的子女 臨別亦聽得到你講再見」

仲未講再見...

點可以...

點可以咁快結束。

又未睇住佢嘅子女出世，又未同佢講再見，點可以要佢聽我講無聲告別，要嚟一次正式嘅告別，先可以係完美嘅結束。

上帝.....

就比...最後一次運氣我。

我握拳頭，同大自然作出最後一次嘅反抗。

我抱住王太隻狗，雙腳不斷踩水。

我不斷喺水中反抗，感覺到有一股水流推我向上，浮到上水面之後再一隻手捉實之前王太翻咗嘅船。

再之後一手捉船一手捉狗咁踢水，一直踢到返去岸邊。

沿途手腳乏力，就總會諗起kawai同我所講嘅嘢，仲有一切嘅畫面。

最後我都唔知踢咗幾耐，終於返到岸邊碼頭.....

我雙眼無神、手腳乏力咁抱住隻狗行咗上嚟幾步，眼前最後畫面係一班大澳街坊、記者、警察同救護員。

「在有生的瞬間能遇到你 竟花光所有運氣 到這日才發現 曾呼吸過空氣」

我淺淺一笑，深深咁吸咗一啖氣，慢慢放低隻狗，再行多幾步路望下四周，就失去意識訓低咗喺地上面，動彈不起。

「砰——」

最終章——阿牛

最終章——阿牛

「牛牛乖，牛牛醒啦。」

「邊個話牛牛係衰仔，不知幾好人啊，救咗咁多人。」

「牛牛醒啦，唔好再要媽子擔心啦。」

「.....」我慢慢打開眼睛，四周圍白色一片嘅擺設。

唔洗問阿貴，係醫院。

一打開眼，發現隔離個嗰係老媽子，並唔係kawai，令我有啲失望。

「媽子.....我...訓咗幾耐啊？」我問。

「衰仔你醒啦！？醫生醫生！！！」老媽子揪咗個紅色嘅急緊制。

我望住自己手腳包晒崩帶，而手插住一枝嘢連過去一包類似鹽水嘅物體到，條頸亦比舊類似發保膠嘅嘢頂住，搞到我無得低頭。

「你唔好亂郁啊，你有傷在身。」老媽子指住我講：「你訓咗成星期啦，喱家醫院真係好搵，你訓一日收你成萬六蚊。」

「私家醫院差唔多啦.....」我說。

「係喎，kawai嚟探過你，佢交低咗封信同枝白玫瑰比你，你自己得閒拎嚟睇啦。」老媽子說。

「有冇買苦瓜俾我咬下啊？」我問。

「得喇，我問醫生你食唔食得先啦。」老媽子行出病房。

我打開櫃桶拎咗枝白玫瑰出嚟望一望，再拎起將信封拆嚟睇。

「致：大英雄

I'll be back!

kawai——」

「我會返嚟？咩意思。」我望住kawai封信，仲諗住佢會寫千字文比我叫我快啲醒。

出院之後，我繼續番正常嘅生活。

個段日子有唔少人搵我做訪問，不過我都隨便打發佢哋走就算。

不過其中一個嚟搵我做訪問我係幾在意，因為個條友係kawai個趣怪表妹。

「牛哥哥！」喺大澳行行下無啦啦撞到佢。

「260？我仲記得你個名嫁。」

「你嚟做咩啊？」

「嚟搵你做訪問囉。」

「下？」

「益你啊，我表姐就話呢，如果你幫我做訪問，佢可能會返嚟啫。」

「咩意思？」

「返嚟探下你囉！仲想點呀！？」

「車～」我轉身，諗一諗：「你想問我點咩啊？」

「我要知道你同kawai表姐嘅故事。」

「無聊～」就係咁，我將個無聊嘅故事講咗俾佢聽。

「好喇，我會叫佢得閒嚟探下你架啦。」佢聽完之後講。

「叫佢喺村長生日個日返嚟啊，有一場嘉年華派對，佢遲嚟咗兩年。」臨走之前，我同佢講。

就係咁，兩年後嘅同一日，我再次出錢幫村長搞大壽。雖然唔知kawai會唔會出現，不過我都係照搞，當俾班村民開心下都好。

嘉年華個日，果然好多村民出嚟玩。

不過我都係我一直企喺大澳巴士站，望住每一架巴士落車嘅人。直到中午，佢終於出現。

仲同以前一樣，都係著住件白色衛衣、黑色長褲、波鞋同內捲長髮。

有啲似我第一次喺巴士站等佢個陣，我又係曬到好鬼辛苦。

「喂！」我揮手。

kawai見到我之後笑咗笑，之後跑咗過嚟：「聽講村長大壽啫。」

「為咗村長大壽而嚟？」我笑住問。

「緊係喇，唔通為咩啊？」kawai忍唔住笑，望住我：「為你啊？」

「唔係為我就好喇，廢事大家有咩誤會。」我說。

「叻喎，有貫徹我幫人嘅理念。」行到半路，kawai突然講。

「車～」我撞一撞kawai膊頭：「我都係咁喎順路見到，先跳落海幫手姐～」

入村後，我即刻帶kawai去玩個部旋轉木馬，再之後到海盜船，我一早同痴漢講好，海盜船當kawai個邊飛起個陣即刻拉停個制，令架海盜船打斜咁卡住，kawai就迫不得以要跌落嚟我個身到，因為係兒童海盜船，並唔會造成生命危險。

「你玩嘢啊張大牛！！！」kawai捉實兩邊。

「哈哈！跌入我嘅懷抱喇。」我大聲奸笑。

再之後，我帶佢玩小型摩天輪，有啲無聊，大家好似坐喺個籠仔咁。差唔多玩晒之後就帶kawai食佢最鐘意嘅海鮮，總之一切為佢而設，村長只係個假象。

今日我先知，喺kawai面前我先可以咁細路。

我無打算留住kawai，今日就只係帶佢嚟玩一日，就好似牛郎同織女每年只可以相遇一次咁。

直到下午，kawai終於要離開大澳，我都想我哋兩個可以永遠停留嚟到。

「覺得劫嘅，就返嚟抖下喇。」我說。

「阿牛。」一路行緊去大澳巴士站期間，kawai一邊問：「人在世，有你喱種朋友真係好正，又有錢請我食好嘢，又有得比我出氣，幾大條水魚。」

「你老公唔介意咩，我都有啲唔好意思架喎。」

「我哋親密似情侶姐，我哋係咪兄弟先！」kawai問。

「係。」

「永不拖手，也不散聚。」kawai同我勾手指尾。

「就做傳聞天生不對的一對。」我淺笑，幫佢講埋落去。

kawai會心一笑：「再見。」

「再見。」

我轉身行番屋企，嗰個時候痴漢唔知點解喺我身邊出現：「喂，你咁樣值得咩？」

「下？」

「同一個鐘意嘅人又冇得一齊咁辛苦。」痴漢無奈搖頭：「就好似隻牛咁辛苦。」

「只要你可以望住佢笑，哪怕有幾辛苦，你都覺得係值得。」

「唉，問愛戀易學難難精可否惡補～」痴漢唱出嘍一句。

夕陽掛喺天邊，金黃嘅天空亦都令我不自覺哼唱一句，

「一頭蠻牛，闖情場竟成為一頭蠻牛，慘淡是在我知不能回頭。」

「欺騙我能約定未能回頭……」

「我是牛…」

我是牛。

多謝你，kawai。

曾經喺我人生短暫地出現過。

——全文完——